

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

神秘岛

(法) 儒勒·凡尔纳/著 张一菲/改写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岛/《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编委会编,延
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8

(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 5. 外国,旅行探险篇)

ISBN 7 - 5634 - 2118 - 1

I. 神... II. 少...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2473 号

选题策划:马永林 石兴利

责任编辑:金昌海 关志明

封面设计:李晓伟

神秘岛

原著:(法)儒勒·凡尔纳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 邮编:133002)

北京依鑫印务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40 千字

2006 年 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634 - 2118 - 1/I · 296

全套 12 册 定价 237.60 元(本册定价 19.80 元)

序 言

语文新课标指定了中小学生的阅读书目,对阅读的数量、内容、质量以及速度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对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培养语文素养,陶冶情操,促进学生终身学习和终身可持续发展,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学素养具有极大的意义。

中、小学生是未来的主人,必须适应现代竞争激烈和交际广泛的世界生活,在心理、性格、思维、修养等内在素质铸造方面必须积极做好充分准备,同时在语言表达、社会交往等才能方面也必须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样才能顺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潮流。

现代中、小学生不能只局限于校园和课本,应该广开视野,广长见识,广泛了解博大的世界和社会,不断增加丰富的现代社会知识和世界信息,这样才有所精神准备,才能迅速地成熟地长大,将来才可以自由地翱翔于世界的蓝天。否则,我们将永远是妈妈怀抱中的乖乖宝宝,将永远是温室里面的豆芽菜,那么,我们将怎样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呢?

世界文学名著是世界各国社会和生活的结晶,是高度艺术化的精神产品,具有永久的闪光魅力,非常集中、非常形象,是中、小学生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窗口,简直是走向世界、观摩社会的最佳捷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伴随着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茁壮成长,具有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特别是带着有趣的欣赏的心态阅读这些美丽的世界名著,非常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积极的和健康向上的心理、性格、

思维和修养,有利于青少年了解世界各国的社会和生活,不断提高语言表达和社会交往的才能,这样就可以早日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这套世界少年文学名著按照语文新课标指定阅读书目进行了精选,集中体现了语文新课标的精神。我们考虑到广大中、小学生的学识和时间有限,而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又是卷帙浩繁,不便于中、小学生阅读,我们在参考和借鉴以前译本许多优点和长处的基础上,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高度浓缩,保持了原著的梗概和精华,还配有形象的插图和助读的注解,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使之尽量符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尽量适合少年儿童阅读,这就便于广大中、小学生轻松阅读和理解吸收了。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说:“语文负载着传承祖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任务,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极其辉煌的人文精神,应当使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水乳交融。为此,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在语言能力发展的同时,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提高文化品位、审美情趣。比如,在阅读中,要求学生不仅做到文通字顺,而且通过阅读作品,向往美好的情境,关心自然和命运,关心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和喜怒哀乐,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理想,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这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世界少年文学名著的初衷,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着极强的启迪性和价值性,非常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和收藏。

目 录

神秘岛

乘气球逃生	1
考察荒岛	10
安营扎寨	16
营造新居	19
岛上疑迹	25
乘风破浪	31
种种怪象	36
真正面目	46
侦探海盗船	54
海岛激战	58
少年重伤	61
寻找神秘人	65
回归陆地	70

机器岛

神秘引路人	74
怪异的城市	80
富豪漂流岛	87

穿过赤道	95
狂欢与阴谋	103
恩怨情仇	109
巨额敲诈	113
斗智斗勇	121
激战海盗	125
孤岛分裂	129

绿 光

萨姆和西布兄弟俩	134
海伦娜·坎贝尔小姐	143
《晨邮报》上的文章	147
沿克莱德河而下	155
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	159
考瑞威尔坎旋涡	162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	169
海平面上的云彩	176
贝丝夫人的话	182
一场槌球比赛	185
奥利弗·辛克莱	191
新 计 划	199
海的壮丽	205
约纳岛上的生活	210
约纳遗址	214
两声枪响	221
在克洛瑞达游艇上	227

神秘岛

斯塔福岛	232
芬格岩洞	236
绿 光	241
尾 声	246

神秘岛

乘气球逃生

一八七五年一月，一场猛烈的风暴从北到南，席卷了美洲、欧洲和亚洲 1800 英里的广阔地区，给这些地区的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害。与此同时，在高空中同样上演着一幕惨烈的悲剧。

在高空中的某个地方，一个很大的氢气球下面吊着一个吊篮，吊篮里面坐着五个人。气球以每小时 90 英里的速度被龙卷风卷进一股气流的漩涡中，飞快地掠过天空，同时不停地转动。

暴风不停地刮着，这已经是第五天了。可以断定，这个气球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幸运的是，尽管他们在这呼啸的狂风中飘荡，却还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坐在气球里的 5 个人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也听不到地面上的声音。因为吊篮下面的浓雾和阴云包围着他们，他们的视线被遮断了。只有当气球快速下降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危险正在向他们袭来。他们赶紧把弹药、枪枝和粮食扔下去，以减轻气球的负重。这样气球又升到 4500 英尺的高空中。当他们一发觉下面是茫茫大海时，就

吓得赶紧把最有用的东西也扔掉了，同时竭尽所有的办法保持气球里原有的氢气。

气球里的人在惊险恐怖中送走了黑夜，迎来了白昼。风暴终于逐渐缓和下来。中午的时候，风暴不再猛烈，逐渐变成了和风。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气球里的氢气不足了，气球开始慢慢下降。气球在下降的过程中逐渐瘪下去，气囊慢慢拉长，从球形变成了椭圆形。气球里的人看到下面是一片汪洋大海，他们的命运看来注定要沉入大海，葬身鱼腹了。但是气球里的人都显得很勇敢，没有一个人惊慌，都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也没有一个人发出一句怨言，大家都在千方百计使气球降落得慢一点，争取迟降落的时刻。他们决心要奋斗到最后一刻。

到了下午两点，气球离海面只有 400 英尺了。“东西都扔掉了么？”一个洪亮而镇定的声音从气球里传出。“不，还有 1 万金法郎。”回答的声音同样坚强有力。“那么扔掉。”随着这个声音，一个很重的钱袋落到了海里。“气球上升了没有？”“是的，上升了一点儿。不过，一会儿又要下降。”“还有没有可扔的东西？”“没有了。”“有！还有吊篮！”“对！让我们抓住网索！把吊篮也扔到海里去吧！”

再没有可以减轻气球重量的办法了，看来只有这样做了。他们把吊篮的绳割断了，吊篮掉到了海里。气球也随之上升了 200 英尺。

气球里有 5 位乘客，他们爬上气球网，从高空注视着下面可怕的茫茫大海。

重量对气球来说是很敏感的，即使减轻很少的重量，也可以改变气球的高度。不多久，气球由于漏气，又开始

下降了。气球里的人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只好听从上帝的安排了。

到下午4点时，气球距海面只有500英尺了。

突然，一声狗叫声划破寂静的天空。原来气球队里还带着一只狗！它也攀在网眼上。

“托普看到什么了？”一个人大声问。“陆地！陆地！”另一个人马上回答他。

从天亮到现在，气球已随着大风向西南飘了几百英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很高的陆地。但是这片陆地还在30英里以外。如果气球这样飘下去，少说也得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那里。

看到离海岸只有400米远了，4个人都欢呼起来。但就在这时，大海里一个巨浪打来，气球竟被一下子打得上升到了1500英尺的高空。接着又遇到一阵风，把气球吹得沿着和陆地差不多平行的方向飞去。

折腾了一阵子，气球终于降落在一个波浪冲击不到的沙滩上。人们从气球网眼里钻了出来。

原来吊篮里有5个人和一只狗，可是现在只剩下4个人了！

气球在着陆后突然又飘上了空中。

只见黑人纳布一边哭一边发疯似地冲向海浪：“史密斯先生，史密斯先生！”

“我们一定要救他！我们一定要救他！”剩下的人也跟着叫起来。

这几个人根本不是什么气球飞行员，而是一群战俘。他们想出了这种非常奇特的办法进行逃跑计划。少了的那个人正是纳布的主人，工程师塞勒斯·史密斯及其爱犬托

普。

史密斯因为南北战争而上了前线，他当时的职责是管理铁路。在里士满战场上，他成了俘虏，并因此结识了战地记者史佩莱、水手潘克洛夫以及少年赫伯特。一天，史密斯同这几个人及其仆人，趁南军监管人员不注意时，乘着一只南军准备用作通讯工具的大氢气球逃了出来。可是，工程师史密斯却就在快要到达安全地之前连同他的狗失踪了。

他们推断，工程师是在海滨的北部失踪的，他失踪的地点至少离海岸半英里。这时暮色已浓，加上天色不好，显得格外昏暗。几个人向北面一片荒芜的地方走去，边走边不时地大声叫喊。他们想，如果史密斯没有死，那么他应该就在这一带，至少也可以听到托普的叫声。他们想听到回音，然而他们所听到的只是澎湃的海浪声和拍打海岸的波涛声。一伙人四处寻找，决心找到史密斯先生。

四个人又走了 20 分钟，他们突然发现脚下白浪翻滚，只好停住了。认真一看，才发觉他们已来到了海角的另一头，海浪猛烈地拍击着岩石。

“也许史密斯先生就在这附近，我们再喊喊吧。”纳布说。他们又喊了几声，一样没有回音。

没办法，四个人只得回去。他们改从另一边往回走。这里遍地沙石，道路崎岖难走。走了一英里多之后，他们找不到拐回北边的去路了。他们认定刚才拐过的那个海角必定是和大陆连在一起的。尽管他们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还是坚持前进，并且盼望碰到一个拐角，使他们能够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走了近两英里，他们到了一个高地。这个高地全是又湿又滑的岩石，而且前面又没有路了。

潘克洛夫说：“看来我们是在一个小岛上，我们已经从这个岛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了。”

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小岛和其他重要的群岛是否相连。在气球上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了这片陆地，但还来不及看仔细他们就被狂风送上了海岛。

凭着多年的航海经验，尽管在昏暗中，潘克洛夫仍然能够肯定，西方那片朦朦胧胧的影子就是海岸。由于黑暗，他们不能断定这个岛是否和其他岛屿相连。因为四周都是大海，他们也无法离开这个小岛。

“虽然我们的朋友没有回音，但不能就这么认为他就已经不在。”记者史佩莱说道。大家都同意他的说法。

一个难熬的夜晚过去了。清晨的浓雾散开后，这四个人焦急地朝四周观望，昨天晚上看到的西方那片朦胧的巨影不见了，陆地的一点影子也没有。不过潘克洛夫仍很自信，说：“凭我的感觉，那边准有陆地。”

当浓雾散尽时，整个小岛完全显现出来了。它向东面的远处延伸而去，可是西面却一下子被乱石滩阻住了。

正如潘克洛夫判断的那样，西边有陆地。在小岛和对岸之间横亘着一条半英里宽水流湍急的海峡。他们感到有些放心了。

大家正在那里观望，却有一个人突然跳下水去。大家一看是纳布。他急于从对岸向北边游去。谁也拦不住他，史佩莱准备跟着他去。

潘克洛夫却说：“不用了，纳布一个人就行了。如果我们全都跳到海峡里去，就有可能全被冲到海里去。现在正在退潮，大家不要着急，等到水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涉水过去的路了。”

“对，”史佩莱说，“太分散了不好，以免遇到什么事没有照应。”

纳布正在和激流搏斗。岸上的人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大胆尝试能够成功。他的身影在海浪中慢慢消失了。

纳布去了之后，剩下的三个人一面在沙滩上拾贝壳，一面注视着对面远处的陆地。对岸是一个宽阔的港湾，南端的海角上光秃秃的。这个海角同海岸相连，高耸在地面上，形成一道形状十分奇怪的花岗石轮廓。小岛离海岸有半英里左右，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

这是一个由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小岛。

潘克洛夫、史佩莱和赫伯特认真地考察了这个小岛。他们猜想有可能要在这个岛上住好几年，如果这里附近没有航线，那么他们就要在这个岛上呆一辈子了。

“我说，潘克洛夫，你看会怎么样？”史佩莱对记者说。

“等等看。海水正在退潮，不要多久我们就可以过去。到了对岸那边，就可以想办法离开这个困境，那时我们就可以找到史密斯先生了。”潘克洛夫说。

正如潘克洛夫预料的那样，大约过了3个钟头，海峡大部分露出了沙底。

到了10点钟，史佩莱等三个人脱了衣服，把衣服顶在头上，跳进齐肩深的海水中，顺利地过了海峡。

史佩莱让潘克洛夫和赫伯特不要走动，他一个人攀上了山崖。上到峭壁之后，他由于想知道史密斯以及纳布的下落，就加快了步子，绕过拐角不见了。

“来，孩子，”水手潘克洛夫对赫伯特说，“我们得为今天晚上准备一个住处。还有，他们回来后需要吃的，让我们想办法找点好吃的。”

“那我们马上动手吧。”赫伯特高兴地说。

他们必须找一个靠近淡水的住处。他们走了很久，终于在一处石壁下发现有一股水从下面流出来，形成了一条小溪。溪水在花岗石的夹壁间奔流着。就在小溪旁有一个岩洞。

“我们就住在这儿吧。”潘克洛夫指着岩洞说。

这个岩洞是由地震造成的，是个很好的住所。

“一个很好的石窟，”赫伯特说着就钻了进去，“像个迷宫一样。”

“让我们开始工作吧。”潘克洛夫兴奋地说，“去准备一些干柴，再把石缝堵上，还要找吃的，动手吧，孩子！”

赫伯特到小溪中捡了不少软体动物送给潘克洛夫。

“这是茨蟹，很好吃的。”赫伯特从小就喜欢研究生物。

“不错，很有味道，可以当作鸟蛋。”潘克洛夫吃完又捡起一些放进口袋里。

河岸有很多干柴，一会儿他们就捡了一大堆。潘克洛夫两个人用藤子编了一只木筏，把干柴堆上去，准备等海水涨潮时把柴运回去。不多久潮水涨了上来，果真把木筏送到了溪水口。他们又捡了不少鸟蛋带回去。

准备生火时，潘克洛夫发现不见了火柴。这可糟了，没有火柴怎么办？两个人急得四处乱找，可就是找不到。

到了傍晚时分，史佩莱和纳布精疲力尽地回来了。史佩莱狼吞虎咽地吃了几把生蛤蜊之后，才慢慢地告诉潘克洛夫史密斯的经过。纳布听着听着，不禁伤心地哭了起来。每个人心里都十分难受。

“你身上有火柴吗？”潘克洛夫问史佩莱，想转换一下话题。

史佩莱摸摸口袋说：“找不着了，大概是在气球上时扔掉了。”

“找一找，再找找。”潘克洛夫有些不甘心。

史佩莱终于在坎肩的衬里摸到一根火柴，赫伯特小心翼翼地把手伸了进去。

“太好了！太好了！”潘克洛夫兴奋地说。

不多久，石窟内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驱走了黑暗，给这几个落难的人带来了温暖。

狂风在洞外怒吼，海浪拍击着岩石。

太累了，人们都靠在火堆旁进入了梦乡，只有纳布彻夜未眠，心中呼唤着史密斯的名字。

天亮之后，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去打猎。几个人的食物只有全靠这种原始的办法获得了。史佩莱留在石窟照着篝火，而纳布却沿着海岸越走越远，终于不见了踪影。

到了晚上，天变了，狂风暴雨袭来，洞外一片漆黑。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天。只听见海风呼啸着，发出巨大的隆隆声。

松鸡已经烤得香喷喷的了，可是纳布还没有回来，大家都吃不下去。

半夜里，潘克洛夫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了。

“听，是什么在叫？”史佩莱说。

“是托普的声音！”赫伯特激动得跳起来。

潘克洛夫举起一把燃烧的干柴到洞口查看，并吹着尖利的口哨。一只狗跳了进来。

托普，果然是托普！托普是一只纯种狗，跑得很快，嗅觉灵敏。不过，即便是它嗅觉再灵敏，可它从来没有到过石窟呀！更令人惊讶的是，托普身上竟然一点烂泥也不

沾！在这样狂风暴雨的漆黑之夜，它到底是从哪儿跑过来的呢？

顾不上多想，三个人跟在托普的后面冲进狂风暴雨之中。潘克洛夫走时还带上了烤好的野味。

他们跟着托普，在天亮后来到沙丘中的一个石洞前。托普冲了进去，三个人也跟着奔了进去。到了洞里，只见纳布跪在地上，他的面前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正是塞勒斯·史密斯。

考察荒岛

史佩莱给史密斯按摩一阵之后，工程师终于苏醒过来了。

“你以为史密斯先生死了吗，纳布？”潘克洛夫对纳布说。

“是的，”纳布抬起红肿的眼睛说，“要不是托普把你们领到这儿来，我就要把主人埋了。”

多么幸运！塞勒斯·史密斯又重新得到了一次生命！

在大家的精心照料下，工程师逐渐恢复了知觉。赫伯特到海边去弄了两只大蚌回来，潘克洛夫把松鸡同大蚌调成肉汁让工程师喝下去。工程师喝着肉汁，睁开眼睛看着周围的人。

“主人！主人！”纳布叫道。

工程师听到了。他认出了纳布和史佩莱，然后又认出了另外两个伙伴。

“是荒岛还是大陆？”他喃喃地说。

“管他是大陆还是荒岛！只要你活着，我们什么都可以对付！”潘克洛夫叫道。

工程师微微点点头，然后又睡着了。他太虚弱了。

史佩莱让纳布、赫伯特和潘克洛夫到山上去弄了几根大树枝来，做成一副简单的担架，上面铺些树叶和野草，准备把工程师放在担架上面抬着走。

他们费了不少时间做担架，当他们回到洞里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钟了。

这时，工程师已经从睡眠中醒了过来。他那苍白的脸色终于恢复了正常。他略一抬头，想看看自己究竟是在哪里。

于是大家便把气球怎样坠到地上以及如何寻找他等等事情告诉了他。

“那么，你们是不是在沙滩上把我救起来的？”史密斯声音微弱地问。

“不，我们是在这个山洞里找到你的。”记者说道。

“那肯定是托普把我从海里拖出来，再把我弄到山洞里的……啊，托普，我的托普！”

听到呼唤，这头毛色好看的狗叫着跳到主人身边，史密斯温柔地抚摩着它。

到五点半的时候，几个人把史密斯抬回了石窟。史密斯又睡着了。

但是，令他们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的火堆被水浇灭了。原来就在他们出去的时候，汹涌的海浪冲进了石窟，把火给浇灭了，留着代替火绒的焦布也被冲走了。石窟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水弄湿了。

火没了，未来的日子真是不堪想象！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首先安置史密斯，用海藻给他铺了一个床。

黑夜降临了，外面吹着寒风，气温变得相当低。原来洞口的挡石被海水冲掉了，冷风钻了进来，大家冷得直发抖。他们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盖在工程师身上。

没有别的食物，晚上只好吃赫伯特和纳布捡回来的茨

蟹。

潘克洛夫急得要命，他和纳布找了一些干燥的地苔，用鹅卵石砸出火星，准备取火。可是这东西不易燃烧。

累了半天也没有取到火，潘克洛夫已是浑身大汗。“再干下去，我的胳膊倒要起火了！”他嚷道。

第二天是3月28日，早上工程师醒过来，开口就问围在他旁边的伙们伴：

“这里是大陆还是荒岛？”

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还没弄清呢，史密斯先生！”潘克洛夫答道。

“你们不知道？”

“是的，我们要等你带我们出去呢。”潘克洛夫说。

工程师起身坐了起来。赫伯特递给他一些蛤蜊：

“我们没有别的了，史密斯先生。”

“谢谢你，孩子。”史密斯说，“够了，应该是够我早上吃的了。”

大家默默地看着史密斯。他吃完后说：

“朋友们，你们是说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在荒岛还是在大陆？”

“是的，史密斯先生。”大伙说。

“我们明天就知道了。”工程师说。“我记得你们抬我的时候，好像看见一座高山……”

“是的，西边有一座高山。”史佩莱说道。

“好吧，明天我们爬上那座高山，就可以知道是荒岛还是大陆了。”

“朋友们，”工程师沉思了一会儿之后说，“看来我们的处境很悲惨。如果这里是大陆，我们总还可以找到人。如

果是在荒岛，若是岛上有人，我们也可以借助他们脱离窘境。但如果岛上没人，那只好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了。”

“但愿附近有航线就好了。”潘克洛夫说。

潘克洛夫说完和赫伯特打野味去了。他们抓住了一只很肥的水豚回来。

当他们走到一个拐角时，潘克洛夫惊叫起来：

“赫伯特，你瞧！”

只见岩石丛中有一缕轻烟袅袅上升。

他们抬着水豚回到石窟。原来这烟是从石窟冒上来的。

“这火是谁生的？”潘克洛夫问。

“是太阳生的。”史密斯笑着说，“我做了个放大镜，对着太阳就有火了。”

“怎么做的呢？”赫伯特好奇地问。

史密斯取出怀表说：“用我和史佩莱先生的表玻璃合在一块就成了放大镜。它把太阳光聚在地苔上，不多久就燃起来了。”

“太妙了！”赫伯特叫起来。

在潘克洛夫的心里，史密斯真是太不简单了。

晚餐可口极了，纳布烤的水豚让大家吃了之后赞不绝口。石窟已被修整一番，又生起熊熊大火，晚上睡得舒服极了。

第二天早上，吃罢早餐，五个人高高兴兴地向高山进发。穿过沙地，走出森林，他们终于来到山脚下。

这座山上有两个火山堆，大约有 2500 英尺那么高，形状就像一只大爪子，山中有许多峡谷，峡谷里树木丛生。

山上到处是乱石，他们艰难地往上爬。天黑时，他们爬到了第一个火山堆顶上。吃晚餐之前，史密斯带着赫伯

特去考察火山堆。

两个人边走边看，发现前面有一个深洞，火山爆发的岩浆就是从洞里喷出来的。喷出来的岩浆形成一层层阶梯。沿着这些阶梯上去，他们终于到达了火山堆的顶峰。

只见四周漆黑一片。他们的视线只能看到两英里以内。他们难以判断这块陆地是被海洋包围呢，还是与西边同太平洋中的大陆相连。西方远处有一条带状的阴云，使人分不清是陆地还是海洋。

乌云移开以后，月光朗朗地照在水平线上。史密斯一把抓住赫伯特的手，阴郁地说：

“这是一个荒岛！”

第二天早上，五个人离开了营地。自从火生出来之后，潘克洛夫对任何事情都不再感到悲观。面对这样的处境，五个人一点也不焦急，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八点钟的时候，五个人来到了火山口的顶上，向四周眺望。

看不见一点陆地，也没有任何船只的影子。环绕他们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他们就在这个茫茫大海包围着的荒岛上。

根据观察，史佩莱勾勒出了小岛的平面图。

史密斯沉重却平静地对伙伴们说：

“朋友们，上天把我们扔在这个小岛上。假如碰巧有船只经过，我们有可能很快就能得救。如果没有，那我们也许要住很长时间了。这就是我们的处境……”

工程师接着说：“我们应该做长久的打算，让我们给这个岛以及那些海角、河流起个名字吧。”

“我认为用祖国的地名来命名最合适。”记者说，“这样

我们就不会忘记美国了。”

“我非常赞成这个办法。”工程师说，“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所站的这座山叫做富兰克林山，把东面的那个大海湾叫做联合湾，把下面的那个海湾叫做华盛顿湾，把下面那个湖叫做格兰特。”

大家一致同意工程师的提议。

接下来他们把海岛西南的那个半岛命名为盘蛇半岛，把半岛末端的那个弯角叫爬虫角，把海岛的另一端叫鲨鱼湾，把鲨鱼湾旁边的两个海角叫做北颚角和南颚角。

命名工作结束后，史佩莱一一记了下来。

事情的发展对潘克洛夫来说是满意的。海岛上看得见和已经知道的地方都有了名字，如果以后再有新的发现，还要继续命名。就在这个新生活地的居民们准备下山的时候，潘克洛夫突然大叫起来。

“真是的，我们全成了大笨蛋！”

“怎么啦？”记者问道。

“我们还没有给这个岛命名呢！”

工程师想了想说：

“朋友们，让我们用一个伟人的名字做它的名字吧。这个伟人正在为美利坚共和国的统一而战斗。我们就叫它林肯岛吧！”

“林肯岛！林肯岛！”五个人大声欢呼起来。

安营扎寨

五个人在火山口上又向四周看了一会，就走了下来。工程师提议，这次不再顺原路回去，而改从另外的新路回去，以便考察美丽的格兰特湖。

于是一行人沿着另一条山脉的山脊往下走去。

一小时之后，他们已到了富兰克林山的山脚，这里的树木不是很茂密。前面是一片黄色的石灰质地面，这块宽一英里左右的平原一直延伸到森林的边缘。

一条河从密林里流出来，两岸是很高的红土坡。他们就把这条小河命名为红河。

这条河其实不小，河水是由山涧的小溪汇合而成的，十分清澈。这条河蜿蜒而下，有的地方形成瀑布，水流向格兰特湖。这条河是淡水，这样看来湖水的水也应该是淡的。他们多么希望在湖边能够找到一个比“石窟”更好的住处。

他们走走停停。山上的大树形成了一个大拱门，清澈的河水从拱门下流过。美丽的丁香树十分高大，还有其它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树木。河水就在掩映的林木中淙淙作响。他们越往前走，河面就越宽。看样子就快到达河口了。果然没走多远就来到了河的尽头。

他们到达格兰特湖的西岸，湖边的美景把他们迷住了。湖的周长大约有7英里，面积达250英亩左右，湖边古木参天。湖东岸有一道苍翠的屏障，美丽如画。从屏障看过去，

可以见到一线闪闪发光的海洋。

“好美的湖！”史佩莱说。“但愿能够在湖边找到住处。”

“我们会住在这里的。”史密斯。

他们打算选一条近路回到石窟去，就从湖岸南边的拐角往下走。

晚上回到石窟，大家都尽情地享受了一顿美餐。

“朋友们，这是陶土，这是铁矿石，这是黄铁矿石，这是煤。我们应该感谢自然界给了我们这些东西，我们要好好地利用它们。”

“史密斯先生，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二天早上潘克洛夫问工程师。

“让我们白手起家吧。”史密斯说道。

史密斯开始分配工作：准备一个炉子，用来烧炼砖坯；所有的人都参加制坯工作，纳布负责伙食。

“没有武器要怎么打猎呢？”史佩莱提出了问题。

“要是有一把刀，我就可以做一副弓箭。”潘克洛夫说。

“刀？”工程师注意到了托普脖子上闪亮的套环。

工程师把托普脖子上的套环解下来，折为两断。

“两把刀，拿去！”工程师说。

铁环被砸扁，又在砂石上磨锋利，再装上柄。两把刀加工成了！

大家高兴得像得到了宝贝似的。潘克洛夫用这两把刀做成了一副弓箭。

工作的场地就设在富含陶土的森林边缘。三千多块砖坯用两天时间就做出来了。砖坯晒干之后就用来砌炉子。他们又到湖北岸运回许多石灰石，放在炉子里烧成生石灰。生石灰用水泡后和细砂拌在一起就成了很好的灰浆。

“朋友们，让我们开始吧。”史密斯先生说。“抓紧时间先造出生活中最需要的碗碟。”

“能不能做烟斗？”潘克洛夫问。

“没问题。”史密斯说。

几天之后，碗、杯、水壶烧出来了。他们把这些东西视若珍宝。潘克洛夫还真的烧了个烟斗，只是没有烟丝。

工程师计算了一阵，然后告诉赫伯特：“林肯岛处在南纬 35 度到 40 度之间。”

“那么它的经度呢？”赫伯特问。

“测量经度要等到中午 12 点，当太阳经过子午线的时候。”工程师说。

到了正午，工程师和赫伯特经过测量和计算，得知林肯岛的经度大约在 150 度到 155 度之间，而它实际上离新西兰 1800 多英里，距美国的西海岸则在 4500 英尺以上，离最近的泰地岛和帕摩图岛至少也有 1200 英里。

工程师回来把结果告诉了朋友们。

“造船回去是不现实的，这里离大陆太远了。”工程师说。“我们得赶快做好过冬的准备，冬天就要到了。”

“那我们怎么办？”潘克洛夫问。

“我们得赶快制造工具，当冶金工人，再就是寻找一个更好的住所。”工程师说。

大家一起出动，打了不少海豹，用海豹皮做风箱。

在工程师的带领下，大家利用富兰克林山蕴藏的铁矿和煤加工了许多工具，并且还炼出了钢。

他们抬着这些工具欢天喜地地回到“石窟”。铁撬、鹤嘴锄、铲子、斧子、刨子都有了，要造锯子和凿子也不是难事。

潘克洛夫还想造枪用来打猎呢。

营造新居

到了5月6日，这里的气候已经很冷了。这几天天气阴沉沉的，该准备过冬了。

这个荒岛四面环海，经常受到风雨霜雪的袭击。当务之急是赶快找一个比“石窟”更舒适的住处以便过冬。

本想在花岗石壁上找一个石洞，可是石壁却连一条缝都没有。

史密斯和大伙又到峭壁北边的拐角去找石洞。这里已是峭壁的终点，再过去是倾斜到海里的一段长长的斜坡。斜坡过去，草木全无，是一片广阔的沙地。沙地一直延伸到海滨。

为了探清湖水的出口，他们来到了红河流入格兰特湖的地方。

突然，托普在岸边来回奔跑，继而停下来注视着湖面，好像看见了水里的什么动物似的，狂叫了几声。

“托普发现什么了？”史密斯说。

托普跳到主人这边来。接着又冲向岸边，它突然跳进了湖里。

“托普，回来！”史密斯大声喊。

“到底怎么回事？”潘克洛夫问。

“也许它闻到了鳄鱼。”史佩莱说。

虽然托普跳上岸来了，但它两只眼睛仍旧盯着水面。

正当大家打算回到“石窟”去时，托普又跳到水里去了。

托普向水里游了20英尺远。这时水里突然有一个大脑袋钻了出来，这个大脑袋有一双大眼睛，嘴边长着长胡须。

“儒艮！儒艮！”赫伯特叫起来。

只见托普被儒艮抓住，拖下水里去了。

托普和水里的儒艮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看来托普难以回来了。不料，托普从漩涡中钻了出来。不知怎么回事它从水里被抛上来10多英尺，又掉在湖里了。然后它就游上来了。它居然一点伤痕都没有。

搏斗还在水里继续。鲜血染红了湖水，儒艮从湖水中浮了上来，很快就漂到沙滩上。儒艮已经死了，大家向它跑过去。这是一只巨大的动物，有十五六英尺长，三四千磅重。它的颈部好像被尖刀割破似的。

史密斯打算把肉搬回去留着吃，但是他又有了新念头。他想弄清是什么怪兽把儒艮给弄死的。

史密斯往水里扔了几块木头，他们就跟着这些木头漂流的方向走去，来到了湖的南岸。在这里听到了瀑布的声响。

“水就是从这里排出去的！”工程师兴奋地叫起来。“湖水从花岗石壁里的一条地下水道直通大海。如果把湖面降低3英尺，就能看到出口了。”

“那么怎么办呢？”史佩莱问。

“把花岗石炸开。水流出去以后，洞口就会出现的。”工程师从容地说。

“可是炸药从哪儿来呢？”潘克洛夫问。

“只要想办法，炸药会有的。”工程师说。

与此同时，工程师还测定了海岛的确切方位。

4月15日，他们把制好的陶器运回“石窟”里。工程师在路上发现了一种菌类植物，从里面取得一种像海绵一样的东西，可以用来代替火绒。这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吃过晚饭，史密斯同伙伴们到海滩上去欣赏美丽的夜色。

“今晚正是测量海岛纬度的好机会。”史密斯望着美丽的星空说。

“我跟你去。”赫伯特什么都想学。

工程师用两把小平板尺做成一副圆规。

第二天，工程师带着赫伯特去测量一面峭壁的高度，然后利用数学公式计算，这样就知道了海岛的纬度是多少。

不过赫伯特对工程师的这些做法感到费解。

“是这样的，”工程师耐心地给他解释，“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纬度，都等于当地天极在水平线上的高度。”

大家把儒艮的肉和脂肪运回洞里，然后就运黄铁矿。

史密斯把黄铁矿加热，使它发生变化，以便得到硫酸盐，再从中得到盐酸。整个反应过程需要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们把儒艮的脂肪装在大罐子里，又收集海蓬子来晒干，然后加工成小苏打，用小苏打和脂肪化合造出了肥皂和甘油。

大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感到非常有趣。

过了12天，他们终于把配制炸药所需要的硝酸、甘油都准备好了。史密斯让大家避开些，然后他把浓缩的甘油和少量的硝酸放在一只小槽里混和，黄色的混合液体出现了。

“这是硝化甘油！”工程师得意地告诉大家。“它的威力

比普通炸药厉害 10 倍！”

5 月 21 日，林肯岛上响起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震得无数的水鸟四散飞去。花岗石壁被炸开了，一股激流从 300 英尺高的地方直泻到海滩。

湖水的出口露出来了。洞口宽约 20 英尺，但是却很矮，不到两英尺。为了便于进出，纳布和潘克洛夫用鹤嘴锄把它加高。

工程师正在观看洞里的坡道斜度时，托普已经钻进洞中去了。

“史密斯先生，我们快点进去吧。”水手说。

“不要急，”史密斯答道。“先把道路看好。去准备火把。”

不多一会儿，纳布同赫伯特砍了一些带树脂的松树来，做成火把。纳布举着火把在前面引路，史密斯和大家一起冒着危险进入漆黑的通道。

越往前走，通道变得越大。开始猫着腰，现在已经能够直起身子了。洞里的石壁经过长年流水的冲刷，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要摔跤。

进洞没有多远，史密斯站住了，其他人也停了下来。他们到了一个大小适中的山洞中。由于山洞的岩石被水长年浸泡，顶上的水一滴一滴在往下掉。洞里的空气潮湿而清新，一点也没有浊气味。

“史密斯老先生，”记者说，“这里虽然适于藏身，但住可不合适。”

“怎么不能住人？”潘克洛夫问。

“这个地方太小了，光线也不够亮。”记者说道。

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只听到狗的叫声从远处传来。

走到尽头，只见托普在宽敞的石洞里狂叫着，跑来跑去。

“托普！”史密斯喊道。

听到主人的叫喊，托普又跑到石洞的尽头去了，并且在那边的叫声更大了。

他们再往前走，只见花岗石地面上有一个像井一样的洞，深不见底。原来湖水就是从这里流出去的。纳布同水手挥锄凿穿石壁，阳光便从临海的一面照射进来了。史密斯指挥大家整理新居。他们用炸药在岩壁上开出一道门和五个窗，把进来的洞口堵住了，进出都用绳子做成的软梯。

石洞被隔成五间房，还有宽敞的寝室、饭厅、走廊以及储藏室。史密斯又从甬道旁引来一股常流水，这让纳布高兴得直跳起来，因为他做饭不用到远处去提水了。赫伯特对工程师的能耐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应该给这个洞取个好听的名字。”史密斯提议。

“叫它‘花岗石宫’好不好？”记者说。

“妙！好极了！”水手竖起了大拇指。

这真是一个再贴切不过的名字。新居被整治得像模像样，剩下的事就是去打猎和采集过冬的食物了。

天气开始变冷了，岛上的几个人都庆幸他们找到了这样一个能够抵御暴风雪的花岗石洞。他们乘着暴风雪的间歇捕了许多海豹，用海豹的脂肪做蜡烛、皮做靴子。

大家又从山上砍回一些木头，做成床和桌子、椅子。晚上，大家点上蜡烛坐在桌子旁聊天，谈起祖国、亲人等等，日子过得一点也不枯燥。

一天晚上，赫伯特无意中从口袋里摸出一粒麦种。史密斯说：“我们把这粒麦子种下去，第一年可以收800粒麦

子，第二年就有 64 万粒，第三年、第四年我们就有麦子吃了！”

工程师的话使得大家听了兴奋不已。

在下了一场雨之后，他们满怀希望地把这粒珍贵的种子播在了一块好土壤里。

秋天，大家一起去打猎，通过布陷阱等办法，他们抓到了小兔子、白狐和小野猪。

纳布拿出他的看家手艺，把小猪烤得香喷喷的，大家美美地吃起来。不料潘克洛夫叫了一声。

“怎么回事？”大家问。

潘克洛夫从口里吐出一颗铅弹。

大家吃惊得张大了嘴巴。

岛上疑迹

从气球上逃生来的五个人在林肯岛上已经过了七个月。他们曾想在岛上发现人，但都失望了。现在一颗小小的子弹改变了他们的想法。打在这只野猪身上的子弹无疑是人类发明的。

这颗平淡无奇的子弹让他们联想到可能产生的其他结果。史密斯在把子弹翻来复去地看了一阵后，对水手说：

“你知道这头被子弹打伤的小野猪最多有几个月吗？”

“不会超过3个月，史密斯先生。”潘克洛夫答道。

“那么，”史密斯笑了笑说，“就是说最多不过3个月，这个岛上曾经有带枪的人登陆过，不过他们也许是路过。因为我们以前在富兰克林山上观察全岛时，根本就没有看到任何人。这些人也许是在不久前才被风暴吹到岸上来的。我们应该马上弄明白他们是否还在岛上。”

“不过我们得小心一些。”史佩莱说。

“对！小心为好。”史密斯说，“说不定有海盗在岛上登陆。”

“我觉得我们应该造一只平底船，以便进行环岛侦察。”潘克洛夫说。

“这个意见虽好，但我们已经来不及了。造一只船少说也得一个月。”工程师说。

“不过我们可以造一只小船呀。给我五天时间，我就可

以造一只平底船，在红河上航行保证没问题。”

平底船没几天就造好了。小船共有3个座位，船头、船尾、中间各一个。小船配有两个桨架和一个尾橹，全长只有12英尺。

他们把平底船放在“花岗石宫”前的沙滩上，乘着潮水涨上来就把它送下了水。水手潘克洛夫跳下船，直夸这只小船好。

“大家上来吧！我们可以周游……”水手高兴地喊。

“全海岛！”大家一起喊起来了。

这天天气很好，风平浪静，潘克洛夫摆开桨，逆流而上。

平底船平稳地穿过海峡。

半个多小时后，他们到达了南面岩石的尽头。突然，赫伯特指着一件黑乎乎的物体说：

“那是什么？”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大家分不清那东西是什么。

“靠岸，上去看看。”史密斯说。

平底船靠了岸，大家跳上岸。原来那黑黑的东西是两只木桶，半埋在沙里，木桶旁还有一只大箱子。再看看四周，没有发现其它东西。他们用绳子把木箱绑在小船后面拖回去。

回到洞里，木箱被打开了，里面有武器、仪器、衣服、书籍和工具。潘克洛夫和赫伯特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所有的人都兴奋不已。

“不用说，这个箱子的主人肯定是个经验丰富的人。”史佩莱在清点完毕以后说。里面什么都有，看来他已做好了遇险的准备。”

“看样子，这个箱子的主人不是海盗。”潘克洛夫补充道。

“那么箱子的主人可能被海盗俘虏了……”赫伯特说。

“不对。”记者道。“这只船大概是从欧美被风暴吹到这里来的。这只箱子是乘客们为保存必需品而准备的，他们把它扔在了海里。”

“你觉得这种推测有道理吗，史密斯先生？”赫伯特说。

“大概是这样的，孩子。”史密斯说。“在遇险的时候，是应该把最有用的东西放在箱子里，希望以后能在海岸发现它。”

“但是这些东西上面没有记号让人知道它们的来历呀！”记者说道。

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这艘船最近曾沿海航行过。不管怎样，这只箱子成了林肯岛上居民们的宝贵财富。

由于箱子的出现，大家感觉更有必要搜查全岛了。他们决定第二天清早就出发，如果碰到遇难的人上海岛就给予他帮助。

第二天，大家都带足了干粮、武器，乘船向红河驶去。

平底船常常停下来靠岸，史佩莱、赫伯特和潘克洛夫就拿着枪跟着托普去打猎。

有一次登岸打猎，史佩莱意外地抓住了4只鹤鸡。这是一种嘴薄又长、翅膀短小、尾巴几乎没有的鸟。他们叫这种鸟做鹤鹑，打算带回去饲养起来。

早上十点钟左右，他们乘船来到了又一个拐角。河流在这里有六七十英尺宽、五六英尺深。流入红河的小溪越来越多。周围是高大茂密的森林，这里杳无人迹，一点可

疑的迹象也没有。

工程师想快点到林肯岛的海岸去看看，这段距离至少还有五英里。

在继续航行中，他们发现红河好像是往富兰克林山方向流去的。不管怎样，只要河水还能把平底船浮起来，他们就决定还是坐船前进，这样总比用斧头在密林中开路要省事得多。或许是退潮，或许是离红河口太远，小船已不能自己前进，大家只好摇起了双桨，逆流而上。沿岸的树木越来越少。

“看，由加利树！”赫伯特指着一种树说。

“这种树没多少用。”潘克洛夫答道。

“不，潘克洛夫。”记者说，“这种树用来制家具最好。”

“这种树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你知道澳洲和新西兰居民称它做什么？”工程师道。

“叫什么？史密斯先生。”

“叫做‘寒热病树’。这种树能够防止寒热病。”

“还真奇怪！”史佩莱说。

“在中欧和北非，由于有些国家的土壤对健康有害，人们就用这种树进行自然解毒试验，效果很好。海岛上有这种树存在，我们的环境卫生就有了保障。”

离源头越近越是难以航行。

“看来我们很快就得停船了。”水手说。

“停下来也好。”史密斯说，“先把营帐扎起来，明天再去西海岸看看。”

第二天早上，拴好平底船，探险家们出发了。路上他们不得不用刀斧砍开道路行走。

正走着，一条湍急的大河拦住了去路，大家只好沿河

而行。一小时后，前面就是大海了。河水从40多英尺高的陡崖倾泻入海，大家便给这条河取名叫瀑布河。

抬眼望去，什么可疑之处也没有见到。大家决心对盘蛇半岛进行一番搜寻。顺着海岸前进，大约走了12英里，五个人走到爬虫角时已是黄昏。

探险家们夜晚在林中宿营，天亮后，来到海角尽头的海岸上搜寻，没有发现任何人留下的痕迹。大家又作了下一步计划，决定对南岸也进行考察。史密斯计算了一下，只要速度快，天黑之前可以赶回“花岗石宫”的。

下午的时候，探险家们来到了南部海滨，远处的爪角若隐若现。同样，这里也没有人迹。

由于大家都感到有点累，就沿着海岸慢慢走。

托普突然钻进森林里，围着一棵大树乱叫起来。大家都有点紧张，近前一看，才放下心来。

原来是他们逃生时乘坐的那个气球正好挂在树杈上。

“哈哈！我们的飞船！”潘克洛夫笑起来。

半夜时分，他们到了瀑布河的第一个拐角，这里离“花岗石宫”不远了。河水拦住了去路。

正在想办法过河时，只见黑暗中有一样东西隐隐约约在河上移动。

“平底船！”潘克洛夫失声喊起来。

果然有一只平底船顺流而下。大家不禁大吃一惊。

水手不加思索地喊：“来船注意！”

然而却没有回音，小船还是向他们漂来。等小船比较靠近时，水手喊起来：

“我们的平底船！”

“我们的船？”工程师疑惑地问。

“是的，它的绳子断了，就顺水漂了下来。”水手说。

潘克洛夫的判断没有错，小船的绳子果然是在岩石上磨断的。大家赶紧把小船拦住。

“噢，真是怪事！”工程师首先跳了上去。

“确实奇怪，就在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它就来了。”史佩莱说道。

大家坐上船，很快划到瀑布河口。当小船停靠在石窟附近的海面时，大家正要往花岗石宫的软梯跑去时，只听到纳布喊起来：

“软梯不见了！”

乘风破浪

几个人在黑暗中摸索着石壁，但是毫无所获。梯子也许掉在了地上，也许被风刮到一边去了。

本来想到洞里去休息一下疲劳的身体，然而到了洞门口却进不去，真是令人难受极了。

“林肯岛上什么怪事都有！”潘克洛夫愤愤地说。

大家只好又回到石窟去睡了一个晚上，天亮时再到花岗石宫来。一切都很平静，只是出发时关好的洞门现在却开着。

毫无疑问，有人到过花岗石宫。只见门口的软梯已被人拉回到齐门槛的地方，看来是侵略者为防范意外袭击才这样做的。

到现在还是一个人也没有见到，更不知道有多少人侵入。为了进入洞中，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把一根绳子系在箭上，然后射入软梯的一个空档中，这样就把软梯拉下来了。他们果真成功了！

正当赫伯特抓住绳子想把软梯拉下来时，一只手突然从门缝里伸出来，把软梯拉进洞里去了。

“猩猩！”赫伯特叫起来。

“该死的东西！真该一枪毙了你！”水手又好气又好笑。

原来是一头猩猩在搞恶作剧！

他们想办法进了花岗石宫，俘虏了这只聪明的大动物，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驯化，使它成了洞中的一员。他们给它取名叫杰普。杰普很快就学会了拉车、端饭，并赢得了大家的喜欢。

光阴似箭，林肯岛的居民们辛勤地劳作着。一座桥架在红河上，它沟通了荒岛南岸和花岗石宫。桥的左岸那端是活动的，不用时可以吊起来，以防敌人。

吃饭是个大问题。到了年底，原来播种下去的那粒麦子结了10个穗子，收获了800多粒麦子。大家把这800多粒麦种又种在新垦出来的地里，期待着明年更大的丰收。居民们在红河旁一片天然牧场里建了一个围栏，驯养了猎来的四头野驴和一头山羊。家禽也养起来了。

紧接着居民们又驾车去把气球拖了回来，用它的布料加工做成过冬的衣服和被单、桌布等，终于有了一个舒适的安居之所。

三月份，工程师趁着暴风雨的间隙制造了一台车床，它可发挥了大作用，造出了许多生活用具。

一天，潘克洛夫对工程师说：“先生，可不可以用一种机械代替软梯？”

“你是指升降机吧？”工程师说，“没问题。”

工程师把格兰特湖原先的出口加大，使甬道的底部形成瀑布。工程师利用这股瀑布和螺旋桨、绳索等做成了一个可以自由升降的吊篮。

除此之外，大家又在花岗石宫的窗户上安装了玻璃，使它更有气派了。

4月1日，又到了复活节的礼拜天。这天大家坐在窗前，面对大海谈天，史佩莱又想起了那个大木箱。

“亲爱的塞勒斯，”记者说，“箱子里不是有个六分仪

吗？”

“怎么了？”工程师问。

“拿出来测一下荒岛的位置吧？”

“测不测都差不多。”潘克洛夫淡淡地说。

“我想测测也好，也许我们离大陆比想象中要近呢。”
工程师说。

经过测定，林肯岛位于西经 150 度 30 分、南纬 34 度 57 分。

赫伯特把地图打开来看。突然，史密斯的手指停住了，大声说：“这里本来就有一个岛！”

“是林肯岛吗？”史佩莱忙问。

“不，”工程师肯定地说，“它在西经 153 度，南纬 37 度 11 分。离我们的岛只有 150 海里远，叫达抱岛。”

“这个岛重不重要？”

“不重要。它仅仅是太平洋里的一个荒岛，也许从来就没有人到过。”工程师说。

“一百五十海里，我们完全可以造一条船，只要两天时间就可以到达。”潘克洛夫说。

工程师知道，一条船要想在狂风巨浪的太平洋里平稳安全地航行，树皮船、平底船都是不行的，船必须相当大和结实。潘克洛夫想造一艘船都快想疯了。

经研究决定，除了史密斯和潘克洛夫负责造船外，其他人分别负责打猎、种地或做家务。

第二次麦收又到了。尽管造船很忙，但麦收这天潘克洛夫还是参加了。

4 月 15 日，这天像过节一样，全队人马都参加了收割。这次的收获可真不少。共收了五蒲式耳。他们把这些麦粒

全部投入到再次的扩大播种中去。工程师满怀希望地对大伙说：“下一次的麦收，我们就可以吃上烤面包了。”大家听了，简直就要流口水了。

史佩莱和赫伯特在打猎时，没想到竟发现了烟草。他们采了许多回来制成烟丝。这可让潘克洛夫高兴死了，他拿出原来烧制的烟斗，美美地过了一阵烟瘾。

海岛上的生活虽然艰苦而又紧张，但却充满和谐与欢笑。

在这个小集体里，几乎每个人都是赫伯特的老师。每晚，赫伯特总是聆听老师们的谈话。听他们谈战争与祖国的统一，谈祖国的未来。赫伯特从史密斯那儿学科学知识，从潘克洛夫那儿学航海知识，从史佩莱那儿学文史知识。他们有谈不完的话题，赫伯特真是受益非浅。他在一年多的日子里长大了，变得成熟了。

潘克洛夫忙着造他的船。10月10日这天，一艘重15吨的帆船终于造好了。风帆是用气球上的布做的。迎风一鼓，漂亮极了。新船的名字也取好了。“乘风破浪号”，一个响亮的名字，潘克洛夫被推选为船长。

大家为新船下水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潘克洛夫船长驾驶着新船做了一次试航，以便为将来的远航做一次试验。

“乘风破浪号”划开水面，向联合湾行驶。

“还行吧？”潘克洛夫问。

“挺棒的。”史密斯感到很满意。

“那我们去一趟达抱岛怎么样？”潘克洛夫说。

史密斯不做声。他看到潘克洛夫正在兴头上，不好给他泼冷水，但又觉得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可是一时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说服他。

赫伯特负责给潘克洛夫指示航行方向，他笔直地站在船头上。只听到他忽然大声喊：“顺风行驶，顺风行驶！”

“是不是前面有礁石？”水手问。

“不……”赫伯特说，“现在还看不清楚。好了，开始往左转。”

赫伯特说着，伸手到水里捞上来一个瓶子。这只瓶子用木头塞着瓶口，里面有一团东西。

史密斯从赫伯特手里接过瓶子，拔开瓶塞，把里面的那团东西拿出来，原来是一张浸湿了的纸。展开看时，上面写着：“遇难人……达抱岛：西经 153 度，南纬 37 度 11 分。”

种种怪象

“在离我们一百多里远的达抱岛上，有个遇难的人流落在那儿。史密斯先生，我们该去救一救他吧？”潘克洛夫征求工程师的意见。

“对，我们不应该见死不救。”史密斯说，“我们尽快动身吧。”

“明天就走怎么样？”

“好，就明天。”

工程师认真地把那张打湿的纸又看了一看说：

“从这张纸上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推断：流落到岛上的这个人既然能够那么精确地知道达抱岛的经纬度，说明他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另外，从他写的英文信上看，这个人不是美国人就是英国人。”

“非常有道理。”史佩莱说，“如果能找到那个遇难的人，就有办法知道那个箱子的来历了。这同时也说明，一定有船从附近经过。”

绕过爪角之后，大概4点钟的时候，“乘风破浪号”停在了红河口。

当晚大家都为新的远征做准备。前去探险准备只派两个人。大家都认为潘克洛夫和赫伯特比较合适，因为他们两个有过航海的经验。史密斯分析说，借助目前的风势，150海里的航程三四天的样子就可以打个来回，预计在10

月 17 日他们就能够回到林肯岛。

本来只打算派两个人去，但是史佩莱却坚决要求同去，因为他是《纽约先驱报》的记者，他不想错过这样好的采访机会。他的请求终于被批准了。

第二天早晨，准备起航了，大家依依告别。船帆扬起来了，他们从西南方向前进。“乘风破浪号”一路航行颇为顺利。

潘克洛夫他们三个人于 10 月 13 日下午到达了达抱岛。抛锚收帆之后，便上岸登陆。准备寻找遇难的那个人。

岛上山高林密，杳无人烟。潘克洛夫三人爬上附近一座小山，站在山顶之上，可以俯瞰全岛。

岛不大，有山有河，绿树成荫，看不到有遇难人的踪迹。

真奇怪，如果浸在海水中的瓶子是岛上人扔的，那么这个人哪里呢？

既然来了，远征队员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搜寻一遍全岛，哪怕只是找到遇难人的一点遗物，心里也就能够安宁了。他们的行动把大群的海豹和海鸟吓得四散奔逃。

这个小岛肯定有人来过。因为森林中的道路好像有人走过，还有一些被斧砍倒的树木。这证明来过岛上的人在岛上住过一段时间。

“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们有多少人？”记者发出了疑问。

“按那张纸条上所说的遇难的人只有一个。”赫伯特说。

“只要这个人还在岛上，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潘克洛夫说。

三个人沿着河流，斜穿海岛，继续往前搜查。

虽然他们发现了有人来过岛上的许多证据，但就是找不到人。

“这样看来，我们只能猜测遇难人已经走了。”记者说。

“那么纸条是在很久以前写的吗？”赫伯特问。

“应该是这样。”水手答道。

“也就是说，我们捡到的瓶子已经在海上漂了很长时间？”赫伯特又问。

“绝对有可能。”水手说。“现在天晚了，我们明天再来。”

“一所房子！”他们刚起步，赫伯特突然发现了树林中的房子。

三个人奔过去。这是一个用木板钉成的房子，房顶用一层厚厚的雨布盖着。水手一马当先冲到房子前，推开半掩的门。里面没有人！

他们点燃火把仔细观察房中的情形：床铺是凌乱的，被子又潮又霉，桌子上的书蒙上了灰尘……

人早就走了。三个人就在小木屋里将就住了一夜。第二天他们继续搜寻了一天，仍旧一无所获。

“我们明天就回去吧。”潘克洛夫说，

“我们收集一些菜种回去。”赫伯特说。

赫伯特去收集种子，史佩莱和潘克洛夫则进入丛林中抓住了一头野猪。他俩正在想办法把野猪给绑起来，忽然听到赫伯特在那边尖声叫喊。

只见赫伯特正和一个高大的人猿在搏斗，情况非常危急。水手和记者飞奔过去，一起把这只人猿制服，并把它牢牢地绑起来。

赫伯特爬起来，似乎还在发抖。他好奇地打量着自己

刚才的对手，按分类学还不知道该把它归入哪一类。

“他是人！”赫伯特怪叫了一声。

人？对，他是人。他是一个野人。这个野人目露凶光，头发蓬乱，手指甲极长，皮肤是红色的。他的腰间居然围着一块破布！

这正是那个遇难的人！残酷的生存环境使他完全失去了人性，变得和野兽差不多了。

10月15日这天，“乘风破浪号”启锚返航了。他们把野人带上船，潘克洛夫非常揪心地看着野人正在生吃着一只野鸭。

西北风虽很大，但是顺风，这对返航非常有利。

然而风却更大了，汹涌的海浪扑向船头，潘克洛夫感到很不安。直到18日早上，还没有看到陆地的影子，他心中一点底也没有，不知能不能按期返回林肯岛。

狂风巨浪把本来就不是很大的船一会推向波峰，一会儿又推入波谷，船上的人神经都绷到了极点。突然，一个巨浪扑向船舷，只见那个野人一跃而起，把帆索拉紧起来。

“他还是个不错的水手！”潘克洛夫心里赞道。

18日夜晩非常寒冷，风势到后半夜才略微减弱。在黑茫茫的海上几乎无法辨清方向。

天还没有亮，只听到潘克洛夫突然喊起来：“火！火！”

顺着水手指着的方向看去。只见东北方果然有微弱的亮光。这亮光不可能是星星，必定是篝火，是史密斯他们燃起来给他们指示方向的。潘克洛夫调整航向，朝火光驶去。

“乘风破浪号”终于在10月27日早晨7点钟驶进了红河的入口。他们一跳下船，史密斯和纳布就跑过来和他们

热烈地拥抱，为他们能够安全归来而欣喜万分。

陌生人好几天来都一直缩在角落里，低头不语。他似乎能够听得懂一些史密斯他们的谈话，显出苦闷的神色。

史密斯他们趁陌生人睡熟的时候，给他理了头发、胡须，让他穿上干净的衣服。这个原来像猿猴一样的人终于恢复了人的样子。一个星期后，大家把他带到白色的沙滩上去看大海，只见他又跑又跳，容光焕发。然后他停下来，眼睛竟变得湿湿的。

这些细小的变化都逃不过史密斯的眼睛，他认为陌生人终有一天会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

就在看了大海的这一天，回到花岗石宫后，只见陌生人在那里自言自语：“不！我决不！”

“我们不要去打扰他。”史密斯对大家说，“他必定有什么令人辛酸的往事。”

又过了几天，陌生人居然独自到菜园里干活去了。他胡乱地干了一会儿，又发了一阵子呆。

史密斯悄悄地走近他，看见他正在流泪。

“陌生的朋友，”史密斯柔和地说，“我希望你看着我。”

陌生人抬起头来看着工程师。他的目光像被磁石吸住了一样。史密斯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他屈服了。他本来想逃，但他马上又改变了主意。他的眼睛闪着亮光，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许多话就要从他的嘴里迸出来。他终于双手叉腰，向史密斯问道：

“你们到底是谁？”

“我们和你一样，也是遇难的人。”史密斯感情丰富地说。“我们把你带到这儿来，让你回到你的同胞中间。”

“同胞？我没有同胞！”

“这里的人都是你的朋友！”

“朋友？我的朋友？”陌生人把脸埋在双手里。“不！……决不，离开我！你们都离开我！”

他突然跑到临海的高地去，在那里久久站立着，一动也不动。

史密斯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伙伴们。

“对！这个陌生人肯定有什么秘密藏在心里。”史佩莱说，“从他刚才的表现看，他好像曾经忏悔过。”

“我们先让他安静安静，不要去问他敏感的问题。”史密斯严肃地说。“就算他以前有什么过错，他已经赎清了，我们应该把他当作朋友来看待。”

两个钟头过去了，陌生人就这样呆在海岸上。他肯定是在回忆他过去的一切所作所为——这些无疑都是惨痛的。大家只是远远地盯着他，但是谁也没有去打扰他。两个钟头之后，陌生人似乎已经作出了决定。他转身朝史密斯走来。两只通红的眼睛证明他刚才痛哭过，但这时他却停止了流泪。他显得非常谦卑。露出焦急、羞愧的表情，眼睛始终盯着地面。

“先生，”他对史密斯说，“你们是不是英国人？”

“不是，”史密斯答道，“我们是美国人。”

“啊，”陌生人对回答好像感到有点儿意外，接着谨慎地说，“是吗？”

“朋友，你呢？”史密斯说。

“英国人。”他答道。

这几个字仿佛很费劲地从他的口里吐出来似的。说完他又退到海滩上，在红河口和瀑布之间走来走去。

当他从赫伯特身边走过的时候，他突然停住，轻轻地

问：

“几月了？”

“11月。”赫伯特告诉他。

“今年是哪一年？”

“1876年。”

“22年！22年！”他低声地叫道。

他没有再问，突然离开了赫伯特。

赫伯特把刚才陌生人的问话告诉了大家。

“我是这样认为，”潘克洛夫说，“流落岛上的这个人不是遇难，而是被放逐到那里的。”

“朋友们，”史密斯说，“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不管以前他犯了什么罪，他已经用最痛苦的方式赎清了。他在岛上受尽了苦难，他感到郁闷，想摆脱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我们不能强求他把自己的过去告诉我们。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自动告诉我们的。至于他对将来能否回到祖国去以及他对这一点抱不抱有希望和信心，我也不敢肯定。”

“这是为什么？”史佩莱问。

“假如他肯定有一天会被救回去，他就会安心地等待那一天，就不会往海里扔纸条了。”

“可是还有一件事我不懂。”水手说。

“什么事？”

“假如这个人在达抱岛上流落了22年，纸条应是他多年以前写的，然而我们却发现它保存得很好。”

水手的话非常有道理。当他们发现纸条时，纸条看起来像是才写了没多久。另外，纸条上写的达抱岛的经纬度是正确的，从这点上看，写这张纸条的人一定是个不简单

的水手。

“看样子，这里还有许多问题没法解释。”史密斯说。“可是我们不能着急。只有等他愿意再说的时候，我们再听他说。”

但是接下来几天，陌生人只是拼命地干活，毫不休息。他总是在僻静的地方自己干，一句话也不说。他也从来不回花岗石宫吃饭，尽管大家多次邀请，他仍旧独自吃一些生蔬菜。即使到了晚上，他总是呆在丛生的树林下，从不回指定给他的房间。天气不好的时候，他就蜷缩在岩石缝里。

11月10日，天快黑的时候，正当大家聚集在平台上，突然陌生人奔到居民们面前来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异样的东西。陌生人的牙齿咬得格格直响，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支配下，他断断续续地说出许多令人惊奇的话来。

“你们有什么权利把我带到这儿来，逼迫我离开我的小岛？……你们认为我能给你们什么？……你们了解我的过去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干过什么吗？谁告诉你们我是被流放到那儿，而不是被遗弃在那儿？……你们相信我过去曾经是一个恶棍、曾经干过偷盗、杀人的事情吗？谁相信我是一个该死的家伙，只配像野兽一样生活，只该远远离开人类吗？你们知道吗？说！”

没有人去打断这个可怜人的话，大家只是静静地听他发泄。这些话好像是不由自主地从陌生人的嘴里流露出来一样。史密斯原想安慰他几句，可是才走了两步，就急忙倒退回来。

“不！不！”陌生人大叫道。“我问你们一句话。我到底有没有自由？”

“有！”史密斯大声回答他。

“那好，再见！”他说完就疯狂地跑了。

潘克洛夫、纳布和赫伯特追着陌生人跑到森林边缘，可他们根本追不上陌生人。

陌生人走后，居民们依然耕地种菜。半个月过去了，陌生人仍没有回来。第三次的麦子获得大丰收，收了整整4000蒲式耳。居民们用风磨把麦子磨成面粉、再做成面包。

当大家吃着香喷喷的面包时，依然不忘那个在森林里的陌生人。想到他还在野林里吃着喝着捕获猎物的生肉生血时，大家的心情就难以平静。

一天，赫伯特一个人到格兰特湖去钓鱼。他正钓着鱼，猛然间惊恐地呼叫起来：“救命啊！救命啊！”

其他人离得太远，没法听见。只有纳布和潘克洛夫听见了，急忙朝湖边拼命地跑去。

原来是一只美洲豹正向赫伯特扑来。

就在危急时刻，却没料到陌生人在潘克洛夫和纳布前面奔跑着。只见他纵身一跳，跳过了高地和森林之间的河流，跳到了对岸。

赫伯特看见豹子扑过来，忙闪在一棵树的背后。

就在豹子蹲身要向赫伯特扑过去的时候，只见陌生人手里拿着一把短刀向野兽猛冲过去。豹子见有人向他奔来，转身迎了上来。

陌生人身手矫健，他闪到美洲豹的项下，一手掐住它的喉咙，另一只手用刀子猛地向野兽的心口刺去。

几乎就在一瞬间，美洲豹被陌生人杀死了。陌生人正要溜走，大家已经赶到了，赫伯特拉住他说道：

“不！你不要走！”

史密斯向陌生人走来，看到他的衬衫撕破了，肩膀上被豹子的爪子抓伤了，鲜血正往下淌。陌生人看见工程师，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朋友，”史密斯感激地说，“你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们的孩子，我们欠了你一笔人情债。”

“我的生命？”陌生人吃吃地傻笑着。“我的生命算什么？一点也不值钱！”

“你肩上有伤。”

“一点也不要紧的。”

“把手伸给我好吗？”

正当赫伯特打算抓住陌生人那援救自己的手时，他却又叉起两手，沉下脸来，胸口起伏不定。看来他又准备逃跑。经过一阵沉默，他突然大声问：

“你们从哪里来？告诉我！”

工程师把他们离开里士满以后的全部经过简单地告诉了陌生人。陌生人全神贯注地听着。

工程师然后又一一介绍了史佩莱、赫伯特、潘克洛夫、纳布以及他自己。工程师又说，把达抱岛的这位新伙伴接回来，是他们到达林肯岛以来的最大安慰。

陌生人听了，涨红了脸，头低了下来，满脸羞愧之色。

“现在你该了解我们了吧！”史密斯说，“你能跟我们握握手吗？”

“不！”陌生人嘶喊道。“你们是好人！而我呢？我呢？”

真正面目

大家原先的猜测从陌生人最后的一句话里得到了印证。陌生人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然而他还在和自己的良心作斗争。虽然史密斯他们这些新朋友们热诚地接纳了他，但他却仍觉得对不住他们。自从他救了赫伯特之后，他就在花岗石宫附近活动。

生活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陌生人依旧单干，他也不和大家吃饭，高地的大树底下就成了他的栖身之处。他和伙伴们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一天，潘克洛夫又提出了他的疑问：“他为什么要把那张纸条扔在大海里呢？他为什么要人们去救他呢？”

“我想，”史密斯还是这样说，“他会向我们解释的。”

到12月10日，陌生人回到花岗石宫附近已经有一个星期了。这天，史密斯看见陌生人向他走来。

“先生，我请求你一件事。”陌生人平静而谦虚地对他说。

“朋友，请你相信我们。你有什么话就说给我听吧。”史密斯说。

陌生人浑身颤抖，双手捂着眼睛。

“先生，”他终于开口了。“我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史密斯说。

“你们在离这儿四五英里的地方有一个畜栏，能让我住

在那儿照料那些牲畜吗？”

史密斯注视着这个不幸的人，心中充满了同情。过了一会儿，他说：

“朋友，你住那儿恐怕不太合适，畜栏里的厩房只能住牲口。”

“我觉得那儿很好，先生。”

“你想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尊重你的自由。如果你觉得那里合适，你住那里也可以。但是我们随时欢迎你回花岗石宫来。既然你要住在畜栏里，为了让你住得舒服一些，我们一起去给你整理一下。”

“先生，我自己能够安排得很好。”

“朋友，”史密斯总是这样亲密地称呼陌生人，“这件事最好让我们来安排。”

“先生，谢谢你。”陌生人说完就走了。

大家一致同意工程师的提议，在畜栏里盖一所木头房子，并且想把它尽量弄得舒适些。

五个人马上带着工具到畜栏去。房屋不用一个星期就完工了，只等陌生人搬进去了。畜栏里现在已经有 50 多只羊了。房子就盖在离畜栏 20 英尺左右的地方，在那里就可以很方便地照看羊群。家具也为陌生人准备好了，桌椅床箱都有，还给他配备了一支枪、一些弹药和用具。

陌生人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史密斯他们为他准备的新居是什么样子。他留在高地上，每天辛勤地劳动，把土地翻耕得又平又细，就等着播种了。

畜栏终于在 12 月 20 日这天全部收拾好了。大家告诉陌生人晚上他就可以到那里去睡了。

大家吃完晚饭后正在聊天，突然听见有人敲门。原来

是陌生人。他一进来就说：“各位先生，在我离开你们以前，让我告诉你们我的历史吧。”

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这几句话是史密斯他们早已盼望的，他们显得很感动。

陌生人虽然声音沙哑低沉，但他说得很快，好像生怕一停下来就失去了说下去的勇气。

陌生人叫艾尔通，英国人。曾经是格兰特当船长的不列颠尼亚号的水手长，由于煽动船上水手叛变，在1852年4月8日，格兰特船长把他丢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就开船走了。

艾尔通并没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被抛弃后就化名为彭·觉斯，成了一群逃犯的头目。

1854年12月20日，由格里那凡爵士带领的寻找格兰特船长的一行人越过重洋，来到了一个爱尔兰农场。当时，彭·觉斯正在那个农场干活。从他们的谈话中，彭·觉斯知道了不列颠尼亚号遇险、格兰特船长失踪的消息。

格里那凡爵士那华贵的三桅船“邓肯号”引起了彭·觉斯极大的兴趣。他顿生歹意，立即编出许多谎言。格里那凡一行人就相信了他的鬼话，跟着他到了澳大利亚腹地。他同时暗地里串通了一群逃犯，策划劫持了“邓肯号”。

彭·觉斯由于一件偶然的事件，暴露了真面目，格里那凡一行人也因此得以死里逃生。格里那凡爵士本来要把彭·觉斯交给当地官方处置，由于他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在他的请求下，格里那凡爵士就把他遗留在大太平洋中达抱岛这个荒岛上。格里那凡爵士临离开岛时说，将来他们会来接他的。

艾尔通被孤零零地抛在荒岛上。开始他企望通过辛勤

劳动来洗清自己的罪孽。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等待中的孤独终于压垮了他的意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逐渐变成了一个野人！

艾尔通一口气说完这些，就默默地站在一边，等待着接受新的最后判决。

史密斯站起来说：“艾尔通，我们认为你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赎清了过去的罪恶，已经得到了宽恕。那么现在我问你，你愿意做我们的伙伴吗？”

艾尔通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平静地拿起行李，和大家告别了。

“朋友，请你再稍等一下，我再问你一句话。”史密斯说，“你是不是曾经写了一张纸条，装在瓶子里，把它扔到了海里？”

“纸条？装在瓶子里？”艾尔通摇了摇头，“我从来没有把什么纸条扔到海里。”

他说完就鞠了个躬，转身走了。艾尔通刚才的话让史密斯及其伙伴们如坠五里云雾之中。

很快又到了1867年1月。畜栏里的牲畜让艾尔通饲养得膘肥体壮。为了减少艾尔通的寂寞，史密斯他们经常去看他。时间一久，大家便感到从花岗石宫到畜栏远了点。有时纳布做了点什么好菜，想通知艾尔通都有点不大方便。

史密斯酝酿着一个计划，就是在畜栏和花岗石宫之间架设电线，安上通讯装置，沟通两地的联络。史密斯一说出这个计划时，大家兴奋不已，就动手干了起来。

细长的铁丝是利用天然瀑布为动力拉出来的。有了铁丝，史密斯去制造电池，让同伴们去架线。锌皮在遗物角拾到的大木箱里有，硝酸和钾碱也有。电池很快就做好了。

最后，工程师用导线和磁铁做成了收发报机。

一切准备就绪。2月2日这天，工程师从花岗石宫这头发了一个电报给艾尔通，向他问好。艾尔通马上作了回电，效果令人非常满意。大家都非常兴奋，特别是潘克洛夫，捧着电报匣子，摸这摸那的。以后他几乎就包下了收发报的事情，像个正规的电报员。

日子过得飞快，岛上的居民们又迎来了第四次麦收。这次麦收把粮仓都堆冒尖了。赫伯特拍下了许多风景照，放大后用来装饰石宫。

3月26日是个特殊的日子，移民们在岛上整整流落了两年。尽管现在的日子过得像模像样，但一缕缕乡愁牵动着每个人的心。两年来没有一片帆影从岛边经过。故乡啊故乡，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你的怀抱呢？

一天晚上，史佩莱提议道：“我们应该再去一趟达抱岛。万一格里那凡爵士来接艾尔通，我们就可以回国了。况且艾尔通现在在我们这里，我们必须在那儿留下记号。”

把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乘风破浪号”于4月14日又动身往达抱岛去。艾尔通没有跟着去，留在了岛上。大家决定让艾尔通留守花岗石宫。

4月16日，“乘风破浪号”斜向驶往爬虫角。由于逆风而行，他们花了整整一天才到。他们在爬虫角抛锚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天亮时，他们沿着西岸前进。移民们曾经到过这片美丽的森林海岸，对它并不陌生，他们尽量靠岸前进，以便把一切看得清楚些。

这部分海滨到处是奇形怪状的岩石，高低不平，有的只有20英尺，有的比300英尺还高。

这一带的风景确实不错。岩石之间似乎搭着桥梁。有

的地方拱门一个连着一个，有的地方巨大的洞窟非常雄伟，有的地方石柱、尖塔和拱门比任何“哥特式”教堂还好看。这里许多自然界的天然杰作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景观令一行人看得目瞪口呆。然而托普却对着玄武岩的峭壁狂吠，从那儿传回来奇怪的声音。

工程师觉得托普的叫声有些异样，建议把船向岸靠近一些行驶。于是“乘风破浪号”就贴着乱石前进。

第二天早上，风加大了，潘克洛夫吩咐张起帆前进。“乘风破浪号”很快向北颞角驶去。

“猛烈的西风恐怕又要刮起来了。”船长潘克洛夫说，“昨天傍晚时天边一片通红，今天早上又有马尾云出现，这个兆头不好。”

“那我们赶快到鲨鱼湾躲一躲吧。”史密斯说，“我想那里有可以避风浪的地方。”

“这部分海面好像布满了礁石。”赫伯特说。

“潘克洛夫，”史密斯说，“我们听你的，你认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放心吧，史密斯先生，”潘克洛夫说，“我会尽力想办法的！我宁死也要保护好乘风破浪号。”

“离颞骨角还有多少英里，史密斯先生？”赫伯特问。

“大概还有 15 英里。”史密斯答道。

“看来 12 点钟的样子，我们就可以到达颞骨角那里了。倒霉的是，那时刚好赶上退潮，海水正往海湾外面流。如果再加上风浪，恐怕不容易进去。”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在颞骨角附近抛锚呢？”史密斯问。

“绝对不行。那样非搁浅不可。”水手叫道。

“那么该怎么办呢？”

“只有先想法子停泊在海面上，等涨了潮再说。如果运气好，傍晚七点钟的时候，争取能够进港，否则，我们就只好整夜停在海面上，等太阳出来再进去。”

“假如海滨有一个灯塔就好了。”水手说，“这样行船就容易多了。”

“亲爱的塞勒斯，”记者说，“我想起来了。那次要不是你们烧起篝火，我们就难以回到林肯岛了。”

“火？”史密斯听了记者的话以后，感到非常惊奇，“什么火？”

“就是上次我们从达抱岛归航时，我们找不到方向了，正在着急时，不是你们在眺望岗上燃起一堆火给我们引航吗？”

“那天晚上我绝对没有燃火。”工程师肯定地说道。

这下史佩莱和史密斯心里都充满了疑问。

如此看来，岛上肯定另有秘密。他俩都急于破解这个秘密。

4月下旬的一天，大家都聚在眺望岗上。

“朋友们，我有责任提醒你们，在这个岛上发生了许多神奇的事情。”史密斯郑重地向大家说。

接着他从自己掉进海里被人救起、托普在风暴雨里送信说起：“我那时能自己走到那里的沙丘吗？托普从来没有在林肯岛上生活过，它怎么会找到我们的？托普和儒艮搏斗时，儒艮死了，是什么给它划下的伤口？又是谁把铅弹打进了小野猪的身体？”

一个一个的谜团，大家听得呆了。史密斯干脆把百宝箱不是偶然搁浅、平底船是那么凑巧地漂过来、艾尔通根

本就没写过纸条等等疑问都提了出来。

大家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不得不承认，岛上确实存在着秘密。

史密斯还把托普有时奇怪地在沟通花岗石宫和大海之间的那个井口旁乱走这件事也告诉了大家。史密斯虽然曾经把井底探看过一遍，却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

由于这次的谈话，大家决定暂时不去达抱岛，等冬季过后把林肯岛彻底搜查一遍。

这个冬天在平静中过去了。尽管这样，这些怪事还是经常成为花岗石宫里的话题。本来史密斯他们一直坚持要彻底搜查一下林肯岛，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使得他们的计划改变了。

侦探海盗船

这时已进入了10月。岛上的春天来得格外的早，林中的许多树木都吐出了嫩芽。

赫伯特摄影的欲望又萌动了，他早就想拍一张联合湾的风景照片。

赫伯特准备从花岗石宫的窗口上拍摄。从这里望出去，整个港湾尽收眼底。照片拍出来了，但是底片上却有一个看不清洗不掉的黑点。出于好奇，赫伯特拿了一个放大镜来研究这个黑点。“史密斯先生，你来看这是什么？”赫伯特突然大叫起来。史密斯用放大镜刚看那黑点，马上就抓起望远镜从窗口望去。“船！”他的心一阵狂跳，“一只船！”

大家用望远镜轮流地看，只见远处20英里外的海面上有一艘船，但是却看不清楚。

两年多来，岛上的移民们日思夜盼能够看到一片帆影，但都失望了，今天竟出现了奇迹。难道他们就要结束荒岛生活了吗？

“会不会是‘邓肯号’？”赫伯特突然说。

“可能吧，”水手说，“也许是格里那凡爵士来接艾尔通的。”

“那我们快点通知他。”史佩莱说。

接到电报后，艾尔通很快来到了花岗石宫。他颤抖地用望远镜朝海面望去，一动不动地望了几分钟，然后说：

“真是一只船，不过我不敢肯定这那是‘邓肯号’。”

艾尔通告诉大家，‘邓肯号’是一艘邮船，非常漂亮，很容易辨认。

在观望中，只见船正向林肯岛驶来，看样子是想靠近小岛。此时天快黑了，大家感到很不安，不知道要不要生篝火给那只船引航。

“黑旗！黑旗！”

黑旗是海盗的标志。糟了！

顿时，每个人都感到不祥正向他们袭来。他们都知道，海盗是最凶残的敌人，又都是最好的水手。假如海盗真向他们驶来，必定凶多吉少。

“朋友们，”史密斯说，“这只船或许只是想在沿岸看看，他们不会上岸的。但是我们最好隐蔽起来。艾尔通和纳布去把眺望岗上的风磨拆下来。花岗石宫的窗户也要遮起来，一切都要隐蔽起来。”

“船怎么办？”赫伯特说。

“已经藏在气球港了。”潘克洛夫答道，“我想那些海盗没法找到它的。”

“朋友们，”史密斯神情严肃地说，“假如这些海盗想要霸占林肯岛，我们一定要保卫它。你们说是不是？”

“对，”史佩莱答道，“林肯岛是我们的海岛，我们应该用生命来保卫它。”

工程师同大家紧紧地握手，大家一切都听从他的指挥。

天黑了下來。海上布满了乌云，天上没有星光，岛上没有火光。死一般的沉寂中潜伏着巨大的不安。

突然，只见一道火光一闪，隆隆的炮声传了过来，宁静被打破了。接着，又听到哗啦啦的铁链声。那只船在联

台湾抛锚了。

“史密斯先生，”艾尔通说，“让我先去侦探一下他们的实力吧。”

“但是……”史密斯犹豫不定，“那样做可是非常危险的，况且你没有这个责任呀。”

“不，我认为我也有责任。”艾尔通说道。

“你是不是坐小船过去？”史佩莱问道。

“不，坐船会被他们发现的，我泅水过去。”

“你知道那船离岸有一英里多吗？”赫伯特说。

“我的水性很好，赫伯特先生。”

“这样做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你知道吗？”工程师再次提醒道。

“我不怕，”艾尔通说，“请你答应我，史密斯先生。这是给我获得新生的机会。”

“好，我答应你，艾尔通。”工程师知道，如果不同意他的请求，艾尔通会很伤心的。

“我跟你一起去。”潘克洛夫说。

最后大家决定，让潘克洛夫去接应艾尔通，其余的人暂时呆在花岗石宫里。

艾尔通的水性果然非常好，半个钟头后他就游到了船边，顺手扯下船上的一套水手服，穿在身上后混进船中。只听他们说道：“这条“飞快号”真是快极了。”

“鲍勃·哈利万岁！”

“船长万岁！”

艾尔通吃了一惊。他是认识鲍勃·哈利的，他们以前相识，可出乎他的意料的是，鲍勃·哈利成了海盗了。

船上的水手们在喝酒，艾尔通乘着他们不注意，把船

上侦察了一通。“飞快号”上共有50多个人，装备有4门大炮。

50人对6人，力量对比太悬殊了。艾尔通准备牺牲自己，把这些为非作歹的家伙连船炸掉。

艾尔通从枪架上取下一支左轮枪，走到后面的火药库门边。

“你在这儿干什么？”灯影里有个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艾尔通回头一看是鲍勃·哈利。鲍勃·哈利显然也看出了艾尔通的企图，两个人扭在一起。

“来人呀！”鲍勃·哈利叫喊起来。

其他海盗闻声跑来。艾尔通看形势不妙，一枪打倒一个，然后自己跳入海里。海盗们朝水里开枪，但是艾尔通已从水底下游出去了。

小船回来了。艾尔通肩膀受了点轻伤，潘克洛夫一点事都没。看到他们平安回来，大家非常高兴。艾尔通把经过说了一遍。

惊动了海盗，大家的处境更危险了。海盗知道岛上有人，他们会全副武装，不顾一切地强行登陆。海盗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好吧，他们会付出代价的！”记者说。

“我们这次能不能逃脱，史密斯先生？”赫伯特问。

“只要我们沉着应付，会有机会的。”工程师答道。

大家虽然面临着生死关头，这一夜却平安无事。海盗们似乎不准备登陆，也不再有什么动静，仿佛他们已经拔锚启航离开了。

海岛激战

天亮的时候，可以看到‘飞快号’像一团黑影一样泊在海上。原来由于雾大，海盗不敢轻举妄动。

工程师认为应该设法给海盗一个海岛上人很多的假相。工程师做了分派，把人分成三路：一路把守石窟，一路把守红河口，一路放在小岛上，以阻止海盗登陆。

“我们既要阻止他们登陆，又不能暴露自己。弹药既要舍得用，又要看准了再放。争取一个人打死八九个敌人，把他们全部干掉。”

史密斯非常镇定地布署战斗任务。分工后大家各就各位，艾尔通和潘克洛夫守安全岛，史佩莱和纳布埋伏在红河口，史密斯和赫伯特留守花岗石宫。

雾散后，‘飞快号’上7个人乘着一条小船向林肯岛驶来。

“砰！砰！”艾尔通和潘克洛夫同时开枪，击毙了两个海盗。但是海盗也开了一炮，打得岛上的岩石碎石飞进。

小船靠着大炮火力掩护前进。当它进入红河口时，两个海盗又倒在了纳布和史佩莱的枪口下。小船赶紧逃了回去。

海盗们又放下一条船，一共是13个人，好像准备决战。

第一条船驶近时，艾尔通和潘克洛夫又是两枪，海盗们慌忙渡过海峡，藏进石窟。

小岛被海盗们占领了。

第二只小船上的海盗又被史佩莱和纳布打死两个，小船撞上了礁石。船上剩下的6个人举着枪向遗物角跑去。

登上小岛的海盗被艾尔通和史佩莱打倒两个。他们赶快跳到船上逃走了。

这时‘飞快号’循着小船走过的路线开进了海峡。

移民们现在都隐蔽到了花岗石宫里，枪炮声隆隆响起，石宫被滚滚浓烟所包围。突然，从屋门飞过来一发炮弹，花岗石宫里顿时硝烟弥漫。

狡猾的海盗发现了他们的住所，危险太大了。现在已无路可退，只有拼死一战了。

正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飞快号’突然被一股巨大的水柱抛起来，摔成两片，船和人都沉入了海里。

“船完了！”大家一阵狂喜。

他们从升降梯下去跑到海滩，只见沉船的圆木、箱子、杂物等漂浮在水面上。

“还有6个海盗已经登陆了呢。”史佩莱提醒道。

见暂时还没有什么动静，大家便把沉船的圆木拖了上来，巨大的风帆一点都没有坏。登陆的6个海盗不知到哪儿去了，战斗结束了。

10月30日，纳布偶然从沙滩捡回来一块铁筒的厚片，上面带有爆炸的痕迹。史密斯仔细地看了一下铁筒，然后对潘克洛夫说：

“你认为‘飞快号’不是撞沉的吗？”

“‘飞快号’绝对不是撞沉的，”水手道，“因为我知道海峡里没有礁石。”

“‘飞快号’沉没之前被一股巨大的水柱抛起。你知道

这股水柱是怎样造成的吗？”

“不知道。”水手说。

“就是它。”工程师指着手里的铁筒说。

“它？”水手惊奇的说。

“对！这个铁筒就是水雷的残片。”

“水雷！”大家更加困惑不解了。

那么水雷是谁布的呢？

“朋友们，”工程师说，“现在我敢推断，这个岛上肯定有个神秘的人。这个人也是遇难后流落在荒岛上的。我不知道他暗中多次帮助我们目的是什么。并且这个人有卓越的才干。当我从气球上掉下来的时候，肯定是他把我救起来的。写那张纸条放在瓶子里，以便让我们知道艾尔通下落的人也一定是他。就连我们在遗物角拾到的那只箱子、燃烧篝火给我们引航、布置水雷炸毁‘飞快号’等等这些事情都是这个神秘人干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我们实实在在地受了他的恩惠。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还清这笔人情债。”

史密斯接着又说下去：“我们以前有很多谜，但只要找到这个人，所有的谜就能迎刃而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去把这个恩人找出来呢，还是不去惊动他。”

“主人，”纳布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找他。但是，如果他不愿出来，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虽然如此，”记者说，“我想我们应该表示出我们寻找他的心意。”大家一致赞同史佩莱的意见。

少年重伤

自从海盗出现以后，岛上的宁静被打破了。现在岛上除了6个海盗外，还有一个神秘的人。

大家决定对全岛来一次大搜索，除了消灭6个海盗以外，同时还要寻找那个神秘的人。武器干粮都准备好了。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去气球港看“乘风破浪号”，发现它被人动过了。潘克洛夫猜想是海盗们想用它偷渡，但不知怎么又放弃了。

“得把船置于我们的看管之下。”潘克洛夫对船极不放心。

当晚，他们打了一个电报给艾尔通，但是却没有回电。又打了一个电报，还是没有回音。

“艾尔通肯定出事了！”史佩莱担心地说。

“到那边去看看！”史密斯说。

除了纳布留下外，其余的人都全副武装地走了。

他们在路上看到电线杆倒在地上，电线也断了。

四个人担心艾尔通的安危，急忙向畜栏跑去。托普在前面狂叫着，林间的畜栏露了出来。

托普突然大叫起来。

“砰！”赫伯特被打倒在地上。

“可怜的孩子！”潘克洛夫扑向赫伯特。这时，一颗子弹打掉了史密斯的帽子。罪犯来不及开第二枪，就已经被

史密斯的尖刀刺倒了。

子弹从赫伯特第三根肋骨和第四根肋骨之间穿过，情况相当严重，大家把他抬到床上。赫伯特因失血过多而昏迷不醒。

史佩莱是通讯记者，见过战地救护人员抢救伤员，懂得一点医术。他当即给赫伯特进行治疗和护理。但是赫伯特的伤势实在太重了。

史佩莱首先擦洗伤口。由于没有药，只好用冷水来控制发炎。

10天之后，赫伯特终于睁开了眼睛。他太虚弱了，连话都不能说，只是微微一笑，以便让大家不要担心。

11月29日晚上，只见托普脖子上挂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张纸条。打开看时，上面写的是：

高地遭到海盗侵袭。纳布

情况紧急，大家只好把赫伯特抬起来，准备赶回花岗石宫。

大家要到达花岗石宫时，纳布从浓烟中跑出来，喊道：“先生！”

但他看到的是没有血色的昏迷的赫伯特。

大家感到非常痛楚。高烧把不省人事的赫伯特折磨得几乎没气了。史佩莱有些慌乱。

“要是有人宁就好了。”史密斯喃喃地说。

少年的生命已危在旦夕。史密斯焦急不安地走来走去。

“上帝，救救我们的孩子吧！”潘克洛夫只是一个劲地祈祷。

12月8日，大家都认为赫伯特就要离开他们了，不忍心看他临死前的挣扎，便走出了他的房间。

半夜里大家被赫伯特的尖叫声惊动了。大家跑到少年的床边，准备和他告别。

但是天亮时，潘克洛夫却发现桌上放着一个匣子。标着：硫酸奎宁。又是他，来得这样及时！

少年得救了。当新年到来的时候，赫伯特已能走动了。

2月15日，大家又决定远征。艾尔通毫无音讯，大家时刻都在想念着他。这次远征的目标便是针对5名罪犯的。

4天的远征结束了，但却毫无所获。

大家又担心那些海盗占领了畜栏，就到那里去看情况。这次他们小心翼翼地向着畜栏逼近。

但是他们却没有遇到海盗。

当潘克洛夫推开虚掩的畜栏门时，一个海盗都没有。

他们又翻过栅栏，里面同样没有声音。于是他们轻轻靠近木屋，从窗户望进去，只见艾尔通衣衫破烂地躺在床上。

他似乎睡着了。他的脸色显示他经受了长时间的折磨。他的踝部和腕部都有很多伤。

“艾尔通！”工程师抓住他的胳膊叫道。

艾尔通睁开眼睛。“是你们？”他叫道。

“艾尔通！是我们！”工程师说道。

“这是哪里？”

“在木房子里。”

“他们会回来的！你们快做好准备！”艾尔通又晕了过去。

史密斯叫大家把车拉到畜栏里然后把门关上。

当记者、潘克洛夫和纳布来到栅栏门口时，只见托普正在狂叫。三个人握着枪，跟着托普向右奔去。到了小溪

边，只见月光下河边躺着五具尸体。

天亮后，大家带着艾尔通来到河边。艾尔通立刻认出这五具尸体正是那五个海盗。

“感谢你们救了我！”艾尔通说。

大家弄得莫名其妙。当史密斯把情况告诉艾尔通时，他也弄糊涂了。

他们再次观察五具尸体，发现除了额头、胸部各有一个红点外，并没有其它伤痕。

“他们是被一种闪电武器击中的。”工程师说。

“那是谁打的呢？”水手问。

“岛上的正义复仇者！”工程师说。

“这个人不但救了艾尔通，而且把我们做不到的事都替我们做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不用说，这个“他”就是那个神秘人。

寻找神秘人

林肯岛上的居民们又过上了和谐安宁的生活，只是那个有着神奇力量的人一直牵扯着他们的神经。

移民们继续辛勤而愉快地劳动着，岁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他们逃离出来已有整整三年了，他们非常想知道祖国和家人的情况。

想起南北战争这场可怕的灾难，他们心中充满了忧虑。他们认为北方的正义事业肯定会获得胜利，内战应该结束了。他们渴望回到祖国去，回到文明的世界去，渴望见到自己的亲人。

小岛远离大陆，要回去就必须有很大的船，对造这样大的船工程师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他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到达抱岛上去留下关于艾尔通的信件。

“乘风破浪号”，已经没法用了。他们准备在开春之前把造船的一切准备做好，并且把船造得大一点。他们推测苏格兰邮船有可能已经到过达抱岛，由于找不到艾尔通就回去了。这样就只有靠自己回到大陆去了。

潘克洛夫算了一下，造一艘 250 吨到 300 吨的船至少要七八个月，考虑到由于冬天到来给造船带来的不便，新船最早也要到明年 11 月才能下水。

“11 月正是航海的好季节。”史密斯说。

“那么你就快点去设计船的图样，史密斯先生。”潘克

洛夫说，“到时艾尔通肯定是个得力的好帮手。”

工程师的计划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移民们因为以前造过船，尽管现在要造一只二三百吨的大船，但他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造船工作马上付诸行动。所有的人都参加了。严冬就要到了，大家争分夺秒地抓紧室外工作。

6月份，一场寒风夹着大雹子席卷了整个海岛，大家把‘飞快号’上拾起的索具和风帆收到石宫里。天冷了，工作转到了室内。

9月7日这天，史密斯发现有一缕蒸气从火山口升向天空，火山又活动了。

“火山会不会爆发？”大家非常担心。

“很难说。”工程师说，“火山爆发、地震都有可能发生。我们的造船速度得加快。”

山顶上的蒸气变成了浓烟，移民们在加紧造船。到9月底，船骨和肋材都完成得差不多了。

尽管造船很累，但大家觉得很开心。

一天晚上，电报铃声突然大作，这就有点奇怪了。因为忙于造船，已经有好几天没人去过畜栏了。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他？”潘克洛夫眉头一挑。

“有什么事？”史密斯立刻发报。

“立刻到畜栏来。”回答的字码这样写着。

“终于找到他了。”工程师高兴地说。

大家兴奋得忘记了疲劳，立刻动身到了畜栏。木屋里是漆黑的，推门进去，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大家点上灯。赫伯特立刻指着桌子说：“一张纸条！”

纸条是用英文写的：沿着新电线一直往前走。

这时雷雨交加，大家冒雨而行，在一根电线杆旁发现了一根新线，这根新线包着绝缘体，放在地上。他们顺着电线来到西边大洋上的峭壁。电线从峭壁伸入了海里。大家惊呆了。

工程师让大家等待。午夜之后，潮水退去，露出了一个大洞口。电线拐进了开阔的洞内。

洞内水很深，泊着一只小船，不用说这是为他们准备的。他们跳上船，进入漆黑的洞里。

突然，一个洞窟在光芒中出现了。头顶上 100 英尺高的地方是一个圆形的拱顶，用无数的玄武岩石柱支撑着，其豪华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歌剧院大厅。光芒从远处的水面照射过来。划到前面，这里相当宽阔，海水变成了平静的湖。一个长约 250 英尺的像支雪茄烟的东西浮出水面来，亮光就是从它那儿发出来的。

“就是他！”史密斯激动地说。

移民们来到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厅里，里面的装饰典雅华贵，雕花的大橱里摆放着稀有的工业品、珍贵的矿物标本以及华美的艺术品。柔软的天鹅绒沙发上躺着一个人，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史密斯他们进来。

史密斯上前一步说道：“尼摩船长，是你要我们来的吗？我们来了。”

沙发里的人微微一怔，站了起来。这是一个胡子花白的老人，高高的前额，长发拖到肩上。他面貌端正，目光炯炯。

“先生，我没有名字。”老人说。

“但是我知道你。”史密斯说，“还有这只潜水艇。”

“诺第留斯号。”老人微微一笑。

“就是它。十多年前，从‘诺第留斯号’上逃走的法国人写了一本叫《海底两万里》的书，披露了你的秘密。”

“我在这里已独自呆了30年了。”船长叹息道。

“大家都不理解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每次遇到困难，都是你帮助了我们。”

“是我。”船长摆摆手，示意他们用不着说什么感激的话。

“我老了。”船长接着说下去，“我想告诉你们一个故事。”

大家都倾听船长要说什么。

“我小的时候曾经是印度国王的儿子——达卡王子。10岁那年，为了祖国和我的未来，父亲把我送往欧洲接受全面的教育。

“我痛恨一个国家——英国。我热爱祖国，然而英国殖民者却奴役着我们的人民。1857年，我组织的那次抗英运动失败了……虽然我逃了出来，但我的家人却被殖民者杀害了。因此我痛恨这个世界！后来我就和20多个好朋友带着一些财产从大陆失踪了。我们来到了太平洋一个荒岛上，造了‘诺第留斯号’。水底下有无穷无尽的宝藏，没有世间的是非丑恶。我们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岁月流逝，我的朋友们相继死去，现在轮到我了。”

尼摩船长叹息一声，又说：“6年前我们开进了这个山洞。由于火山的作用，潜水船被上升的玄武岩堵在了洞里。在我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天意让我认识了你们这些好人。”

船长已经老了，就在他静静地等待着回到他的伙伴们那里去的时候，却无意中遇到了从南军俘虏营里乘气球逃

生的史密斯这些人。

他本来想避开这五个人，但同情心使他去关注这几个一无所有的人。但他不打算暴露自己。后来他发现这些人诚实勇敢，互相关爱，就情不自禁地去关心他们的疾苦。由于他有潜水衣，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石宫内的井底，倾听他们的谈话，了解他们的情况。

这些正直的人改变了尼摩船长对人类的看法。他救活了史密斯，救出了托普，还有，把箱子放在遗物角、把水雷放在海峡炸掉‘飞快号’、给移民们送药以及打死五个罪犯等等这些大家感到神秘的事情都是尼摩船长干的。移民们心中的疑团现在全部解开了，但尼摩船长却不在乎这些。

“好了，现在你们一切都明白了。”尼摩船长说，“我快不行了，对你们有一个请求。明天我留在‘诺第留斯号’上，请求你们一定把船上的进水阀打开，让它沉入水底。我将和我的同胞们长眠在一起……还有……那边有个保险箱，里面有我的纪念品，大部分是钻石和珍珠，送给你们。”船长说完这些，已是气喘吁吁。

第二天早晨，居民们和船长告别，十分不忍地打开了潜水艇上的进水阀。

回归陆地

为了纪念尼摩船长，他们把这里叫做达卡洞，大家出到洞口，又怕小船受到海水的冲击，就把它拉回洞里的沙滩上。

暴风雨停了。史密斯一行人离开了洞窟，往畜栏而来。一路上，大家几乎都保持着沉默。他们在洞中的所见所闻——那个尼摩船长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曾经给过他们许多帮助的人现在已经离开了人间。他们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孤单。

一八七八年一月一日，荒岛遭到了一场大暴雨的袭击。火山又要爆发了。艾尔通趴在地上倾听，远外传来隐隐的隆隆声。

“朋友们，”艾尔通站起来说，“赶快造船吧，火山在响了。”大家拼命地干活，锯的锯，装的装。

“山口起火了！”赫伯特从眺望岗上跑回来告诉大家。

火山口像一个巨大的火把，照亮了整个荒岛。无数的火舌和火星四溅开来，如同放焰火一样。

天空中下了一阵带有火药味的“黑雪”，说明火山的底部正发生着激变。史密斯知道情况变得十分严重了。

史密斯决定去一趟达卡洞。

小船依然在那里，他们乘船到了洞穴深处，只见石壁上一小股一小股的蒸气从石壁的缝中钻出来，散发出难闻

的气味。石壁上还有几处大裂缝。

史密斯回来召集大家说：“朋友们，危险就要来到。我把尼摩船长临终前的话告诉大家。他告诉我，林肯岛不久就要崩溃。达卡洞一直延伸到火山底下。火山的中央管道和洞窟只隔着一层石壁，现在石壁已经开裂，到时海水就会灌进去。”

“太好了！”赫伯特说，“让海水把火山浇灭吧！”

“不，正好相反。”工程师说，“如果那样，林肯岛就要彻底炸飞。”

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水灌进热度高达几千度的火山内部，立刻就会变成蒸气。这种膨胀的蒸气是无法控制的。

岛上的移民们处境非常危急，只有把船造好才是惟一的生路。

2月23日凌晨，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火山爆发了。亿万斤重的火山堆被抛散到火山附近的平原上。一股滚烫的岩浆涌过来，吞没了畜栏。森林着火了，浓烟滚滚。

岩浆流进了格兰特湖，激起一片片蒸气。没多久，冷却的岩浆成了一座礁石。

情况万分危急，岩浆的洪流侵到了眺望岗！移民们恨不得新船马上就造好。

“提前下水！”史密斯果断地做出决定。本来定于3月9日下水的新船，8日晚上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就下水了。几分钟后，林肯岛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

在海岛爆炸的一刹那，6个人以及狗都被抛进了大海里，值得庆幸的是他们都没有受伤。他们先后爬上海中的一堆礁石上，用一点可怜的粮食就在岩石洼处的积雨里度过了9天。

3月24日，就在他们被饥饿逼向死亡的时候，艾尔通抬头看见水平线上出现了一个黑点。他勉强站起来，举起骨瘦如柴的手向黑点挥动。那个黑点向礁石而来。

“邓肯号！”艾尔通叫了一声就昏倒在地。

当史密斯他们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舒适的船舱里。

“我们在哪里？”水手问。

“在‘邓肯号’上。”艾尔通告诉大家。

这正是‘邓肯号’，只是指挥船的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子——罗伯特。

几十年过去了，艾尔通罪孽已满，罗伯特是奉命来接他回去的。

罗伯特说他们看到了达抱岛上留下的信，这才把船开往林肯岛的。

“什么，信？”史密斯接过罗伯特递来的信一看，知道是尼摩船长写的。“原来是他冒着危险驾着“乘风破浪号”去给我们送信！”潘克洛夫这才恍然大悟。

大家摘下帽子，默默地感谢这位已故的救命恩人。

艾尔通把一只保险箱递给工程师。原来艾尔通冒着生命危险保住了尼摩船长珍贵的纪念品，他们都为他的行为而骄傲。

‘邓肯号’日夜不停地驶向大陆。

半个月后，三年多前乘气球逃难的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正义战胜了邪恶，北军胜利了，人民又可以过上和平的生活了。

回来的移民们用尼摩船长的财宝在衣阿华州购买了一片土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地劳动，建立幸福的家园。为了纪念荒岛上那段难忘的日子，他们把这片土地上的一

座山命名为富兰克林山，把一个小湖命名为格兰特湖。

曾经流落在荒岛上的几个伙伴，发誓永远生活在一起。大家对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满希望和信心。

自从史密斯他们居住在这片土地上以后，经常有客人来访问，而最常来的有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夫人，约翰·孟格尔船长和他的夫人玛丽·格兰特，罗伯特·格兰特和麦克那布斯少校。史密斯总是和客人谈及尼摩船长如何援救他们，他们对安息在林肯岛——如今只是一堆被海浪冲击的花岗石——尊敬的船长充满了感激和怀念。

机 器 岛

神秘引路人

扬鞭声起，马蹄声落，一辆陈旧破烂的马车载着四位演奏家急急忙忙赶往火车站。车到坡路上，马车夫驾驭马车的本领不高，一不留神，马倒车翻，四位演奏家立时被抛出车外。这一抛，可让他们吃足了苦头，虽然是皮外伤，但还是免不了鼻青脸肿。不幸中的万幸，他们吃饭的家伙——乐器完好无损。四位演奏家受了委屈，一时之间牢骚满腹，口中骂骂咧咧，怨天尤人，自己和自己过意不去。

苦头吃得最多的是那位马车夫，马倒车翻这一惊变把他的脚骨都摔脱了臼，路是不能再走了，再驾车那简直是妄想。他也认栽，谁叫自己功夫不到家。这四位演奏本来是急着赶火车到圣地亚哥的，也就是后天吧，他们要在那里举行一次演奏会。他们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了路程。他们昨晚从旧金山出发，就在离圣地亚哥只有 50 英里的地方，糟糕的事情被他们遇上了——火车在巴夏尔被迫停车，前方突然洪水泛滥，火车无法通行。没办法，四位演奏家要急着赶路只好在周围的一个村子里找了一辆破旧的四轮马车，付了马车夫一笔钱，把行李放在火车上，带上乐器乘

马车赶路。紧接着他们四位又遭遇了马倒车翻的惨事。这四位演奏家真是祸不单行，这几下折腾得他们欲哭无泪，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左右为难，进退维谷。要知道他们离圣地亚哥还有 20 英里。这四位演奏家平常只跟演奏打交道，至于其它琐事他们可不是很精通，平时养尊处优惯了，现在，面对眼前这件必须解决的事情，他们显得束手无策。在他们眼里这 20 英里路可不能小看，这可是一段很长的距离呀。

这四位演奏家在音乐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从他们手中拨弄出来的声音让人听了那真是一种享受。他们凭自己在音乐演奏这一方面的真才实学，赢得了许多受之无愧的荣誉和称号。很多美国富豪绅士都很敬重他们，给他们四人冠之“四重奏”，每个人都有琴弓王子、四弦皇帝之称。鲜花和掌声一直陪伴在他们的身边，同样他们的身价也很高。

这四位大红大紫、赫赫有名的演奏名家依次是：

伊凡尔内，小提琴家，32 岁，身材高瘦，金黄色的卷发，有一双又蓝又大的眼睛，手臂修长，天生适合拉提琴。他仪态文雅，很在乎自己的形象，是个很乐观的人。

弗拉斯戈莱，小提琴家，30 岁，个子不高，肥胖的身材，蓝眼睛，长鼻子，戴着眼镜。他面善心慈，待人很真诚。

潘希拉，最擅长拉中提琴，27 岁，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伙子。他很风趣也很健谈，有点顽皮。

赛波斯蒂·邵恩，大提琴家，55 岁，又矮又胖，脾气急躁。他很有音乐天赋，他在演奏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巧。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 8 点钟，四位演奏家还被搁置在加利

福利亚这条荒野的路上，马车依然躺在坡路边。弗拉斯戈莱问马车夫：“我们现在是在哪里？”

“离弗来西只有5英里。”

“那里是个火车站吗？”

“不，它是一个接近大海的村庄。”

“弗来西有没有旅馆？”

“有，我还打算在那里换马呢。”

“怎么走？”

“一直走就能走到弗来西。”

“还等什么呢？赶路！”邵恩朝同伴喊道。

“还有这位可怜的马车夫呢！我们不能撇下他不管。”潘希拉有点着急。

“你是不是走不动了？”

“是的，很糟糕，我的脚骨脱臼了。再说我也不会丢弃我的马车。”

“我们一到弗来西就会想方设法来帮你脱离困境。”弗拉斯戈莱说。

马车夫在潘希拉和弗拉斯戈莱的搀扶下走到一棵大树下。“四重奏”给马车夫留下一壶酒，拿起他们的乐器往弗来西赶去。

他们的运气并不是很好，天上的乌云遮住了月亮，月光稀少，道路并不好走，走得比较艰难。要知道这四位演奏名家还是第一次在荒山野岭上走这样的夜路。道路坎坷不平，崎岖坑洼，给他们出了不少难题。

他们肩并肩、脚步挨脚步地走进了一片茂密的树林。走着走着，潘希拉忽然驻步不前。

“怎么了？”弗拉斯戈莱问道。

“情况不妙，前方有危险。”潘希拉声音有点颤抖。

“什么危险？”弗拉斯戈莱又问。

“不清楚。”

四位演奏名家你看看我，我瞧瞧你，不知所措。

这时月光钻出云缝，树林里方圆百步的东西都看得见了。

这时四位演奏名家都看清楚前面的危险是什么了，是一头大黑熊。他们暗想：今天算是倒霉到家了。

碰到这样的危险，他们除了选择躲避之外，真的想不出其它更好的办法。

四弦皇帝知难而退，他们退到了树林中的一块空地上。

但大黑熊不给他们面子，它有恃无恐走来，危险正一步一步逼近四弦皇帝。

四位演奏名家如临大敌，连气都不敢喘了。

弗拉斯戈莱比他的同伴镇定一些，他为大家壮胆。

在弗拉斯戈莱的带领下，大伙儿走出了那块空地，钻进另外几棵大树后面去了。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已经完全摆脱了危险。大黑熊立刻从后面追了过来。

这个时候，一阵嘹亮悦耳的琴音缠绕在树林中，音调起伏，曲调缓慢。这是伊凡尔内的杰作，他操琴在手，手指动处，琴声缓缓弹出，他决定用音乐自救。

潘希拉也操琴在手，然后向其余两位还没有动作的同伴说：“来，我们‘四弦皇帝’齐奏一曲熊舞乐，轻快一点！”

琴声如行云流水般舒畅轻快，大黑熊在那里应声起舞了。它站在原地掌舞足蹈、得意忘形，已经忘记攻击四弦皇帝了。

四位演奏名家，随机应变，抽身而退。他们终于逃离了危险，平安赶到了弗来西村庄。

四位演奏名家大步走进村子，但见全村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村前村后鸡犬无声，村路小巷木窗紧闭。他们找来找去，哪里有旅馆的影子。

弗拉斯戈莱建议敲门询问，定能找到住宿的地方。四弦皇帝从村口挨家挨户敲了许多人家的门，没有一家回答。这时潘希拉想出了一个打破静寂的办法。他建议大伙儿用自己的琴声来打破这一村的寂静。邵恩拍手叫好，但见他开琴匣，取提琴，架琴在胸，拉琴出声，不紧不慢，潇潇洒洒，一气呵成。其他同伴也依样照做，四人合奏了翁斯罗的降B调四重奏。这首曲子，深含饱满情感，曲调荡气回肠，这样激昂的四重奏，一直是他们四位的保留曲目，不到最后是不会露声亮音的。饶是他们如此用心良苦，但弗来西村庄依然静寂无声。

这是对他们的杰作不尊重的表现，邵恩想。他勃然大怒道：“哼！太不给我们面子了！我们走南闯北，凭这首曲子赢得了无数荣誉，没想到在这个荒野之地碰了一鼻子灰。气死我了！来，我们大伙儿乱七八糟地拉起来，看他们识不识货！”

伊凡内尔、弗拉斯戈莱、潘希拉虽然觉得老大邵恩此举有点恶作剧，但要想叫醒沉睡的弗来西村庄，这个办法是最见效的。于是四弦皇帝各拉一曲，四种曲调混掺而响，当真是糟闹之极，令人难以忍受。

这一招果然奏效，弗来西村庄渐渐苏醒了，灯光推窗而亮，人影破门而出，村民们都纷纷跑到他们四人身边静心倾听。这种场面倒是他们所料不及的。

手停曲止，立时掌声爆起，久久方息。

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人走到他们四人的面前，用纯正的法语以一种非常亲切的口吻说：“我非常欣赏你们四位演奏的翁斯罗降 B 调四重奏。你们的演奏手法让我大开眼界，你们演奏的音乐让我大饱耳福。你们是优秀的演奏名家。”

邵恩他们异乡遇故人，客地逢知音，心情都很激动，尤其在否则偏僻的荒野乡村能够碰到这样一位对音乐有较高领悟水平的人，那么他们特别激动。那个陌生人非常理解邵恩他们刚才各拉一曲的苦处。他愿意帮助这四位赫赫有名的四弦皇帝。他非常愿意为四位演奏名家义不容辞地去干力所能及的事情。四位演奏名家住宿问题解决了。

弗拉斯戈莱问那人这个村子的旅馆在哪里？

那人告诉他在离弗来西 2 英里的一个城市里。

潘希拉感到惊奇，因为他从没有听人说起离弗来西 2 英里的地方还有一个城市。但是那人保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城市，他说他不会让他所崇敬的四弦皇帝失望。邵恩还是有些不放心，他怕会耽误到圣地亚哥的旅程。要知道他们可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跟圣地亚哥的人民早已许诺，到他们那里举行一次大型演奏会，他们可不能失言，这样他们就会失去真诚的听众，那么他们还有什么面子走南闯北呢？邵恩以大局为重，考虑周密。那人理解四弦皇帝现在焦急的心情和不利的处境。他说他不会耽误四弦皇帝的旅程，更不会耽搁他们在圣地亚哥的演奏会。四弦皇帝答应了那人的盛情邀请。那人开着一辆电动车把他们带到了一条河的岸边，一只轮船送他们过了河，穿过田野，走进了一个花园，他们住进一个舒适的旅馆，四弦皇帝吃完丰盛的晚餐后，各回自己床上倒头大睡。

怪异的城市

潘希拉是在次日上午 10 点钟才睡醒的，他一醒来马上叫醒了他的同伴们。外面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和风轻拂，晨雾还未散尽。

这四位演奏名家在这个旅馆享受的待遇真是令人羡慕：他们在一间舒适的洗漱室里洗漱起来，洗漱室洗漱用品应有尽有，而且都很现代化，如此功能齐全、性能极好的现代化洗漱设施，他们还是头一次使用。

四位演奏名家所住的房间，到处装有电铃和电话，要跟外界联系那是易如反掌，非常方便。

他们的心情非常舒畅，就在这时，电话向他们传达了下面一段英国话：“加里斯特斯·蒙波尔向四位著名演奏家问候早安，恭请诸位洗漱完毕后，到精益旅馆餐厅共用早餐。”

四位演奏名家的肚子现在饿得咕噜咕噜直响，有这么一个提醒他们心里可高兴了，都暗赞这个旅馆服务周到。他们大步走到旅馆的餐厅。昨晚盛情邀请他们的人早等候在餐厅里。

那人自我介绍，他说他叫加里斯特斯·蒙波尔。

四位演奏名家暗想这人的名字不错，见蒙波尔脸色非常红润，一点都不显老，若算实际年龄应该有五十多岁了，但看上去只不过四十五岁的样子。蒙波尔四肢非常发达，

应该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四位知名演奏家都这么想。

早餐一用完，蒙波尔微笑着带四位演奏家去游览这座城市。

四位演奏名家觉得这个城市很规范，交通便利，车水马龙，十分繁华。这个城市的居民房都有一种宫殿气派，讲究的庭院两旁是优雅的楼房，房后还有花园，花园很大，花园里的树还没有绿树成荫。

他们四人在蒙波尔的带领下游览了这个城市大部分地方，给他们四位演奏名家的第一印象，这个城市是一个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城市。

潘希拉看到很多商店，但奇怪的是商店里没有售货员。

蒙波尔告诉他这是因为买东西的人都用电话购物。

一行人迤迤而行，他们来到一条大街，他们看见这条第十九号大街路面都铺着硬如金属板的東西，走在上面响声很大。弗拉斯戈莱正要向蒙波尔询问这一情况。蒙波尔却说道：“各位请看那所公馆！”他指着一所富丽豪华的高大建筑物，介绍道：“这所公馆的豪华程度并不亚于一座宫殿。公馆主人是这个城市最富有最受人敬重的人，他的大名叫詹姆·托克登。伊利诺斯州的石油矿产采挖权就掌握在他手中。”

蒙波尔向四位演奏名家毫不隐瞒地说出了这个城市里居住的人都是家产愈亿，非常非常富有。

伊凡尔内问道：“噢？那么这个城市就没有一个工人？”

“雇工都是从外面雇来的，工作完毕，都会回去。”

弗拉斯戈莱不解地问道：“难道这里没有一个穷人吗？”

蒙波尔回答得很坚决：“没有！”

“监狱呢？”

“这里没有犯罪的人！”

“不可能，这里是怎样处置罪犯的？”

“罪犯流放到新、旧两大陆。”

“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我感觉我不是在美国。”邵恩还是有点不相信。

蒙波尔向四位演奏名家解释，他说这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城市。美国没有权力管辖。

“那么这个城市的名称呢？”

蒙波尔要带他们四个游览完这个城市后才告诉他们城市的名称。

邵恩、潘希拉、伊凡尔内、费拉斯戈莱在蒙波尔的带领下将这个有点奇异的的城市游览完了。这个城市商业气息非常浓厚，商业空前发达。

“这里还有一个教堂呢！”弗拉斯戈莱有点惊喜。

“嗯，它是基督教堂！”蒙波尔说。

“这个城市有没有天主教堂？”伊凡尔内问道。

“在我们这个城市，市民们只信仰两种宗教，一种天主教，另一种是基督教。这个城市有两个大区。”

“我们现在是在东区吧？”弗拉斯戈莱问道。

“不错。”

“听你的口气，我说得不对吗？”弗拉斯戈莱说。

“可以说你的答案准确，也可以说你的答案不正确。这里住的全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住在西区。”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到了上午十一点。四位演奏名家很直率地说出了他们肚子很饿的实情。蒙波尔马上带他们乘电车回到旅馆，午餐非常丰盛，大伙儿吃得很饱。

四位演奏名家正要喝点饮料养神，突然馆外传来了猛

烈的爆炸声，旅馆的玻璃都震动了。他们被吓住了。

蒙波尔立刻向他们解释这是天文台的炮声，他叫大伙儿稍安勿躁。

蒙波尔说他们这个城市跟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一样，非常正常，惟一不同的是，这个城市的生活水平是全世界城市中最高的，这个城市是现代化设备最完善的城市。

蒙波尔见四位演奏名家吃饱喝足了，便又盛情邀请他们去游览天主教徒居住的东区。他们看到东区比西区更繁华一些。

蒙波尔带领他们走到东区第五号街中段，然后停下来。伊凡尔内看到了一座像宫殿那么堂皇的房子。

蒙波尔介绍说：“这是考弗兰先生的居所，南特·考弗兰跟詹姆·托克登一样有钱。”潘希拉称赞不止。

蒙波尔继续介绍：“考弗兰以前是新奥尔良的银行家，富可敌国。”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两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一定是仇家。”

“不错，他们一直明争暗斗着。”

“结局可能是鱼死网破。”邵恩也说道。

“这极有可能。”

“有点残忍。”潘希拉说。

蒙波尔没有再向四位演奏名家介绍这两位城市名人。

大伙儿继续往前走。四弦皇帝很欣赏这座城市，让他们开了一番眼界。弗拉斯戈莱注意到一件事：下午2点钟的时候，太阳按理应该在西南方，但是现在它却在东南方。

在这个时候，蒙波尔向他们四位说道：“我们上电车吧，我们到港口去！”

“什么，港口？”邵恩吃惊不小。

“并不远，只有 10 英里。沿途我们还可以瞧瞧城市公园！”

四弦皇帝有点雾里云里，这时蒙波尔已经上了电车，他们四人也依次而上。蒙波尔所说的“城市公园”其实就是城郊延绵不断的田野。田野风光美好，山地景色宜人，丛林幽静，鸟儿轻飞，到处是一派鸟语花香的景象，沁人心脾，怡人情操。四弦皇帝们本是性情中人，自小饱受情感的熏陶，见到如此美景忍不住抒情诉意，佳语片片，妙言重重。突然潘希拉大摇其头。蒙波尔问他为什么大摇其头。

潘希拉有点遗憾地说：“只可惜是人工城市公园，并不是天然生就的。”

蒙波尔不以为然。

潘希拉心中有气，便指着那条人工河说道：“这条河并不妙啊！”

蒙波尔依然不以为然说道：“这河水没有一点用处。”

他紧接着说：“我们能制造不含任何杂质的纯净水。”

四弦皇帝们大吃一惊。

“这很简单，什么冷水、热水、光等生活的必需东西，都能直接制造，然后非常方便地送到住宅里去。”

伊凡尔内惊讶问道：“你们灌溉花草的雨水也是人工制造的？”

“不错。”

“等等，暂停一下行不行？我想问的是天上下雨你们能阻止吗？”

“什么天上，天上指的是什么？”

“这么说吧，就是天上的云，在天气糟糕的季节里。”

蒙波尔不解地望着潘希拉。潘希拉向他解释“天气糟糕的季节”就是冬天。蒙波尔反问：“冬天？冬天是什么？”

邵恩忍不住大声说：“下雪！结冰！你懂不懂？”

“我们这城市的市民都不懂这些！”蒙波尔说得很诚恳。这下不知所措的是四弦皇帝们了。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工厂，低矮的屋顶上耸立着一排排金属烟囱，跟一艘十万马力的轮船上装有的烟囱一样，只是有一点不同，它冒出的烟尘一点都不影响空气清洁。这是四弦皇帝在这座城市里看到的第一个工业性的建筑物。

邵恩问蒙波尔这个工厂制造什么东西？

蒙波尔如数家珍地说了一大串：“制造电力。它向全城的公园和田野送电，这个工厂还把电力供给电报机，铝质月亮、海底电线……”

“什么？等等，你是不是说了海底电线？”弗拉斯戈莱吃惊不小。

“不错！它把这座城市和美国沿海各地联系了起来。”

不知不觉，此行的目的地终于到达了。

这个港口是椭圆形的，可以容纳十条船，其实这里更像一个船坞。船坞里的船是这个城市跟外界联系的最强有力的海上交通工具。

电车又带着蒙波尔一行五人继续往前走，大概前进了五公里后，电车停在一个有十三门大口径炮的炮台前面，炮台入口处写着：船坞炮台。参观完炮台之后，蒙波尔把他们带到了最后一站——天文台。

他们一行五人乘电梯上了天文台的巅顶，这是一个平台。平台上竖立一根旗杆，旗杆上的旗帜，四位走南闯北

的演奏名家都不认识。

蒙波尔见到他们的旗帜，立即脱帽致敬。四位演奏名家知道这面红白相间中有一个金黄色的太阳的旗帜就是这座城市的旗帜。

四位演奏家走向了栏杆前面，他们情不自禁地往下俯瞰。

他们在这个城市的最高处，他们把这个城市尽收眼底。这个城市是椭圆形的，城市外面是一片汹涌的大海。

弗拉斯戈莱转身问蒙波尔：

“我们是身处一个岛上吗？”

“不错。”

“这是什么岛？”

“模范岛。”

“城市叫什么名字？”

“亿兆城。”

富豪漂流岛

模范岛是一个机器岛，亿兆城是它的首府。亿兆城这个名字买下名副其实，要知道这座城市居住的都是亿万富翁。原来在六年前，为兴建这个人工岛，美国富豪提供大陆上固定地点所没有的种种便利，于是就成立了一个模范岛股份有限公司。

模范岛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了马格达利那湾的海岸地区，把那里划为工地。这家大公司投入巨资，前后历时四年终于把这个模范岛制造成功了。它由二十六万只钢箱组成，每个钢箱十六点六六米高，十米长，十米宽，全部钢箱钉在一起，形成一个总面积有二十六平方公里的岛。由二十七万只钢箱构成的岛架子——也就是岛身，除了市中心特别坚固的那部分外，一律铺了一层很厚的种植土。亿兆城占地五万平方公里，中间有一条三公里多长的第一号街把它分成两个区。

岛上住的都是美国富豪，大概有一万居民。因为宗教信仰，北方人住在岛的左边，南方人住在岛的右边。岛上的环境很好，治安也很好。在机器岛上，已经用人力消灭了气候的突然变化，居民们不会受到任何细菌的侵害。他们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健康。岛上有一支由斯蒂华脱上校率领的五百人军队，防御海盗，还有几队警察，谁犯法，马上就把罪犯开除出岛，流放到新大陆或旧大陆的某个地

方。

四位演奏名家这时有点怀疑蒙波尔说话的真实性了：既然这个机器岛是活动的，轮船怎么能从美国沿海往这里定期运送货物呢？

蒙波爾的回答非常科学，也非常令人信服，他说模范岛并不能随便移动，它的移动必须听令于最高当局根据天文台气象学家的意见。为避免气候忽冷忽热的变化，模范岛只在赤道南北各三十五度的纬线间移动。海面上敷设有几百根浮标，这些浮标上架着电线。只要靠近浮标，把电线接上天文台上的发报机，海湾上的人便可以随时知道模范岛的位置，船舶也就能够定期地把给养运到岛上来。

供给岛上的淡水由靠近港口的两家工厂制造，这两家工厂的设备都很先进。这两家工厂的最高领导人是伊塞尔·西姆考那舰长，舰长住在天文台，他用电话遥控工厂，指挥机器岛前进或后退。

这时，机器岛正在作第二次太平洋航行，它在1月以前就离开了马格达利那湾。当它沿着加利福尼亚海岸行驶时，蒙波尔从电话中得知四弦皇帝离开了旧金山，正要到圣地亚哥去，他是个音乐迷，于是他就把四弦皇帝请到岛上来做客。

蒙波尔介绍完机器岛的情况，趁四弦皇帝还没回过神来的这一会儿，他乘上电梯立刻离开了塔顶的平台。他害怕四弦皇帝骂他太自私了。

“四重奏”发现上了蒙波尔的当，心情跟上次车翻马倒一样糟糕。邵恩大骂蒙波尔是个混蛋。

潘希拉臭骂蒙波尔无耻。

伊凡尔内怒骂蒙波尔卑鄙无耻。

弗拉斯戈莱差点就要捶胸顿足了，他愤慨地说：“叫岛上的警察把他抓起来！”

邵恩吼道：“叫上帝干掉他！”

他们怒不可遏，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下去。电梯不再上来，也找不到楼梯。他们是上天无门，下地无路。四位演奏名家难堪尴尬地站在高高的平台上，饱受西下夕阳的嘲笑，面对微凉晚风的欺辱。

邵恩四人的心里可悲凉了，他们还想着圣地亚哥的演奏会呢。

真可谓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平台的塔顶电梯升了上来，停在邵恩他们的前面。电梯里面一个人也没有，邵恩他们可不愿错过这个机会，钻进电梯平安到了塔下。

此时此刻四位知名演奏家的肚子准时在晚餐的时候叫响起来，四人如临大敌，他们不敢怠慢了自己的肚子。他们大步往精益旅馆走向，但却钻进一号街的一家豪华饭店用起晚餐来了。他们实在是饿得不行了，多走一步，饥饿就向他们走近一步。肚子饿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丝毫不敢马虎怠慢。

刚上一道菜就被四位知名演奏家一扫而光，用狼吞虎咽来形容他们吃饭着急的样子似乎不过分。酒菜的味道非常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吃得非常非常饱，以至于路都成问题了。

弗拉斯戈莱要付钱结帐。

这时加里斯特斯·蒙波尔大步走了进来。

他早为他们付了帐。他此时此刻看上去很慈祥。

看到蒙波尔，“四重奏”都想揍他一顿。

蒙波尔伸手作挡拦状，对“四重奏”说别冲动，他不

是恶意要这么做的。他很想成为“四重奏”的朋友。

蒙波尔把“四重奏”带到了舒适的休息室，他毫不保留地向“四重奏”讲述了自己：

加里斯特斯·蒙波尔，纽约人，50岁，知名人士巴内姆的曾孙。职位是模范岛的艺术总长，他全权负责亿兆城一切文娱活动。

“四重奏”耿耿于怀，因为蒙波尔骗了他们。

蒙波尔不停地向“四重奏”赔礼道歉。

蒙波尔果然在音乐方面有一种天赋，这一种天赋反映在他感受音乐优雅水准方面。他对音乐的超现实理解，令“四重奏”感到无比的惊讶和难以接受。总之一句话，不管蒙波尔如何阐述他剖析音乐的能力，“四重奏”对他都一直很愤慨。

邵恩大手一挥，不耐烦地对蒙波尔说：“你给我打住！你省省话吧！你怎么向我们解释你的行为？”

“我很敬佩你们。亿兆城需要你们的音乐。”

“老兄，你醒醒行不行。少来这一套，这已经过时了，简单点说吧！”

蒙波尔见误会越来越深了，赶忙站起来解释，说：“天呐！有太阳作证，我们完全把你们看作大名鼎鼎的艺术家。你们闻名美国，你们的大名如雷贯耳，我们对你们的崇拜就像那大河之水滔滔不绝。我们多么希望能用自己的身心感受体会你们那天籁般的乐声啊！”

蒙波尔为了表示他们对“四重奏”的诚意，立刻拿出一份合同，递给了“四重奏”，他说：“这是模范岛股份有限公司跟你们订的合同。一份从今年开始为期一年的室内乐演奏合同。一年以后，模范岛就回到马格达利那湾，你

们可以在那儿继续举办演奏会。”

“我们继续在圣地亚哥举办演奏会，是这样吗？”邵恩说。

弗拉斯戈莱把合同看得很认真。

“凭什么让我们相信这份合同？”他问。

“一份由我们岛最高领导人吕斯·波克斯丹夫先生签字的模范岛公司的保证书。”

“酬金不会出错吧？”

“怎么会呢？每人一百万法郎，一分不少。”

“什么时候能领到这笔钱？”

“先后分四次领取。”蒙波尔答道，“这是第一次的二十五万法郎。”

蒙波尔的大提包鼓鼓的，他先后拿出一百万法郎平均分给“四重奏”。并且承诺，他们在模范岛这一年的费用全部由模范岛负担。

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呢？他们非常激动地在合同上签上了他们的大名。

从此，“四重奏”就要为四百万法郎服务一年了。

蒙波尔的心情也很激动。

“四重奏”第二天就搬进了模范岛最豪华的旅店。他们住的是饭店里最豪华的房间，亿兆城第一号街就横在窗前，他们每人住一间房。饭店的左边是亿兆城的陈列馆，右边是音乐厅。陈列馆珍藏了很多古代和近代的名画，世界各地的名画都云集在这里。名画稀品收藏得非常丰富，连巴黎、伦敦、罗马也只能望其项背。陈列馆里面还陈列着许多珍贵的雕像。陈列馆还有图书阅览室，那里有定期运来的欧美报刊杂志，书架上排列着数千种图书，由一个图书

管理员专门负责管理。

当地报纸共有两份，一份叫《右舷新闻》，给右舷区居民看的。一份叫《先驱报》，给左舷区居民看的。岛外的各种讯息都通过海底电线，由电话传达过来，这样，亿兆城居民就可以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亿兆城掌握的信息每天都处理不完。模范岛的媒体业十分繁荣，有周刊、月刊、画报以及十几种专门刊登俱乐部消息、戏剧介绍和街头新闻的小报。这些小报使人们在精神方面甚至肠胃方面得到片刻消遣，都是刊登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道消息。

模范岛的教育事业也空前发达，教育制度非常完善，模范岛居民都非常尊重教师。每个人的素质都很高，尊师重道蔚然成风。

模范岛算得上世界奇迹了，“四重奏”一致这样评价模范岛。“四重奏”也一致认为这个岛上只居住着美国人，他们不相信这个岛上还有其他国籍的人。于是伊凡尔内问了一句：“难道就没有法国人吗？”

“有，阿答纳斯·陶莱缪先生。他是教舞蹈和礼仪的，他的收入很高。”

“不错，这种课只有法国人能教。”潘希拉有点自豪。

半个月后，“四重奏”第一次公开亮相在模范岛的大型音乐厅里。音乐厅的门票在半个月前票就预订好了，所有的站票都在一天内就一售而空。门票价格高达一千法郎，音乐厅内人如潮涌，万人空巷。演奏节目共有四个：

降E长调第一弦乐四重奏，门德尔松作品第12号；

F长调第二弦乐四重奏，海顿作品第16号；

降E长调第二弦乐四重奏，贝多芬作品第74号；

D长调第五弦乐四重奏，莫扎特作品第10号。

赫赫有名的“四重奏”在如潮水般的掌声欢迎下亮相于富丽堂皇的音乐厅演奏台。“四重奏”的演奏令模范岛的音乐迷们如痴醉，虽然曲终，但人未散，余音绕梁，难分难舍。

“四重奏”获得空前的成功，掌声爆起，久久不停，回荡在音乐厅中。

没过几天，“四重奏”在蒙波尔的引见下会见了模范岛的最高领导人吕斯·皮克斯丹夫先生。吕斯先生是个单身贵族，年龄已到60岁，气质非凡，仪表文雅。四位知名的演奏家第一次看到吕斯先生就觉得他很有风度，有领袖风范。吕斯先生再次向“四重奏”表示歉意，为模范岛文艺总长蒙波尔先生邀请他们的方式感到惭愧，希望“四重奏”能够原谅蒙波尔先生的鲁莽。

这四位知名演奏家早把那件事情忘记了，他们一笑释怀。

机器岛继续向西航行。邵恩他们慢慢习惯了岛上的生活。他们每个月只为模范岛的人们演奏两次四重奏大曲。他们的生活过得很悠闲，一有闲时间，他们就到岛上游逛。

邵恩他们结识了他们的法国同胞——阿答纳斯·陶莱缪。这位老先生今年已经70岁了，一副老态龙钟模样。

阿答纳斯第一次见到四弦皇帝时心情特别激动。他激动的原因并不是单纯敬佩“四重奏”的演奏，更多原因是他在乡遇到自己的同胞，四位知名演奏家的心情也很激动。

阿答纳斯告诉他们，他已经在这个岛上生活了十八个月。他还告诉他们，他原先是住在新奥尔良的，后来吕斯先生把他聘请到模范岛工作。吕斯先生对他不错。

邵恩把他们的生平经历毫不保留地告诉了阿答纳斯老

先生。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提到蒙波尔邀请他们时的行径。

“蒙波尔先生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他就是喜欢这样玩点戏剧性的花样。蒙波尔先生的性格就是这样，你们不要责备他。他算得上一个好人，你们很幸运被他慧眼识珠地邀请到模范岛。”

阿登纳斯先生还告诉邵恩他们有关于岛上考弗兰和托克登之间的争斗之事。左舷区和右舷区之间的明争暗斗趋势越来越明显了。右舷区的居民到模范岛是为了安安静静地享福，左舷区的居民却想利用岛上的资源做生意。两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虽然还没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那也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了。这可让吕斯先生感到左右为难，他现在的处境很为难很尴尬，要是最后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的处境真是不堪设想。吕斯先生的职位尽管是岛上最高的，但实际上不过是公司的一个代理，他是个中立派人物，他不赞成托克登，也不反对考弗兰。吕斯先生还有两个助理，一个是基督教徒巴戴莱米·鲁其，一个是天主教徒赫勃莱·哈柯特。他们俩个对吕斯先生非常忠诚。

四位知名演奏家向和蔼可亲的阿登纳斯老先生告辞了，答应以后再次相会。

机器岛不停地在大海上移动。6月25日停晚，机器岛进入了太平洋热带边缘。

穿过赤道

机器岛在海洋中航行，速度时快时慢，极像一艘庞大的巨型海船，但是它跟海船不同的是，它所遇到的风险要比海船小得多。机器岛朝着夏威夷群岛方向航行。

四位知名的演奏家特别想在这次航海中碰到几个海岛土人。特别是潘希拉，他非常希望瞧瞧吃人的野人长得什么模样。

7月6日上午，机器岛有一个消息传得满岛都是：
夏威夷群岛离机器岛不远了。

夏威夷群岛中的阿胡岛是机器岛第一个到达的夏威夷岛屿。阿胡岛的首府是火奴鲁鲁，它还是整个群岛的首府。

四位知名演奏家站在机器岛前放眼向阿胡岛望去，他们看到了一大片森林，西南有一条窄长的岩礁，众多岩礁围成的一个小小内湖，叫珍珠湖，那里有一个火山口。

忽然潘希拉惊呼了起来：

“上帝，那是什么呀？”

“什么？”弗拉斯戈莱有点紧张。

“那边，瞧，钟楼……”

“哇噻，是宫殿！”伊凡尔内声音有点颤抖。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夏威夷群岛，我有点怀疑了。”邵恩真的有点怀疑。

“有没有搞错呢？”潘希拉又说。

搞错的是这四位知名演奏家，这正是阿胡岛。火奴鲁鲁的建筑规模已经有一个城市大小了。火奴鲁鲁的变化令四位知名演奏家赞叹不止，看到火奴鲁鲁翻天覆地的变化真让四位知名演奏家简直不敢相信。夏威夷岛和欧洲已建立了海上交通，岛上除了英国人以外，还住着美国人、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当然这些岛上也没有吃人的野人。

“真是没有想到啊！真令人不可思议！”邵恩感叹不已。

在他们这四位知名演奏家的印象里，阿胡岛以至整个夏威夷群岛应该还过着那种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但事实上，这个群岛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昔日的刀耕火种。居住在岛上的人们更趋近现代文明，整体的发展水平可以看出整个夏威夷群岛一直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不断地进步着。他们已经步入了一个到处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期，人类的文明史又重新在这块土地上重演开来。

夏威夷群岛的风光还是很美丽的，这让这四位演奏名家有点流连忘返，依依不舍，像这样的岛上风光一般游客是难得一见的。

模范岛在阿胡岛边靠岸后，立时引起了火奴鲁鲁城里面的居民的关注，他们都想瞧瞧这座到处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模范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阿胡岛上的居民川流不息每天都乘坐着小艇，在模范岛四周观看。有一艘马来西亚的双桅船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模范岛前参观模范岛的奇特之处。

机器岛在阿胡岛逗留了几天后，又转航出发了，向西南方驶去。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那一艘马来西亚双桅船一直跟在后面。

但到第二天清晨的时候，那艘双桅船已消失在机器岛

的视野之外。

从6月23日以来，太阳越来越偏向南半球。既然太阳是往赤道那边移动，最好跟在它后面穿过赤道，那里气候不错。模范岛正以最快的速度朝马贵斯群岛挺进。

在模范岛上生活了这么久，四位知名演奏家已经逐渐了解了岛上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岛上所发生的大事莫过于托克登集团和考弗兰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了。

詹姆·托克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原先生活在美国北部，身形高大，四肢发达。他有十二个子女，四位知名演奏家比较欣赏他的大儿子华脱。

南特·考弗兰气质庄重高雅，长得也很高大，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头发有点发白了。他可是一个沉稳果断的人。他在亿兆城有很好的人缘，口碑颇佳，待人真诚。他热爱艺术，尤其在绘画和音乐方面有独特的见解，精通欧美文字。他是赞成大家在机器岛安享一生的典型代表人物，也是领袖人物。考弗兰的夫人比她丈夫小十岁，也已经四十六岁了，她文雅高贵，精通音乐，擅弹钢琴。她经常和“四重奏”切磋技艺。考弗兰夫妇生下了三个女儿，这三个女儿都长得非常水灵漂亮，尤其是大女儿蒂安娜，长着天使般的身材，刚满二十岁。

在模范岛，众所周知华脱·托克登和蒂安娜·考弗兰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情侣，但因为父辈的兑争使他们一直无法联姻。

模范岛的文艺总长蒙波尔总希望他们这一对情侣能够终成眷属。

越来越令人感到大失所望的是华脱好像对蒂安娜越来越冷淡了，这也许是人们看走眼了，他们极有可能双方都

在保持着矜持。

机器岛继续向赤道航行，差不多是沿着西经一百六十度走。在模范岛的面前是一片汪洋大海，除了大海还是大海。

站在机器岛上看汪洋潮起浪落，望鱼跃鸟飞，念及四面八方水天一色，寄思深夜星辰漫空，点缀情趣，放逐思绪，精神振爽，胸怀为之博大，沉迷于海风轻拂清醒之中，独醉于模范岛风光无限之内，心情是何等舒畅。

夜幕徐徐降下，夕阳西落，星辰漫天耀目，月光倾泻洒播，心境空明，手掌微凉，风声浪语，一拍一合，凭临于晓夜微晨之时，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不敢说会延年益寿，强身健体那是少不了的。这等夜色，这等情景，让人恍然于梦幻之中，不可思议。

快速的模范岛终于来到了赤道线。经过赤道时，亿兆城居民有一次联欢大会。公园要举行群众性娱乐活动，教堂要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电动车要举行环岛比赛，天文台塔顶上要放出绚烂的烟火。

联欢大会终于如期举行。全岛休假，一切工作全部停止。模范岛成了虽然让推进机停止工作，但是它并没有停止航行，有一股海流把它带向地球的平分线。繁荣昌盛的模范岛一片欢乐的海洋。岛上的居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尽情游乐着。这一天，在经过赤道这一天，模范岛屿成了人们快乐的大本营。在亿兆城最豪华最富丽堂皇的饭店大厅里，大名鼎鼎的“四重奏”又让热爱音乐的人们，接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四位知名演奏家又拿出了他们拿手曲目：F 长调第 7 弦乐四重奏，贝多芬作品第 59 号；降 F 长调第 4 弦乐四重奏，

莫扎特作品第 10 号；D 短调弦乐四重奏，海顿作品第 17 号；第 7 弦乐四重奏，门德尔松作品 81 号。演奏技艺登峰造极的四位演奏名家为听众们演奏出了天籁妙音。

吕斯先生代表全岛人民为赫赫有名的“四重奏”献上了一块镶着好几粒金刚石的金匾。

模范岛的天文学家计算出了机器岛将在当晚 10 点 35 分穿过赤道线。到时候船艙炮台将鸣炮一响。大家都想知道发炮人是谁，要知道能代表全岛人民发炮庆祝这一盛举的人肯定是在岛上德高望重极受人们推崇和尊敬的人。

模范岛的两位领袖人物詹姆·托克登和南特·考弗兰都想代表全岛人民为之发炮，充当一回能够获得至高荣誉的炮手。他们两个人对这个能够提高自己知名度，获得至高荣誉的炮手位置争夺得差点兵刃相见。

亿兆城市政府和模范岛最高领导人吕斯先生都不能从中调解考弗兰和托克登的争执。

最后，托克登和考弗兰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天文台船艙炮台上，他们只离大炮五步距离，事情已经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个消息立即轰动了模范岛。人们纷纷围到天文台四周观看。在炮台前，托克登冷冷地对着考弗兰说：“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不礼貌吗？”

“在我面前，说到‘礼貌’两字，你应该感到脸红。”考弗兰说。

“你刚才这一句话完全可以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我的拳头也不是好惹的。”

“那就试试吧！”托克登话还没说完就已经抢先一步靠近了那个炮台上发射大炮的电动按钮。考弗兰寸步不让，紧跟而上。就在这个时候，双方拥护者都参与进来，磨擦

正在进行着。华脱看到蒂安娜在一旁静观不动，他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谁也不能预料哪方能胜，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大家听到了一声炮响，大家都惊呆了。这炮声不是从船艙炮台发的，而是从海上传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模范岛的居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立刻右舷港拍来了一封紧急电报。

原来刚才那一声炮响，是在前方不远处，有一只遇险的船只刚刚发出的求救信号。

大家都说这一声炮响响得正是时候，由于有这一声求救炮响，把点炮时间混过去，才让模范岛最有名望的两家人免遭火并。

大伙儿都忙于观看遇险船只的情况，考弗兰和托克登也无暇为刚才的无礼解释计较。

遇险船已经沉没到了太平洋海底，船上的人员全都被模范岛派出的电气艇及时救起。原来这艘遇难船正是一直尾随模范岛的那艘双桅船。

被救的连船长一共有十一人，船长身形高大，四十多岁的样子，名字叫萨洛尔。他的手下都是一些从马来西亚招聘来的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们都会说流利的英语。他们毫不保留地告诉了模范岛的人们他们遇险的情况，就在一天前的晚上，一艘开得非常快的轮船撞上了他们的双桅。相撞之后，他们的双桅船遇险徐徐下沉，而那艘轮船却安然无事，扬长而去。

萨洛尔船长说他们的船本来是向新赫布里底群岛行驶的。他们万没有想到半途上会碰上这么糟糕的天灾人祸。模范岛现在往东南航行，不能改变航线，折向西去。吕斯

先生为此向他们提议在马贵斯群岛上岸，在那里等候到新赫布里底的过路商船。但这个建议令萨洛尔他们很失望，他们恳求吕斯先生答应他们到新赫布里底才上岸，他们说他们货船两失，在这个茫茫大海已经走投无路了；希望模范岛上的居民帮他们一把，只要一到新赫布里底他们立刻会离开模范岛，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将没齿难忘，感激不尽，下辈子也愿意为模范岛上好心的人们做牛做马。但吕斯先生婉言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他说他愿意到了马贵斯群岛时打电话跟马格达利那湾当局商量一下，如果模范岛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的话，可以带他们到斐济群岛去。

于是萨洛尔他们在模范岛上留了下来。8月31日下午，模范岛在大伊星哈埃湾停泊下来，它将在这里逗留几天。马贵斯岛的居民大部分散居在树荫下。马贵斯岛上的风光也是非常美丽。

四位演奏名家心情舒畅地在岛上作了一次旅行。这次旅行令他们又一次大开眼界。当地土人热情招待了他们四人。

四位知名演奏家的名声虽然没有波及到马贵斯岛上的塔伊人村庄，但是他们受到的欢迎程度并不亚于在模范岛上。他们的心里得到了最大满足，因为他们看到了世人难得一见的山谷风光，塔伊人村庄背后的山谷当真是花香鸟语，幽幽邃静，一派世外美景。

“四重奏”只看得心醉神痴，流连忘返，美景一处胜过一处，当真是目不暇接，怎么看也看不完。

他们碰到了很多来往于山谷的当地土人，他们虽然长得没有“四重奏”一行人高，但身强力壮丝毫不逊于欧美人。

吕斯先生陪同“四重奏”游览起马贵斯岛来。

伊凡尔内看到体魄健康的马贵斯人后，赞赏道：“这些马贵斯人长得真美！”

吕斯先生说：“但马贵斯人可能很难到达我们这样的文明水平。”

“他们有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

“这一点我赞成。他们确实有他们独特的一面，例如复杂的穿戴。但我们也不能强加给他们一些不必要的精神枷锁。”

“吕斯先生这一番话说得很中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正像我们，虽然是文明人，但我们还是有不同的地方。”说话的是潘希拉。

“吕斯先生，马贵斯岛上的妇人们似乎长得并不美。”伊凡尔内说了一句后悔的话。

“这并不是一个特例，你将来会碰到很多这样的岛屿。人们比较原始的性别，从外形美来说，认为雄的确实要比雌的健美一些。”

“很抱歉，吕斯先生，我代表美丽的巴黎女人向你提出抗议！”

在马贵斯岛上逗留了几天后，模范岛又启航了，向帕摩图群岛驶去。

11日上午，左舷港一艘小船靠近一个有电线通往马格达利那湾的浮标，浮标跟美国海岸电话线接通。吕斯先生向模范岛公司当局请示双桅船脱险者事情。模范岛公司同意萨洛尔他们到斐济群岛上岸。

这个消息令喜欢做好事的吕斯先生感到特别欣慰，他的努力果然没有白费。

吕斯先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萨洛尔他们。萨洛尔他们非常感激吕斯先生以及愿意继续收留他们的人们。

狂欢与阴谋

模范岛继续前进，人们渐渐看到了前方的一片片乌云。看到这样的情形，模范岛上的人们忧心忡忡，要知道模范岛的上空一直都没有经历过暴风雨呢。

自从船艙炮台对抗那次后，托克登和考弗兰都摆明了誓与之为敌的立场。从他们两家中散发出来的那一股无形火药味非常浓重，令人窒息。

人们把精力都花到全心全意关注托克登、考弗兰两家的争斗上去了，他们把萨洛尔一行人忽略了。

萨洛尔他们在模范岛到处跑，观察街道结构和高楼大厦以及旅馆，他们长时间察看日夜戒备的岛岸，参观岛前岛后的两个炮台。他们的举措的有点不正常。四位知名演奏家也没有在意萨洛尔他们这一失常举动。

9月17日一大早，“四重奏”用完早餐后，大伙儿又去四处游逛。弗拉斯戈莱在图书馆里兴致勃勃地翻看着他们正要前去帕摩图群岛的地图。他一打开地图突然大声惊叫起来：“糟糕，在前方的海域上有成千上万的暗礁和极多的岛屿。机器岛一定会触礁，一定会搁浅的，前途凶险啊！”

但掌舵的西姆考那舰长却早已胸有成竹，他对于这一带海域很熟悉。要躲避这些危险，对于西姆考那舰长来说，那是易如反掌。

模范岛到达了安娜阿岛，刚一靠岸，亿兆城居民马上

纷纷上岸。安娜阿岛跟帕摩图群岛中其他岛屿一样，也是珊瑚岛。珊瑚岛上长满了成千上万的椰子树，这是岛上主要的财富。

四位知名演奏家现在有了旅游的爱好的，这倒是他们没有意料到的。那天他们舒服地躺在海边的沙滩上，忽然间，草丛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四重奏”立时惊觉，站了起来。他们看到一个庞大无比的甲壳虫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大得吓人！”伊凡尔内声音有点变样了。

“应该是一只大海蟹。”弗拉斯戈莱并不惊慌。

弗拉斯戈莱说得不错，那庞大无比的玩意儿正是一只大海蟹。它并没有要攻击“四重奏”的意思，它看上的是荆棘丛里面一颗大椰子。它把大椰子拖到嘴边，吃得津津有味。

“这只大海蟹的吃相看上去挺美。”伊凡尔内说。

“而且还很潇洒。”弗拉斯戈莱风趣了一句。

“哥儿们，我们逗一逗这只大海蟹怎么样？”潘希拉有点顽皮。

“你省省吧！别到处招惹是非，再说它也不是好惹的。”伊凡尔内很有自知之明。

四位知名演奏家哈哈大笑，绕过那只大海蟹，离开了海滩，到其他地方去了。

又过了几日，模范岛抵达了帕摩图群岛的首府法卡拉伐。法卡拉伐环境并不优美。这里到处都在炼制椰油，海滩上的珍珠贝也早被当地人一捡而光。

在法卡拉伐逗留了几天后，模范岛又朝大赫的岛靠近。

亿兆城的居民早对大赫的岛神往已久。他们虽然到过帕摩图群岛，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游览大赫的岛，因为

时间太紧，这次有备而来，那是不能再次与其失之交臂了。

大赫的岛有太平洋珍珠的美誉，面对如此风光，模范岛上的居民强烈要求要以隆重的登岛仪式表达对美丽的大赫的岛的无比神往。

于是在登岛之前，机器岛的船艙炮台连续发了二十一响礼炮，大赫的岛炮台也发射了同数的礼炮作为答谢。

机器岛上的居民得到了大赫的岛的居民的热烈欢迎。机器岛上的领导人物和重要官员都登上了漂亮豪华的电气艇前往大赫的岛的巴比丹港，四位知名演奏家和岛上一些公务员乘坐另一只船。他们在一个美丽的喷泉旁靠岸后，立刻朝群岛首长所在地奔去。

这一带是法国殖民地，归法国保护，岛上的长官是总督。他手下有一位指挥官，领导海陆军并且兼管财政、政法，总督的秘书长则管理当地民政。这个岛上的制度非常完善，俨然像一个独立的岛国。

岛政府设在一片到处是茂盛的椰子树、桔树、木薯树丛生的树林之中，是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屋，外观非常雅致。

大赫的岛总督对吕斯先生一行人非常热情，他非常欢迎吕斯先生率领机器岛上的全体居民来访大赫的岛。最后在交谈结束的时候，总督告诉吕斯先生一行人这个星期法兰西舰队会来。

向总督告辞后，吕斯先生一行人决定到皇宫去参见女王。

这是一幢二层的方形楼房，掩映在绿荫丛中。建筑风格倾向瑞士建筑风格，很优雅舒适。大赫的岛的女王包玛莱六世住在这里。

包玛莱女王看上去非常典雅尊贵，她的气质十分高雅、

和蔼可亲，对人待物非常的温和，果然有王者风度。

大名鼎鼎的“四重奏”也被包玛莱女王接见了，“四重奏”深感荣幸，他们的心情有那么一点激动。

重新回到机器岛的文娱宫时，已经天黑了。弗拉斯戈莱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要知道，他们今天可是见到了一位王者风度无可挑剔的女王啊！

“四重奏”回到起居室便谈开了向包玛莱女王露一手四重奏演奏绝技。

一句话，大名鼎鼎的“四重奏”被包玛莱女王的温和态度感动了，难以自己。

模范岛决定把大赫的岛作为自己的休憩处，每年开往南回归线以前，模范岛居民都要到巴比丹周围逗留一个星期。为了表示答谢，模范岛决定向大赫的岛的居民开放。大赫的岛上的居民可不客气了，他们非常敬佩机器岛上发达的工业文明，先进的现代化设备。大赫的岛继续为机器岛上的居民开放。彼此互有需求，双方也乐意交往。机器岛上的亿万富翁们早已用电报在巴比丹周围预订了房子。托克登家族和蒂安娜家族都搬到了环境优雅的巴比丹高山上。两家的别墅有好几英里远。

弗拉斯戈莱对蒙波尔说，既然两人家已离开模范岛，总督拜访吕斯先生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到场了。

蒙波尔一脸轻松地说：“这样一来，事情似乎好办多了。你们想想，吕斯先生应该把总督先带到考弗兰家拜访，还是先带到托克登家拜访。如果他们不在这个时候离开，吕斯先生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事情如果不加以缓制，这场争斗就不会停止。”弗拉斯戈莱很担心。蒙波尔说：“看来只有两家儿女联姻事情才

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伊凡尔内插了一句：“到目前为止，华脱·托克登和蒂安娜·考弗兰还没有恋爱的倾向呢？”蒙波尔说：“好说！好说！如果老天不给他们创造恋爱的机会，我们可以人为地制造嘛！虽然这种手段非常那个，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我们这种手段还是有点现实意义的。”

四位知名演奏家来到了巴比丹。群岛的首府环境果然与众不同。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街道宽阔，十字交叉，十分整齐。路旁鲜花似锦，绿草如茵。

大赫的岛上的居民绝大部分是马来人，而且其中还有毛利人，这些毛利人长得很漂亮，男俊女俏。四位知名的巴黎演奏家来到大街上，看到的俊男美女比路旁的鲜花还要多。四人走马观花，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那些俊男美女们美得不可尤物，各有特色。四位知名的巴黎演奏家瞧瞧别人又看看自己，觉得自己这副尊容和他们相比，应该马上换个角度来观看了。

四位知名巴黎演奏家从街头走到街尾，看到的都是俊男美女，他们越往下看，他们的心理就越不平衡。他们除了感叹上帝的手艺外，只剩下欣赏别人的能力了。

11月7日，“四重奏”去参观维纳斯地角，谁也不甘落后。考弗兰家就住在那片苍翠的山城上。四位知名巴黎演奏家在考弗兰家附近意外地看到了华脱·托克登。华脱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山坡上徘徊着。

“四重奏”的晚餐是和考弗兰一家人一起共用的。在考弗兰家的别墅里，考弗兰一家热情接待了大名鼎鼎的“四重奏”。考弗兰夫人见到四位知名演奏家心里非常激动，她热爱艺术，非常钦佩“四重奏”登峰造极的演奏技艺，这次又有机会好好切磋切磋了。蒂安娜小姐的嗓音非常优美，

有歌唱家的气质。大家心情非常舒畅。这时，潘希拉偶然提到了华脱·托克登，他说华脱今天在别墅附近散步，他忧心忡忡。这一霎那间，“四重奏”觉察到了蒂安娜小姐的举止有点不安。“四重奏”知道蒂安娜还是对华脱有意的，“四重奏”转念一想，华脱到考弗兰家别墅散步，若不是对蒂安娜小姐有情，那又是为了什么？他们会心地笑了。

一件轰动大赫的岛的事情终于来临了：法兰西太平洋舰队抵达巴比丹港。这可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法兰西太平洋舰队同意了模范岛和大赫的岛提出的举行一次盛大隆重的联欢大会的提议。在这次联欢大会上当然少不了扬名世界的法国“四重奏”。

盛大的节日终于来临了。包玛莱女王和她的宫廷人士以及舰队高级军官身着盛装，在礼炮声中被迎上了模范岛。

在亿兆城的市政大厦的大厅里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别开生面的舞会，上流人物云集于此，华脱·托克登凑巧在一次四组舞里作了考弗兰小姐的舞伴。这里面一定有模范岛文娱总长蒙波尔的秘密参与。

“四重奏”的高超演奏赢得了大赫的岛女王、法兰西舰队司令、模范岛高层人士的热烈掌声。

两天后，模范岛带着大赫的岛屿和法兰西舰队的祝福启航离开了。

一边是快乐的结束，一边是罪恶的开始。模范岛上善良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被他们搭救上岛长期收留的萨洛尔等人正在阴险地进行着他们罪恶的计划。

恩怨情仇

模范岛上空一直笼罩的异样气氛仿佛有了一定的缓解。模范岛正在上演一场举重若轻的爱情。华脱·托克登早在一年前就对蒂安娜·考弗兰的美貌一见倾心了；美丽的蒂安娜·考弗兰小姐也对英俊的华脱·托克登心动不已。但是由于难言的处境，双方都没有吐露真情。

最近引起模范岛居民关注的事情是：在第十五号街和第十九号街公馆里时有强烈过激的议论，对于这种议论，华脱和蒂安娜小姐从不参加。当詹姆·托克登激烈抨击考弗兰家的时候，华脱·托克登总是借故避开；当南特·考弗兰对托克登大肆攻击时，蒂安娜小姐也总是伺机躲避。考弗兰太太和托克登夫人对各自的儿女想的事情是心知肚明，心照不宣。

在公共场合，华脱和蒂安娜见面后总是怦然心动，为自己也为对方。他们虽然有时只离对方几步远，但也不敢跟对方问候一声，打一声招呼。在他们的眼里，眼前这几步远，其实比千里万里还要遥远。他们不敢逾越心灵禁处的雷池，他们被家族的仇恨隔开了，而且隔得很远很远。这是一种无情而又痛苦的折磨，两位青年人的神经已经快要被家族隔阂的无形巨石绷断了。

在人为制造的家族仇恨深渊中，善良、无辜的华脱·托克登和蒂安娜·考弗兰深深地陷在痛苦之中。在火与剑

的面前，两位青年人感到茫然失措，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这个痛苦的现实。令人欣慰的是，傍晚暮色之时，华脱散步时常遇见考弗兰太太和蒂安娜，他总是礼数周到，她们对华脱也礼数周到。

11月11日上午，模范岛上的了望员看到了位于南纬二十度、西经一百六十度的科克群岛的山峰。这群岛又叫芒其亚岛。它是澳大利亚英国殖民政府的保护地，模范岛首先遇见的岛屿是芒其亚岛，它是群岛首府。

模范岛按照航行计划，要在这里停泊十五天。刚到芒其亚岛时，一只独木船从港口划出，来到右舷港码头。船上坐着英国特派传教士，一位普通的基督教牧师。他实际权力比芒其亚的君王还要大。他是这个岛屿的实际统治者。他纵身一跳就上了模范岛。右舷港口的负责人迎接了他。

牧师上了模范岛的头一句话就是：“芒其亚岛的君王规定，凡是到芒其亚岛的外来人员，都要缴一笔进岛税。”

“缴税？”

“别惊讶，又不是只收你们的税，两个银元不多，一人一份税。”

模范岛港口负责人一眼就看穿了牧师卑鄙、狡诈、阴险的用心。什么芒其亚岛的君王规定，那还不是这个狡诈可恶的牧师的借口。港口长官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他不敢胡乱决定一些他不能决定的事情，他的本职工作就是用心工作，忠诚上级。他立刻向舰长作了汇报，舰长马上打电话给吕斯先生。吕斯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不买那个牧师的帐，还决定不在芒其亚岛停泊，另改新的路线航行。吕斯先生还征询了模范岛高层人士的意见。

新航线不再经过新赫布里底了，萨洛尔一行人恨死了

吕斯先生等人。

模范岛不再到芒其亚岛，人们一看到那个阴险狡诈的牧师就恶心。模范岛的航线要经过东加群岛，也经过西北方向的萨摩亚群岛。

这个航线令萨洛尔他们非常高兴。在模范岛上居住的人们都不知道萨洛尔他们一行的真实身份。他们到夏威夷群岛是早有目的，早有企图。萨洛尔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大海盗。他很有心计，阴险狡诈，城府很深。早在几个月前，萨洛尔和他的水手跟埃罗芝果岛——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岛屿之一的一伙恶贯满盈的海盗共同策划了劫持机器岛的大阴谋。他们早闻机器岛是一个宝岛，岛上财富根本无法估计。要想劫持机器岛，单凭几个人的力量那是无法办到的。于是他们制造了自毁船只的假象，骗取了模范岛居民的同情，乘机呆在岛上偷偷考察机器岛四周的环境、地形、警戒等情况，伺机劫岛夺宝。萨洛尔等人把模范岛引到埃罗芝果岛，只待模范岛刚一停下来，埋伏在埃罗芝果岛上的上千海盗蜂拥而上，把模范岛引到埃罗芝果岛猛撞，誓把模范岛撞得粉碎，然后进行屠杀和抢劫。

12月14日，模范岛接近萨摩亚群岛中的土土伊拉岛。模范岛在土土伊拉岛北部六锚链的一带沿岸行驶。海面上有几百只精巧的独木船，船上坐着半裸上身的土人。他们放声歌唱当地民歌，纷纷跟在模范岛后。模范岛停在彭果港。

土土伊拉岛的首府是莱翁内，在岛中央。而萨摩亚群岛的首府在乌士卢，乌士卢住着君王，岛上还驻有英国、美国和德国特派的专员。

模范岛上有一些热爱旅游的人，游览了土土伊拉岛。岛上物产富饶，风光美好。

四天后，模范岛拜访乌士卢。乌士卢比土土伊拉岛好不到哪里去。乌士卢山冈有很多处，茂盛的树木生长在已经熄灭的火山上。山麓平原和田地一直延伸到岛岸冲积地带，那里生长着各种热带奇花异卉。

萨摩亚群岛一直被英、美、德三国控制着，但是法国也抢占了地盘。在萨摩亚群岛上的法国势力范围的首领是天主教传教士。法国传教士们在岛上和当地居民和睦为邻，他们跟当地居民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极有口碑，德高望重。

四位知名演奏家特地上岛拜访了西翁山天主教堂的负责人。负责人是修道院院长，年纪很大，在萨摩亚居住了很久。院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人们。“四重奏”对老院长十分敬重。他们十分诚恳地邀请老院长到亿兆城做客。院长盛情难却，在“四重奏”的陪同下参观了现代化气息很浓的亿兆城。“四重奏”为老院长和他的同事们演奏了几首贝多芬的作品。“四重奏”向老院长他们告别了。老院长他们祝“四重奏”以及模范岛一路顺风、平安。

巨额敲诈

模范岛启航北去。模范岛距南回归线有十度，它一直南下到东加大布列岛，这样做无非是想一直保持宜人的气候。

12月就要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模范岛的居民们正在准备过圣诞节，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盛大的节日。吕斯先生举行了一次宴会招待亿兆城的首脑人物。考弗兰家和托克登家坐在了了一处，这两个家族的仇恨已经缓解了很多。元旦那天，两家还互相寄出了祝福对方的贺年卡。两个家族和好的形势一片大好。

机器岛继续向东加大布列岛挺进。但谁也不会料到半途上会碰到出乎意料的变化。事情发生在30日凌晨2点多钟的时候，几声震耳欲聋的响声远远传来。天空被火光染红，一直红到岛的上空。

天亮的时候，模范岛上的居民非常惊讶，不仅响声没有停止，空中还有一种黑红色的雾，又好像扬起的尘埃，开始像雨一样往下落。天文台学者判断这种东西来自西部岛屿的某一座火山，现在还听得见没有规律的巨响，这肯定是剧烈的火山爆发所引起的。

天空逐渐变成漆黑一片，航行越来越困难。模范岛以最慢的速度移动。

糟糕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模范

岛紧接着又被猛撞了一下，这是不祥的预兆。

吕斯先生立刻得到了消息，有一艘大轮船撞在模范岛的岛尖上。模范岛没有遭受什么损失。但是那艘船却倒霉得很，人们在出事时才发现了它，船上发出喊叫声，一会儿就什么也听不见了。船极有可能沉没了，人们想弄清楚这艘船是哪个国家的。模范岛上的了望员说他曾听见一个粗哑的声音发布命令，要知道这种粗哑声是英国船长特有的。不过这也是假设，很难下定论。

撞船发生的第二天一大早，模范岛东南方出现了三艘英国军舰。很快这三艘军舰的长官妥奈尔昂首挺胸，傲然登上了模范岛。

吕斯先生在一间会客室接见了妥奈尔。彼此寒暄一番，立刻言归正传。妥奈尔从口袋中掏出一份公文念了出来：

“我，英国海军大将爱德华·考林森爵士诚告模范岛最高领导人吕斯先生：在12月31日到1月1日夜里，从格拉斯哥港开出的大货轮格仑号，在东经一百七十七度十三分，南纬十六度五十四分，受到属于设在美国加格尼亚马格达利那湾的模范岛有限公司的模范岛撞击；被撞以前，该船前桅点有白灯，右舷点有绿灯，左舷点有红灯，完全合乎航海法规规定。撞后第二天，它出现在距出事地点三十五英里的地方，当时由于左舷发尾端漏水将沉，后来，格仑号全体船员幸运地被救上由海军大将爱德华·考林森爵士指挥的英王陛下的头等巡洋舰先驱号的甲板后，格仑号轮船就沉没了。尊敬的吕斯先生，所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些道理你应该比我还懂，我就不多费口舌了。事情很直接地告诉我们双方，我代表不幸的格仑号全体船员正式也是正义地向你以及你所领导的模范岛表示强烈的抗议，

并提出赔偿损失一百二十万英镑，这笔赔款由海军大将爱德华·考林森爵士为遇难的格仑号代收，要是敢说半个不字，模范岛将要全部葬身大海。”

吕斯先生听妥奈尔一念完那份所谓由“英国海军大将爱德华·考林森爵士”亲自拟写的交涉公文后，嘿嘿地冷笑两声。吕斯先生觉得在模范岛和格仑号轮船相撞的真相还没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提早下出这样的结论，真是荒谬之极。那个所谓的“英国海军大将爱德华·考林森爵士”拟写出这样的公文递交给模范岛的最高领导人，简直是视模范岛上的最高领导人如无物，这份交涉公文实际上是变相的敲诈威胁信。“海军大将爱德华·考林森爵士”的态度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吕斯先生和妥奈尔争执得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妥奈尔悻悻离去。

吕斯先生立刻命令模范岛快速启航，但那三艘英国军舰一直纠缠。无论模范岛以多快的速度航行，那三艘英国军舰总能尾随而到，看来这三艘英国军舰是有备而来，军舰的装备应该很先进，要不然凭一般军舰船只的航速又怎能和模范岛的航行速度相提并论。没过多久，英国军舰鸣炮示威。模范岛的高层人士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托克登的和考弗兰这两位模范岛首脑都不同意跟英国军舰正面交锋，他们宁可赔点钱，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是最好了。既然两位首脑人物都这么说，吕斯先生也不好再说什么，模范岛同意赔款给英国军舰。

没过多久，英国军舰先驱号舰长的特派员妥奈尔飞扬跋扈地登上模范岛，拿走了一百二十万英镑。模范岛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才安心离去。

1月9日上午，模范岛的了望员已经看到东加大布岛

了。东加大布岛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岛上的头脑人物当然是英国人，他们并不欢迎模范岛上的美国籍居民。但是著名的“四重奏”却看到岛上有一小块法国建筑，法国派驻大洋洲天主教主教就住在这里。“四重奏”受到了法国同胞的殷情招待。法国派驻大洋洲的主教陪同“四重奏”游览了国王乔治的首府纳夸洛法和纓亚村——这个村的居民都是天主教徒。法国“四重奏”在岛上流连忘返地游览当地奇特风光时，萨洛尔船长求见了吕斯先生。他告诉吕斯先生，他在东加大布岛有一批同胞，他们是从新赫布里底招募到东加大布岛来垦荒的。前几天，岛上的垦荒工作已经结束，不知道他们这一百人可不可以顺便搭模范岛回去？吕斯先生看到萨洛尔为自己同胞求情的诚恳模样，他感到此事不好推却，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萨洛尔转身出门的时候，脸上堆满了诡秘的笑容。

东加大布岛上举行了一场半宗教半民间节日庆祝活动。节日的广场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当地居民在岛上载歌载舞。闻名世界的法国“四重奏”决定为载歌载舞的人们助兴，他们要为当地居民演奏《地狱天堂》。提琴横架，手指拨弦，琴声绵绵，歌者应舞。大家一唱一合，把节日的气氛推到了高潮。

就在大伙儿忘情歌舞的时候，一个魁梧的当地青年，被邵恩用大提琴演奏出来的声音陶醉。他突然大步急冲，靠近邵恩，伸出手，立时将邵恩手上的大提琴抢走了，一面跑一面喊：“‘大布’！‘大布’！”这把大提琴已被宣布为神圣禁物任何人都不能动它，否则就是亵渎神圣。邵恩哪里知道这样莫名其妙的礼教，那个当地青年乘他拉得聚精会神之时，出其不意无礼地抢走了他的大提琴，而且还是

在众目睽睽之下抢走的。想他也算得上是一个名声显赫的公众人物，今天看家宝贝被一个无名小辈伸手之间就一掬而走，心里越想越气，最后由气变成恼怒，当下瞧清楚了那个青年人的身形，立刻拔腿向那人追去。那个青年在人山人海之中倏忽溜转几下，片刻之间不见人影。邵恩知他熟悉当地地形，要溜脱一个外地人的追踪那是易如反掌。虽然，看不见那个抢琴人的身影，但仍是四处张望，不甘心就此罢休。蒙波尔焦急心情此时此刻跟邵恩的心情是一模一样。邵恩如果丢了他那把熟悉的大提琴，从此以后，法国“四重奏”就要变成法国“三重奏”了。要知道模范岛重金聘请他们四人登岛献艺，如今要是四弦不全，后果不堪设想，他怎么向模范岛全体公民交待呢？想到这种棘手后事，蒙波尔追赶那个青年人的脚步就一直不敢放松。

幸亏上当局干预了这件事。没过多久，那个抢琴人被抓到了法国“四重奏”的面前，他低头交出了邵恩的大提琴。邵恩也没把那个青年人打一顿，拿回自己的大提琴后，和蒙波尔等人离开了东加大布岛。

1月16日下午，模范岛从东加大布岛到斐济去的途中差不多走了一半，东南方忽然出现一艘船，朝模范岛的左舷港开来，那艘船上没有一面旗帜，船的国籍身份不明。当天夜晚，天空下了一场倾盆大雨，雷电交加，风雨大作，情景煞人。一场模范岛居民闻所未闻的灾难降临在他们的头上。

第二天，模范岛全部混乱起来，城郊城外野兽凶猛奔窜。亿兆城的日常秩序完全被破坏了。亿兆城的居民惊慌失措，不知道模范岛到底发生了什么天神共怒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船把动物运来的？是昨天

瞧见的那艘船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艘船又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只船是不是沉没了呢？了望员视野所及的海面，没有任何残留的漂浮物，再说，船只沉没的话，既然野兽能逃到岛上，船员怎么不逃过来呢？吕斯先生和模范岛的高层人士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

吕斯先生身居正中，对与会人员说：“各位想必都已经知道昨天岛上大乱的事情，岛上莫名涌入一些凶猛的野兽扰乱秩序，破坏居民的日常生活，严重威胁了岛上居民的生命财产，影响恶劣。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摆在眼前的首要工作是先平定岛上的兽乱。大伙儿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对付险情。”与会人员全力赞成吕斯先生的计划，大伙儿都想：就算吕斯先生不提出，我们都会去干好这件大事。大伙儿又想到了这件岛上兽乱的事情内幕上去。精明的模范岛高层人士隐隐约约认为这件事情并不是猛兽作乱这么简单。他们都一致认为这件事情是大祸的一个开端，事情还会更糟糕地发展下去。他们猜想这是有意识、有目的、预先策划好的阴谋，他们毫不忌讳地想到这一定是英国人干的。

吕斯先生也猜想到了这件事情一定是那伙自称英国太平洋海军舰队的人干的，什么英国海军大将爱德华·考林森爵士，狗屁！说不定还是大海盗呢！

这次高层会议似乎要没完没了地继续召开下去。因为他们通过各抒己见，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渐渐暴露出来，他们觉得这个会议召开得非常成功，难得有想到一块儿去的机会。他们中一些跟英国人打过长久交道的人，毫不保留地向与会人员列举了英国海军为了取得海上霸权而采取的一些海盗行径。

与会人员特别憎恶这些自称是英国海军的英国人，为他们偷偷用船把一些在模范岛上从来出现过的凶残猛兽运上模范岛感到无比愤怒。人们各自发出了自己强烈的谴责和抗议！

他们决定首先将模范岛上所有的野兽全部围捕起来，一个都不能放过。在这个时候，萨洛尔船长他们一行人求见了吕斯先生，他们希望能够为模范岛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他们要报答模范岛人民对他们的恩惠，这当然是他们的假话，他们真实的意图是害怕模范岛发生什么意外破坏他们的计划。他们可不愿到嘴的肥肉被这场微不足道的意外给弄丢了。

法国的“四重奏”也参加了围捕野兽的行动。

萨洛尔船长和他的手下都是海盗，在大海上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长期的海盗生活使他们面对自然灾害时临危不惧。他们四肢发达，手段凶残，嗜好格斗，暴力思想早已根深蒂固。不可否认，他们在这次围捕猎杀凶兽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岛上居民的好评。但他们不像善良的岛上居民想的那么简单，他们只是认为这次只是小试牛刀而已，真正厉害的地方，模范岛上的善良居民还没看到呢，他们认为岛上少了一头作恶的凶兽，那么模范岛的特殊意外发生率也会随之减少。

萨洛尔带领他的手下首当其冲，打死了几只狮子，还杀了几只老虎。一时之间，他们的名字传遍了全岛。

围猎工作进行了一天，战果颇丰，还剩下少数凶兽没有捕获猎杀，也许凶兽被模范岛全岛人民同仇敌忾的气势吓住了，它们吓得躲藏起来。但模范岛的高层人士并不感到轻松，他们感到岛上到处都充满了危机，谁也不能保证

自家附近不会隐蔽着一只凶兽。虽然大部分凶兽被干掉了，但模范岛的居民还是感到不安全，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模范岛，无辜的人们还是处在危险之中。

就在围猎的当天下午四点，模范岛上的高层人士刚刚走到市政大厦门口的时候，忽然响起了一片惊叫声，声音从一号大街源源不断地传来。吕斯先生等人不及细想，首当其冲，大步往出事地点奔了过去。南特·考弗兰和华脱·托克登最先到达广场。他们冲了过去，原来是一只巨虎突然从街道左侧咆哮窜出，街道行人被吓了个措手不及，都拼命四散狂逃。华脱跑得太急，他忘记了自卫。街头巨虎咆哮一声，纵身跃起，将华脱笼罩在自己的利爪之中。只听街道两侧逃不及的妇女、儿童、老人在这个时候，齐声惊叫了一声“啊！”原来华脱被大虎爪一爪抓得肩膀受伤，伤势很重，血溅当街。华脱被巨虎抓倒在地。考弗兰惊急之中，从腰间抽出腰刀，朝巨虎背上砍了一刀。巨虎受伤，立刻转身，呼的一声，挥出大利爪，只听“咣当”一声响，考弗兰手上的刀被巨虎舞爪打飞了。巨虎张牙利爪向惊魂未定的考弗兰逼近。忽听“砰砰”两声枪响，巨虎身中两枪，倒地而死。考弗兰立刻扶起受伤的华脱走向詹姆·托克登。原来刚才开枪打死巨虎的是詹姆·托克登。他及时救了考弗兰的性命，詹姆·托克登感谢考弗兰不顾危险救了他儿子华脱的性命。考弗兰家族和托克登家族终于不记前仇，和好如初了。模范岛平定兽乱，又安静下来，继续朝斐济群岛驶去。

斗智斗勇

自从上次勇斗凶虎，南特·考弗兰救了詹姆·托克登长子华脱·托克登的性命，詹姆·托克登在南特·考弗兰生命垂危之际大施援助之手后，两家就再也没有芥蒂了，重归于好。经过华脱·托克登和蒂安娜·考弗兰的不懈努力，双方家长都同意了他们的婚事。模范岛的两位首脑人物的儿女结为夫妻，这件事情轰动了模范岛。善良的人们为他们两位青年男女结为夫妻由衷高兴，并为他们祝福，祝福他们白头到老，天长地久。华脱和蒂安娜的结合，当真是众望所归。模范岛这一对天造地设的情侣的婚礼定在2月27日举行。蒙波尔担任婚礼筹备人，这也是众望所归的事情。婚礼筹备人这个职位非蒙波尔莫属。

模范岛继续朝斐济群岛挺进。首先到达的是斐济群岛之一的维的岛。模范岛上很多人都知道斐济群岛有二百五十五个岛，但只有一百来个岛上有人居住，居民人口不过十二多万，这些小岛的面积很小，最大的岛面积都不超过一百五十平方公里。斐济群岛早被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斐济群岛的当地居民有吃人的传统，至今他们都没有抛弃这个传统。这个传统跟宗教有关，他们信仰崇拜的神喜欢鲜血淋漓的人肉。这样的事情让知道详情的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1月20日下午，模范岛终于靠近了维的岛。维的岛群

山众合，它是斐济群岛中最大的岛。群岛的首府苏瓦城就在这个岛上。模范岛在苏瓦港口停泊了下来。当天办好了相关手续，得到了维的岛当局自由上岸的许可。

法国“四重奏”越来越喜欢旅游了，说实在的他们四位还真的打心里感激蒙波尔呢。要不是蒙波尔的引荐，他们也不会沿途看到这么多景色奇特的岛屿风光了。当然这次维的岛的旅行，他们也不会错过的，不敢说他们是专业的旅行家，但业余旅行家却是一点也说得不过。

最吸引法国“四重奏”的还要算当地土人的小屋，他们几次请求参观都被当地居民拒绝了。经过几次折腾，法国“四重奏”乘他们没注意还是偷瞧了一下小屋里面的摆设和布置。他们看了第一眼，就再也不敢瞧第二眼了，里面臭气熏天，臭气的影响波及到屋外三米开外的地方，法国“四重奏”差点作呕，但出于礼貌，千方百计地忍住了。

第二天，法国“四重奏”余兴未尽，他们还想到岛上参观参观，他们跟吕斯先生说，岛上有一条大河叫尼瓦河，到那里游玩一定很带劲。要知道，他们睁开眼看到大海，闭着眼睛听到的是海风海浪的拍合之声，这可是他们每天的生活，他们有点腻烦了这种生活，如果有机会登上一个有大江大河的岛屿，他们一定会引以为人生之大快事。虽然模范岛有一条河，但早被他们玩烦了，一看到那条人工河，他们就生气。吕斯先生二话没说，马上拨给他们一艘电气快艇去尼瓦河游玩。既然吕斯先生这么够朋友，法国“四重奏”也知道该怎样好好驾驶那艘电气快艇了。

电气快艇由一个驾驶员和两个水手操纵着，还带了一个本地的领航员。

电气快艇用了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尼瓦河源头。法

国“四重奏”在那个当地领航员的带领下去参观起当布村。当布村依然保留着斐济人的古老传统，巫术盛行。

法国“四重奏”走进了村庄里，但村民对他们并不热情，没有人上前搭理他们。法国“四重奏”看到当地居民那不友好的眼光，颇感尴尬。又走了一程，他们来到当布村酋长的住宅面前。酋长出来，他身后跟着一群身材魁梧的土人。酋长长得非常高大，肌肉绷紧，面相凶恶。

酋长一脸严肃地朝法国“四重奏”走来，刚走几步，可能是他走路走得太急了，也可能是他要用走这几步路证实他的领袖身份，才会如此过分地全神贯注。他昂首挺胸走路，看不到脚下那根大木桩，他走路也太用力了，刚一碰到粗硬的木桩，扑的一声巨响，他被大木桩绊倒了。如果说酋长大人被一根木桩绊了个狗吃屎让法国“四重奏”感到吃惊的话，那么他的手下全体摔倒在地上就会让法国“四重奏”感到难以理解了。法国“四重奏”大惑不解地把目光移向了那个当地领航员，希望他能够为此事作一个圆满的解释。但他们却看见那个领航员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没办法，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土人酋长重新端端正正地站起来，领航员用当地语言跟酋长交谈了几句，“四重奏”一句也听不懂。领航员向“四重奏”翻译，酋长问这些外来人员想干什么，回答是参观参观。酋长同意了法国“四重奏”自由参观当布村。酋长对法国“四重奏”不理不睬，然后头也不回往自己住所走去。其他土人也自行散去。法国“四重奏”暗道：好大的架子！

法国“四重奏”在那个领航员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座破屋里。破屋里住着一个巫士。就在弗拉斯戈莱和巫士交谈的时候，潘希拉一个人离开了大家。等大伙儿离开破屋时，

发现潘希拉已经不见了。

法国“四重奏”剩下来的“三重奏”吃惊不小，他们非常担心潘希拉的安危。他们手忙脚乱地寻找潘希拉。但找遍了当布村四周都没有看到潘希拉的踪影。他们穿过村子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的村民都不见了。所有的茅屋都关门闭窗，酋长也不见了，他们顿感事情不妙，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他们头顶之上。他们以为潘希拉提早回到电气快艇上去了。但回到船上，也没有发现潘希拉的影子。剩下的法国“三重奏”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机智灵活的潘希拉一定被土人捉走了。邵恩他们决定请求吕斯先生帮忙。吕斯先生得知这个可怕的消息吃一惊，但他马上就镇静下来。他立刻命令西姆考那舰长速领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陪邵恩他们到当布村落营救潘希拉。当他们这支队伍走到一片密密的荆棘丛前时，他们看到丛中火光冲天，一堆柴木正在熊熊地燃烧着，柴火的对面，在一群闹哄哄的男女中间，潘希拉赤膊露肚绑在一棵树上。那个面相凶恶的土人酋长操着一把巨斧站在他的面前。邵恩三人惊恐万分，脱口而出：“住手！”士兵蜂拥而上，土人们哪里见过这等阵势，撒腿跑得无影无踪，潘希拉安全得救。

激战海盗

模范岛继续朝前航行。吕斯先生曾经答应要把萨洛尔他们安全送到新赫布里底，于是航线直指新赫布里底岛。

模范岛上的两家名门望族的公子小姐的婚期步步逼近了。蒙波尔是婚礼筹备人，他的担子可不轻，他向一些世界名城为华脱和蒂安娜预订了很多昂贵的家具。为华脱和蒂安娜运家具的船已经从马赛出发了，蒙波尔预算好了，以模范岛的速度可以在约定地点——斐济和新赫布里底之间的地方跟它会合。10月2日，模范岛来到了将要跟那艘从欧洲来的轮船会合的地方，模范岛上的全体居民都在激动地等待那艘满载大婚希望的船只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

当天下午，了望员看见一只没有旗帆不明国籍的大轮船出现在模范岛的东北方向。岛上的居民都拭目以待，人们都以为是为华脱和蒂安娜运家具的海船。但事情却并不是这样的。那艘大轮船一接近模范岛就升起了模范岛公司的旗帜。

“这是模范岛公司总部派出的轮船。”大轮船的负责人一见到吕斯先生，就生硬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吕斯先生在办公室和这位自称是模范岛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特派员交谈了几分钟，得知了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模范岛股份有限公司在1月23日就宣布破产了。

吕斯先生认为这件事非同小可，马上打电话通知模范

岛的高层知名人士到会议厅出席紧急会议。会员们全部到齐了，吕斯先生向会员们公布了这个消息。会员们个个都是身家过亿的大富豪，他们对公司破产并不感到像吕斯先生那么吃惊，这是金融界一件很平常很自然的事。

考弗兰和托克登在会上询问了一些关于模范岛公司破产的情况。那个总部特派员说，总部因为无节制地投机，亏损了五亿美金，导致公司破产。情况是这样，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尽快建立一个新公司，以协议或拍卖的方式把模范岛全部买下来。谈到钱的问题，在场会员个个都是亿万大富豪，自然没将这区区五亿美金看得很重。考弗兰和托克登等几位会员率先在会上凑齐了五亿美金，他们联合买下模范岛。那位总部特派员叫来好几队人马，才把五亿美金从模范岛搬到他们的大轮船上。

新公司成立了，由詹姆·托克登和南特·考弗兰联合公司，简称联合公司。模范岛没有丝毫变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模范岛接下来应该办的大事是华脱和蒂安娜的婚礼，蒙波尔这个婚礼筹备人可忙了，忙得近乎玩命。

2月19日，等待中的“喜船”终于出现在海上。运来的东西在考弗兰公馆大厅里举行了一次展览，全岛的居民都去参观了，婚具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2月27日一大早，模范岛看到了新赫布里底群岛的第一座山峰，华脱和蒂安娜梦寐以求的婚礼终于举行了。

下午1点的时候，在萨洛尔船长的指点下，模范岛停泊在离埃罗芝果岛一英里远的地方。此时此刻的模范岛到处是欢乐声，到处是芬香的鲜花，欢声笑语充斥了整个模范岛。岛上的男女老幼都尽情地在城市公园、露天广场、大

娱乐宫载歌载舞。今天，模范岛最快乐，最幸福的要数华脱和蒂安娜了。华脱牵着蒂安娜的手正一步一步走近结婚的礼堂。在他们幸福地走向礼堂的时候，礼堂前的道路两侧堆满了鲜花，祝福的掌声回荡在礼堂周围，回荡在英俊潇洒的华脱先生和美丽大方的蒂安娜小姐的头顶之上。

这一对青年情侣离庄严圣洁的礼堂大门越来越近了，只有二十步之遥了，幸福美满的日子正向他们招手呼唤。

就在这个时候，从左舷港方向远远传来几声猛烈爆炸巨响。一个非常恶劣的情况出现在正在参加隆重婚礼的人们面前，人面兽心的萨洛尔船长从埃罗芝果岛带领着三千余名海盗和凶狠的当地土人正在猛烈地进攻模范岛离埃罗芝果岛最近的左舷港口。人们的情绪一下从欢乐的巅峰坠落到莫名惊诧的深渊。这个糟糕的消息令华脱和蒂安娜非常失望，在他们大婚喜庆的日子，竟然碰到这样大煞风景的事情。人们感到非常扫兴，大家的心里都在诅咒痛骂阴险狠毒的萨洛尔以及他的同伙。罪魁祸首萨洛尔的下场将会是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深明大义和华脱和蒂安娜为了顾全大局，请求主持他们婚礼的蒙波尔暂时延迟一下婚礼，等退去公敌后再举行婚礼，到那时模范岛将会是双喜临门。蒙波尔为难地点头同意了他们的诚挚请求。吕斯先生以模范岛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命令全岛军民进入一级警戒状态，同仇敌忾，抗击忘恩负义的萨洛尔一伙和不分好坏的野蛮土人的疯狂进攻。

善良的模范岛居民都知道一场捍卫生命财产和领土完整的自卫反击战开始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消灭来犯敌人，对于忘恩负义的海盗，他们再也不会怀有怜悯爱护之心，他们将战斗到底，誓死保卫模范岛，奋不顾身和

敌人搏斗，即使死也要和敌人同归于尽。

由于萨洛尔一伙亡命之徒抢占了偷袭的先机，他们攻上了模范岛。他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攻到了亿兆城下。吕斯先生身先士卒，萨洛尔工于心计，认为杀死了模范岛最高领导人吕斯先生，模范岛上的坚守军民就会土崩瓦解。于是他命令所有的枪口都瞄准吕斯先生。吕斯先生身中数弹，英勇地牺牲了。吕斯先生的死激起了模范岛军民最强烈的复仇欲望，他们以一当十，将所有恶贯满盈的海盗和顽固不化的土人全部歼灭在亿兆城下。萨洛尔果然被刷了万刀，死无葬身之地。他的残碎肢体被愤怒的模范岛军民扔进了同样愤怒的大海，战乱平定了，模范岛人民将永远记住为模范岛献身捐躯的勇士们。

孤岛分裂

经过和萨洛尔一伙亡命之徒的激烈战斗后，模范岛大部分被炮火洗礼了一次，但模范岛的损坏程度并不严重。在西姆考那舰长的领导下，模范岛的损伤部分立刻用先进维修设备修复好了。大家都坚信只要大伙儿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同样，大家也坚信，用不了四个月，模范岛就能返回美国沿海。

自从德高望重的吕斯先生英勇为民捐躯，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后，亿兆城就没有了市长。由于没有民政长官，华脱和蒂安娜的婚礼不能举行。

模范岛的居民都恨死望恩负义、过河拆桥的萨洛尔了！不过恨归恨，事情已经过去了，再也不复存在了。目前模范岛最棘手的问题出现了：选举多次，都选不出一位新的全岛最高领导人。

原来模范岛的两位首脑人物托克登和考弗兰想担任这个职位。要知道这可是万人之上的巅峰之位啊！托克登是左舷区的区长，想也不用想，所有的左舷区居民都是支持托克登荣登模范岛最高领导人之位。由左舷区出版的《新先驱》报纸，它的头版头条及整版内容都是托克登选举必胜的吹捧之词。考弗兰是右舷区的区长，所有的右舷区居民当然是拥护考弗兰出任模范岛最高领导人的职位。由右舷区发行的《右舷新闻》，全部版面刊发的，都是模范岛最

高领导人大选的结局必然是德高望重的考弗兰获胜的阿谀之句。

一时之间，模范岛最高领导人大选成了全岛人民关注的焦点新闻。左舷右舷两区的火药味又死灰复燃。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几天前，全岛人民团结得比铁还要坚硬；也就是过了短短几天的时间，在无形之中模范岛已经一分成半，敌对仇恨情绪立时高涨了起来，演烈得如火如荼。右舷区人民和左舷区人民也就是在这几天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势不两立就是两区人民情绪化的真实写照。

托克登和考弗兰两位有头有脸的显赫人物，他们对彼此的态度再也不是当初华脱和蒂安娜订婚时那样和和气气了，他们在所有事务面前，再也不会心平气和坐在座位上推心置腹地交谈了。他们开始斤斤计较对方的得与失了。可以这么说，他们都希望对方永远在自己面前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的环境中，华脱和蒂安娜的婚礼不幸夭折了。双方的家长虽然没有提出退婚，但是不再为华脱和蒂安娜这对天造地设的情侣举行婚礼这件事情却是千真万确的。

英俊潇洒的华脱是这么的不幸，美丽大方的蒂安娜是那么的悲惨。

这一对无辜的年轻情侣整日都以泪洗面，悲痛欲绝。

但是托克登依然坚持和考弗兰争斗下去，他可不管他的亲生儿子华脱·托克登如何难受。在权势的诱惑下，托克登表现出了他不近人情、自私自利的丑恶一面。在他眼里，他的儿子华脱应该无条件服从他的安排；在他心里，他为他亲生儿子华脱处理和蒂安娜的婚事是为华脱好，他认为只有分开华脱和蒂安娜，才会使华脱幸福。但是他这

样做完完全全违背了无辜的华脱的本意，要知道，华脱已经把美丽大方的蒂安娜视为了今生惟一的生命，他如果要想让自己的生命达到永恒，那么他就要生死和蒂安娜在一起。悲哀的是，考弗兰在对待女儿蒂安娜的婚姻大事方面感到无可奈何。他知道英俊潇洒的华脱正是他的理想女婿，但是他的老对手詹姆·托克登却一味反对这门十分完美的婚事。詹姆·托克登自私得宁肯用自己亲生儿子的幸福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南特·考弗兰不像詹姆·托克登那样不近人情，他愿意成人之美。但是他不会低三下四地请求詹姆·托克登为华脱和蒂安娜举行婚礼。南特·考弗兰的身份是何等高贵，如果向他的老对手妥协，那他的名望将会一落千丈，永远都会屈落在托克登的威势之下。到时候的问题将不是名誉声望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家族日后的生存和发展将怎样进行的大问题。

南特·考弗兰的原则性很强，儿女的婚事是一回事，而公平竞选模范岛最高领导人职位又是另一码事，在他眼中这两件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不能混淆而谈。

南特·考弗兰是不会放弃竞选全岛最高领导人这一职位的。在他心里，模范岛不是他詹姆·托克登一个人的，它是全岛人民的。这一方面，在考虑到为模范岛谋更好的生存之道，求更佳的发展之路，他还是很民主的。

南特·考弗兰极具领袖风范，他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他看待事物要比詹姆·托克登全面。他不会像他的老对手詹姆·托克登那样以偏概全。

模范岛的大选举行了很多次，但结局都是竞选双方不欢而散，他们的选票都是一样多，总是在获取选票上打成平手，谁也不输于谁。

南特·考弗兰和詹姆·托克登都明白这场大选，将会演变成一场他们在获取民心方面的拉锯战。在冰与火的较量中，发展趋势呈现得越来越像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了。双方势均力敌，一时之间，难较高低。

如此拉锯，可苦了岛上的居民，他们已习惯于每天准时投出一张选举自己领袖的选票，至于谁获胜这样的结局他们已经感到麻木了。这是左右舷两区选民的悲哀，也是模范岛的悲哀。每次投票竞选的结局都已经形成了千篇一律的模式了，打成平手是最好的结局。这场竞选就是这样纠缠不清。

最后的最后，再所难免的冲突终于爆发了。

詹姆·托克登见通过竞选不能击败南特·考弗兰，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了，他不顾一切地命令左舷港口指挥官开动左舷区的推动机，他要将左舷区从模范岛上分裂出去。

南特·考弗兰也如法炮制，不顾一切地命令自己的手下——右舷港口指挥官开动右舷区的推动机朝左舷区相反的方向开，他才不稀罕和住在左舷区的詹姆·托克登共处一岛呢。

左舷港和右舷港里的推动机同时相向而开，只听得“轰隆”，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模范岛真真实实一分为二为成各自两个对峙的模范半岛和机器半岛。

这对模范岛可是一个致命的伤害，好好的一个完美模范岛竟然活生生被分裂了。

但是，模范半岛和机器半岛的两位领袖人物立即付出了分裂模范岛的沉重代价。

模范半岛被大海狂浪团团围住，不仅不能前进半米，而且连后退半米也不能了。海水围攻着孤单的模范半岛，

南特·考弗兰为此拧紧了眉头。分裂出来的机器半岛情况也不比模范半岛好到哪里去，情况都差不多。机器半岛被狂浪猛涛紧裹住，休说前行半尺，就是后撤半尺也不行了，海水围攻着孤单的机器半岛，詹姆·托克登为此皱巴了嘴脸。面对天灾他们已经无能为力，孤掌难鸣了。

但是面对人祸呢，他们却一点都不感到内疚、惭愧，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他们俩决策失误一手造成的啊！

形势越来越严峻，如果模范半岛和机器半岛再不合二为一的话，凭他们单独航行大海的能力根本不能回到美国沿海。

在危难之际，南特·考弗兰和詹姆·托克登最终答应重新和好。于是模范岛又成了一个完整无缺的整体了。华脱和蒂安娜最终举行了他们的婚礼，他们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大名鼎鼎的法国“四重奏”一直为华脱和蒂安娜与众不同的婚礼伴奏着，直到婚礼结束。

“四重奏”最后还是去了圣地亚哥，在那里他们举行了一场演奏会。法国“四重奏”的演奏会空前成功又一次赢得了无数掌声和鲜花。

绿 光

萨姆和西布兄弟俩

在海伦斯堡的豪华大厅里久久地回荡着一个名字——贝丝，这仅仅是因为名字的主人是这里的管家。此时主人正需要她。

但是现在，无论萨姆和西布兄弟俩怎样呼唤，即使直呼其全名——伊丽莎白·贝丝夫人，这位举止文雅的女管家也不会出现。

男管家帕特里奇听到呼唤手持直筒无边高帽地来到来到正坐在窗边的两位主人面前。

“主人，刚才是在叫贝丝夫人吧，”他说道，“她不在别墅里。”

“不在别墅？那她到哪去了，帕特里奇？”萨姆焦急地问。

“坎贝尔小姐要去花园散步去，她陪小姐去了。”

然后，帕特里奇在看到主人的手势后，静静地退了出去。

这两位主人是地道的苏格兰人，出身于高地的一个古老的家族，哥哥萨姆与弟弟西布俩人的年龄加在一起有 120

多岁，哥哥又比弟弟年长一年又三个月。他们兄弟俩的真正名字分别是塞缪尔和塞巴斯蒂安。当然，这幢别墅里还有另外一个主人，那就是刚才提到的去花园散步的坎贝尔小姐，她是兄弟俩最疼爱的外甥女。

海伦娜·坎贝尔小姐的父母也就是兄弟俩的姐姐和姐夫，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相继去世了。

于是萨姆·麦尔维尔和西布·麦尔维尔便成了她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亲人。

兄弟俩为了更好地照顾外甥女儿坎贝尔，他们一直没有给她找舅妈。而父母的角色一直由他们分别扮演着，坎贝尔小姐一直称呼他们“萨姆爸爸”、“西布妈妈”。

萨姆与西布的姐姐与古老的坎贝尔家族的一个旁支联姻。他们拥有相同的精神气质，他们之间很默契，以至于，其中一个的举手投足对方都了如指掌，他们常常可以把同一个手势接着做下去，把一句话补充完整。

总之，他们就像一个整体，密不可分。

就是对衣服的款式，他们也显出了相同的品味，都喜欢做工简单的老式服装，偏爱英格兰产的上等呢料，惟一的差别就是在布料的颜色上，哥哥喜欢浅蓝色，而弟弟钟情于深栗色。

如果不是兄弟俩的外貌略有不同，人们是很难分清他们谁是哥哥，谁是弟弟的。从外形上，萨姆比西布略高大些，而西布比萨姆略胖一些，至于面貌，他们都继承了麦尔维尔家族的一切尊贵的印记：灰色的头发下面是一张英俊、诚实的面孔。

海伦斯堡别墅是他们的父祖辈留下的遗产，他们是古老的麦尔维尔家族的最后两根顶梁柱，他们还得长时间地

支撑着这幢古老的建筑。这个古老家族的历史可上溯至十四世纪，那时正是罗伯特·布鲁斯与华莱士所处的战火硝烟的年代，这时正值苏格兰为了争取独立自主权与格兰人作斗争。

虽然萨姆和西布已远离了那段漂荡不定的年代，生活在平时时期，但他们仍继承了祖辈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的美德。

在生活上，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不允许有任何不检点行为。这使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而且身体也很健壮，这一直都是他们引以为豪的。

现在，既然已经提到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不得不说说他们共同的爱好——吸食鼻烟。在联合王国的烟草界，最显为人知的要数这那手持鼻烟盒的强壮的苏格兰男子，他身穿传统的服装，像高傲的孔雀一样不可一世。而麦尔维尔兄弟则是他的同类；他们的烟量比特威德河两岸的其他人都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两人共用一个鼻烟盒，这件随身携带的用具在他们两人的衣袋里来回穿梭着。在吸食鼻烟上，他们也很默契，首先是在一个小时里共犯10次烟瘾，然后是拿出鼻烟盒共同吸上一口，接着共同打喷嚏，在共同说出的一句“愿上帝保佑我们”中结束他们的嗜好，最后要说明的一点就是，他们对鼻烟末的要求很高，从法国弄来的上等烟末，才会使他们津津乐道。

总之，萨姆和西布兄弟俩的社会经验很少，在这方面，他们就像两个孩子。

他们从不去了解工业、金融业与商业的事情；而且，在政治上，他们仍怀念斯图加特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对当政的汉诺威王朝仍有几分偏见；在感情方面，他们更是

局外人。

他们心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坎贝尔小姐。他们惟一的心愿就是能够按照坎贝尔小姐自己的心愿把她嫁给一个他们信任的、认为诚实可靠的、能使坎贝尔小姐幸福的人，然后与他们一起生活。——似乎他们已找到了一个英俊潇洒、正直的年轻人，找到了那个去完成令人羡慕的任务的人了。

“坎贝尔小姐去花园了，西布？”

“是的，”西布看看手表，接着说，“五点钟了，她也许快回来了。”

“那么，等她回来……”

“必须得找她好好谈一谈了，我认为。”

“你说得对，因为，两个星期后就是她 18 岁的生日了。”

“金子般的年龄，你不认为她比《罗布·罗伊》中美丽的女主人公黛安娜·弗农更光彩照人吗？”

“当然，萨姆。我们的海伦娜知书达理……”

“善解人意……”

“她只会令人想起黛安娜·弗农，而不是弗洛技·马克·艾弗，《弗伏莱》中的美人。”

他们很崇尚本民族的作家，他们又列举了《古玩商》、《修道院》、《珀斯的漂亮姑娘》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但所有这些人，在他们的眼里，在坎贝尔小姐面前都要甘败下风。

“西布，她还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小姑娘，我们应该……”

“为她选一位保护人，我想，最合适的莫过于……”

“她的伴侣，这个人必须是坎贝尔小姐……”

“最最中意，并且愿意嫁给他的人，萨姆。”

兄弟俩的这段对话，简直就像是一个说得似的，语句连贯，思路清晰。然后，萨姆微笑着打开鼻烟盒，用手指蘸上一点，自然地塞到西布手里。西布也同样吸了一撮后，随手装在了自己的衣袋里。很显然，他们对刚才的谈话很满意。

“看来你我想的一样，萨姆？”

“谁让咱们是兄弟呢。”

“也包括丈夫的人选？”

“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比那位年轻学者更让人喜欢、海伦娜更为之倾心的人了，而且，他也不止一次向我们表达了他的忠心……”

“看上去，这件事对他来说比任何事都重要。”

“他是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的高才生，真是不简单。”

“同时，他还是一位与泰恩多尔齐名的物理学家。”

“与法拉德伊不相上下的化学家。”

“具有很高的觉悟，对世上的万世万物都有很深的研究。”

“无论你提出多么难的问题都不会难倒他，他总能对答如流。”

“他是法夫郡一个显赫家族的子孙，并继承了一大笔财产。”

“尤其是他那副铝框眼镜，更显得他英俊、潇洒、文质彬彬。”

至于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化学家的眼镜框到底是钢制的还是镍质的问题，麦尔维兄弟准备把它暂且放在一边，

总之，这副眼镜很适合这位被谈论的绅士。但是，这位杰出的青年真的与坎贝尔小姐是最完美的结合吗？他们最终会走入教堂吗？既然把坎贝尔小姐比做黛安娜·弗农，但弗农直到最后也只是向她的堂兄表示了最纯洁的友谊，并没有与她的堂兄白头到老啊！

即使是这样，萨姆与西布也不会为此而闷闷不乐的，因为他们对感情几乎是免疫的。

“他已被海伦娜的美丽所折服，现在，他们开始不断地幽会了。”

“我们的海伦娜是莫伊娜，她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得到众人的爱戴。”

“西布，如果他把海伦娜比作菲奥娜，无疑，她在他心目中，将是绝代佳人。”

“难道他还不知道海伦娜的心思，萨姆，他说：她从那间遮掩了她悲叹的房屋，就像普照万物的太阳，光彩照人。”

“闪闪的光环围绕着她，西布，她迈着轻盈的脚步，就像微微的春风。”

好在兄弟俩急时收住了口，走出诗的世界回到现实之中。

“毋庸置疑，”萨姆说道，“年轻的绅士为海伦娜痴迷，那么海伦娜也会倾心于他的。”

“萨姆，如果我们单纯的海伦娜还没有注意到年轻绅士头上的光环的话……”

“那就只有一个原因，西布，那就是我们没有提醒她，她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了。”

“假如，我们把这些告诉了她，但她却对丈夫或者是婚

姻持反对意见的话……”

“别担心，她会做出选择的。”

“就像《小题大作》里的木尼迪哥塔那样，西布，在抵制过后……”

“欣然嫁给了她的丈夫。亲爱的萨姆。”

坎贝尔小姐的两位最亲的亲人就是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他们认为，海伦娜与年轻学者的婚姻与莎士比亚喜剧的结局一样顺理成章。

他们互视一眼，笑容爬上了他们的脸庞。这桩婚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不会有任何障碍，年轻的学者已向他们求婚，姑娘也已暗自心许。这层窗户纸已被揭开，最后，就只剩下选择黄道吉日了。

最终，婚庆大典将会热闹非凡。当然，它决不会在苏格兰惟一的一座宗教堂圣·芒女教堂举行，因为这里的空间不够宽敞，麦尔维尔兄弟认为年轻人的婚礼应该充满青春的气息，无疑，窄小的空间会约束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所以他们认为圣安德鲁教堂或者圣伊诺克·圣·乔治教堂可以任选其一。

与其说萨姆与西布是在谈话，倒不如说他们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凭空设想。他们从没有间断过对话，但眼睛却一直透过窗户上的菱形玻璃观赏着花园里葱绿的树木，此时，坎贝尔小姐正在其间散步。看着他们日益美丽的外甥女，他们的手仍没有忘记时不时地互握，以表达自己最真诚的感情。

是的，那时，婚礼的庆典将盛况空前。当然，他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流落街头的穷苦人。到那时，如果坎贝尔小姐提意一切从简的话，他们将破例反对她的意见，而且绝

不让步，按照惯例，宴席上宾朋们将举杯痛饮，互道祝福。想到这里，兄弟俩的手臂再一次合二为一。

正当他们沉浸在幸福的幻想中时，一位手持报纸、笑容满面、美丽年轻的姑娘撞开了大厅的大门，跑到他们面前，在每个人脸上吻了两下。

“您好，萨姆舅舅。”她甜甜地说。

“你好，我亲爱的天使。”

“您好，我的西布舅舅，您看上去精神不错。”

“是的，我好极了。”

“有件事情，”萨姆趁机说，“事实上早就该对你说，我们来谈谈好吗？”

坎贝尔小姐睁大她那水灵灵的大眼睛，笑盈盈地问：“有什么事，您们就说吧。”

“你听说过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这个名字吗？”

“何止是知道，我们已经相识了呀。”

“那么，你讨厌他吗？”

“我们的关系很好，根本谈不上讨厌。”

“很好，那么你不讨厌他，就一定是喜欢他，对吗？”

“我不明白，西布舅舅？”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俩人经过考虑，最后决定让他来作你的丈夫。”

“什么？让他作我的丈夫，让我嫁人？”坎贝尔小姐一边指着自己，一边笑弯了腰，她那银铃般的笑声使整个大厅都为之一震。

“别笑，我亲爱的海伦娜，难道你不想结婚吗？”萨姆与西布被她笑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要结婚呢，那多没意思呀。”

“永远不……？”西萨姆问道。

“永远不。”坎贝尔小姐止住笑，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永远不，亲爱的舅舅，至少在我没有看到前。”

“没有看到什么？”萨姆和西布异口同声地问，看得出，
他们很着急。

“绿光。”

海伦娜·坎贝尔小姐

克莱德湾的右岸是一个风景秀丽，但又不失变幻莫测且参差不齐的锯齿状河岸，其中一个为加尔-洛克河岸，海伦斯堡镇就座落在这里，而麦尔维尔兄弟和坎贝尔小姐居住的别墅离这个小镇还有三英里的路程。

整个冬季，他们三人都将在格拉斯哥西乔治街，一个离布莱兹伍德广场不远的历史悠久的旅馆里度过。但偶尔他们也在海伦娜的提议下，去意大利、西班牙或法国进行长期旅行。旅行期间，他们将在海伦娜的带领下游览各地的美丽风光和娱乐场所。最后，在海伦娜写下旅游日记后，欣然返回到西乔治街温馨的旅馆里。

五月即将过去，格拉斯哥——这座商业城市依然那样喧嚣，东来西往，穿流不息。萨姆和西布与他们的外甥女海伦娜都心照不宣地想到他们的乡间别墅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城市里夹杂着工业废气的空气及无休止的噪音让他们快要透不过气来了。

一经决定，马上动身，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好家里的一切事情就出发了。

他们的乡间别墅建在海伦斯堡附近，海伦斯堡是个旅游的好地方。那里的海水浴场是许多游客向往的地方，但那里的消费标准对一般游客来说有一点昂贵。

麦尔维尔兄弟在离村子一英里的加尔—洛克河岸选择

了一处最好的地方，建造了他们的乡间别墅。这里，树林茂盛，潺潺溪水环绕着整座丛林，丛林里是一个天然的大花园，园中绿树成荫，草坪茵茵，百花争奇斗艳，草地上温顺的羊儿正在吃草；池塘里波光粼粼，这里是野天鹅的家园。

所有这一切都天然形成的，没有经过任何加工，麦尔维尔一家的乡村别墅就座落在这里。

乡村别墅座落于罗森黑德半岛，阿盖尔公爵的意大利式别墅修建在那里；左边是海伦斯堡镇，在所有房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钟楼，镇子沿岸的居民主要是为湖面上的汽船服务；别墅的正面是克莱德河的左岸——格拉斯哥港——纽马克城堡遗址，村庄与船泊形成了一副美丽的生活画面，清新、自然，令人不由得止步不前。

别墅的主塔是景致的最佳观赏点。

主塔是四方形，在四方平台的其中三个角上各设有一个哨亭，上面装有三个堞眼朝下的三个雉堞；而第四个角另有其作用，那里是国旗的领地。在联合国里，所有的房屋和船只上都挂国旗。站在主塔上可以看到整座别墅的全景，条石砌成的围墙，错落有秩的屋顶，向外凸出的正面建筑，精心雕饰的小巧阳台，以及那别具一格的建在屋顶的壁炉，这是典型的撒克逊建筑。

通常坎贝尔小姐都会在小塔的平台上独自沉思，因为她喜欢这里的环境，这里可以免受外界任何干扰，是思考心事的好地方。如果在这里找不到她，那她很可能是在花园中散步，身边时常伴有贝丝夫人。坎贝尔小姐还有另外一个嗜好——骑马，如果在平台和花园找不到她的话，除了骑马奔驰在乡间小路上，她别无选择，这时她身边常伴

着的却是最忠实的男仆帕特里奇。

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是别墅里两个特殊的仆人，因为他们是在麦尔维尔大家庭中长大的。

伊丽莎白，Laluckie（母亲之意），在乡村别墅里，人们这样称呼她，她身上挂着47把钥匙，这也正是她的年龄。

在她身上兼有管家的所有美德，她温文而雅，做事井井有条，精打细算、聪明稳重。麦尔维尔兄弟受到了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当然，最被关心的还是坎贝尔小姐。

帕特里奇，这位忠实的苏格兰男仆，一直恪守着最传统的忠诚。他的装束也是最传统的——山民们酷爱的传统服装，一顶斑蓝色直筒无边帽，传统的苏格兰花格呢制成的短裙，Pouc特有的一种外面有长毛的钱袋挂在短裙上，菱形图案的饰带缠在他腿上，脚上穿着一双牛皮硬鞋。

帕特里奇不仅在装束上默守成规，而且称乎主人名称时也绝不老卖老。他总是这样称呼他的女主人：坎贝尔小姐。因为在苏格兰，如果仆人叫主人的全名，或是直呼其名的话，那就触犯了等级制度，将受到惩罚，即使在麦尔维尔家里不会计较这些，但他仍然觉得那样是对主人的不尊。

在麦尔维尔的家里，有聪慧的贝丝夫人和忠实的帕特里奇这两个完美的搭当管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难道还能找到比这个家庭更温馨舒适的住所吗？

坎贝尔小姐就是在舅舅与这两位管家的精心照料下逐渐长大的，即使她是苏格兰图勒岛上高贵的小姐之一，但他并没有娇横的小姐架子，她对这两个仆人非常有礼貌，并不因他们是仆人而蔑视、欺侮他们，而是与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用绝代佳人来形容坎贝尔小姐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她的确非常美丽——苏格兰人特有的湖兰色大眼睛镶嵌在白里透红的脸庞上，显得格外动人，匀称的身材、轻盈的步伐，——完美的化身。惟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眼睛里总是透露出一种让人难以琢磨的迷惘。

坎贝尔小姐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心灵也像她的容貌那样美丽，她继承了坎贝尔家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

“在我们身上，有两个存在生命体：我和另外一个我。”这是德·迈斯特说的。

而坎贝尔小姐的“我”，是一个精明、沉稳的生命体，在她的生活中，义务比权利更重要。

她的另外一个“我”，则是集梦想和迷信于一身。喜欢读科幻小说、传奇故事，这些书在芬格的国度里随处可见：与这些小说里女主人公不同的是，这个生命体会跑遍周围的峡谷，以便听到高地人称之为“斯特拉斯德的笛声。”

对于坎贝尔小姐的两个我，麦尔维尔兄弟都喜欢。只不过她的前一个“我”是因理智而被欢迎，而后一个则因其不可思考的幻想和一些实施的行动，经常令她的两个舅舅不知所措。尽管这样，萨姆和西布兄弟还是纵容着她的一切。

此时，麦尔维尔兄弟不知坐在平台躺椅上的坎贝尔小姐心里倒底在想些什么。

“绿光对于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萨姆问道，“为什么她的眼神里总会出现迷惘。”

“为什么她一定要看到这种光呢？”西布回问道。

到底是为什么？人们只有拭目以待。

《晨邮报》上的文章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坎贝尔小姐手里拿着一份报纸，面带笑容，急步走进大厅，她迫不及待地打开报纸给两个舅舅念，这是一份《晨邮报》，坎贝尔小姐念的是篇有关“绿光”的报导。下面是这篇文章的内容：

您曾经观察过在海平面上落山的太阳？是的，有可能见过。那么，您可曾观察着它，直到日轮将要全部消失？无疑，您也有可能这样观察过。那么，当天空一片澄清时，您是否注意到，就在这个发光的天体放射出最后的光芒时所发生的现象？肯定没有，是不是。很好，以后您要有机会——当然不会很多——来做这种观察时，您就会发现，撞入您眼帘的并不是人们常说的红色光线，而是“绿光”，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绿色，这种绿色是画家调不出来的颜色；在自然界里，无论是植物还是各种水质都没有一种颜色与其相同！也许它是天堂中的一种绿色，无疑，这是代表着希望的真正绿色。

事实上，坎贝尔小姐向她的舅舅隐瞒了她知道关于绿光的一个古老的传说。传说是这样说的：这种绿光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所有看到绿光的人们，都不会在感情方面做错事，因为它会摧毁所有的谎言与幻想，有幸看到它的人，不仅会看清自己的心，还会看清别人的心。

萨姆和西布此时正呆坐在椅子上，不知所措。他们的

脑子还一时无法转过弯来，他们认为这种绿光，世界上从没有人看到过它，而他们的坎贝尔小姐的另一个“我”却轻信地追随着它，并准备倾注一生的时光。过了好长时间，他们才清醒过来。

萨姆摇着头大声地问坎贝尔小姐：“这就是你说的绿光？”

“是的。”坎贝尔小姐重重地点了下头。

“这就是你为之准备牺牲一生幸福的绿光？”西布大声追问道。

“我想尽早看到它，但我必须得争得你们的同意才行，两位舅舅。”

“那么，在你看到它之后有什么打算呢？”

“之后我们就可以谈一谈我丈夫的人选问题了。”

听到坎贝尔小姐的回答，麦尔维尔兄弟相视笑了一下，似乎轻松了许多。

“既然这样，那我们赶快去看绿光吧。”萨姆说道。

“马上去，越快越好。”西布接着说。

说着，他们就急步走至窗前，伸手准备打开，但被坎贝尔小姐制止了。

“别忘了，只有在太阳落山的最后一刻，它才会出现。”她提醒道。

“好吧，就在今天晚上，我们共同来观察。”萨姆说道。

“希望晚上的天空一片澄清，大海风平浪静。”坎贝尔小姐直视前方说道。

“今天，我们早点到罗森黑德岬角去。”萨姆认真地说。

“也许我们登上别墅的塔楼会更好。”西布建议。

“亲爱的两位舅舅，您们说的这两个地方都无法看到绿

光，因为它需要一定的条件，那就是必须在水天交接处才可以与它会面。而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海平面！”

坎贝尔小姐好笑地看着两位舅舅。这下，麦尔维尔兄弟可着急了。

萨姆口是心非地说：“我想不必操之过急吧。”

“我们可以再等一段时间。”西布附和道。

“不行，两位舅舅，我不能等，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坎贝尔小姐摇着头说。

萨姆眼里闪过一丝惊喜，说：“是因为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吗？”

“可怜的年轻人，他的命运竟掌握在绿光手里。”西布说道。

“你们想到哪去了，我着急是因为现在已经是八月份了，苏格兰的天空很快就会被云雾所遮盖，现在这种美丽的夜晚已经不多了。哦，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坎贝尔小姐问道。

现在，问题已经很明确，为了保证坎贝尔小姐在今年看到绿光，他们必须立即出发去苏格兰海岸的某个地方住下来，然后抓紧时间，每晚仔细观察绿光的出现，时间紧，任务重，一刻也不能耽搁了。

但《晨邮报》上也有这样句话：“即使具备了观看绿光的所有条件，也很难捕捉到它的身影。”

《晨邮报》是苏格兰最具权威的报刊，它的结论是有根据的。

首先，要在西海岸的某一处可以看到水天相接的地方。

但是，要到达西海岸就必须通过克莱德湾。

然而，克莱德湾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基勒·德·布特、

阿兰岛、克那普德兰岛、康提尔半岛、汝拉岛和艾莱岛，这些在地质变迁中被弄得乱七八糟的岩石在阿盖尔郡整个西半部形成了一个岛链，如果想越过它们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途径，那就是留在苏格兰，在秋季傍晚时赶在雾气到来之前，往南或往北走，直至没有任何障碍物的地方。但要走出很远。

毫无疑问，无论坎贝尔小姐选中哪个地方——爱尔兰海岸、法国海岸、西班牙海岸、葡萄牙海岸——只要可以看到绿光，她的舅舅——麦尔维尔兄弟都要尾随其后。

麦尔维尔兄弟迅速递换了一个眼神，心领神会。

“我有个好地方，”萨姆首先开口，“那就是奥班。”

“我保证，那里是最佳观察点。”西布不失时机地说道。

“真的吗？”坎贝尔小姐激动地问。

“当然，而且不止一个观察点！”萨姆大声说。

“至少有两个。”西布肯定地喊道。

“明天就出发，怎么样？”寻问的口气。

“我们可以准备三天。”他给大家一点时间。

这时，坎贝尔小姐离开椅子上站起来，用不容更改的口吻说：“不，明天就出发。”

“好的，明天，就明天！”萨姆给予肯定。

“我希望现在已经到那里了！”西布认真地说。

从这些话语中可以听出来，麦尔维尔兄弟的话是出自真心的。那么，是什么让老兄弟俩如此急于去奥班呢？原来，到奥班去观看绿光是假，让坎贝尔小姐去见他们心目中的未来外甥女婿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现在，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正在奥班度假。他们认为，不管坎贝尔小姐是否看得到绿光她必定会被累得精疲力竭，那时

绿光已不是她的最终愿望，他们的杰出青年将会兴高采烈地得到未婚妻。在这里必须强调一点，这只是麦尔维尔兄弟一厢情愿之事。

“贝丝！”这个名字又回荡在大厅里。这次贝丝应声而来，并得知了主人们要出远门的消息。

气压计的数值（30 英寸 $3/10$ 处也就是 796 毫米）预告近来几天将是一段好天气。无疑，乡村别墅的主人必须抓紧时间，准备第二日清晨即刻出发。

动身前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忙碌，但又在有条不紊中进行，整幢别墅里听到的都是开关柜橱及抽屉和挂在贝丝夫人身上的 47 把钥匙奏出的交响乐。这都是为了坎贝尔小姐的希望，难道不应该为坎贝尔小姐反复无常的性格考虑一下？要是绿光不肯出来见她怎么办？如果云雾挡住了她的视线怎么办？如果需要去苏格兰更南边的海岸，去英格兰或者爱尔兰，甚至去欧洲大陆寻找新的观察点该怎么办？出发的时间不能更改，但这不意味着返回的时间不可以更改，一个月、六个月、一年还是十年以后？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怎么就一定要去看绿光呢？”贝丝夫人忙里偷闲，问身旁的帕特里奇。

“不知道。”帕特里奇答道，“不过我们的女主人不会轻易做出决定，这你是知道的，Mavourneen。”

在苏格兰，Mavourneen 的意思是“亲爱的”，贝丝很愿意听到这个词。

“你说得对，”女管家说，“同你一样，我也觉得坎贝尔小姐这个决定的后面隐藏着什么秘密。”

“你知道是什么秘密？”

“我怎么知道，无非是想托延她舅舅把她嫁出去的时间罢了。”

“我真不明白，”帕特里奇接着说，“那位尤尔西克劳斯先生究竟好在哪里，至使我们的主人一定要把坎贝尔小姐嫁给他。”

“事情明摆着，”贝丝夫人答道，“坎贝尔小姐是不会嫁给一个不如她的男士的，到时候，她将会很自然地拒绝她的两位舅舅。给他们留下一连串的疑问。总之，我对这桩婚姻不报有任何希望。”

“跟我想的一样，Mavourneen！”

“在我看来，坎贝尔小姐的心就像这把抽屉，”贝丝夫人指着面前的抽屉，做着示范，“它已经被牢牢地锁住了，而要打开它，就必须用与它相配的惟一的这把钥匙……”

“也许钥匙会被盗走，除非她愿意。”贝丝夫人说，“如果坎贝尔小姐真的成了尤尔西克劳斯先生的新娘，那么，大风就会把我的头巾吹到圣·芒戈教堂钟楼的尖顶上去。”

“如果他生在苏格兰，我想他一定会住在特威德的南边，遗憾的是，他是南方人。”

贝丝夫人并不赞同帕特里奇的话，她认为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根本不符合苏格兰的传统风俗。不管怎么说，这两位管家是不赞成这桩婚事的。

美丽的坎贝尔小姐在他们心中是最纯洁且至高无上的。

“你知道吗，”贝丝夫人接着说，“事实上，我们山地人的传统习俗是最好的，它使以前的婚姻要比现在的更幸福。”

“我也是这样想的，”帕特里奇用赞成的口气说，“过去的人们并不在意物质，只要人好，那么一切都是美好的，

但是，现在的人却把物质摆在第一位，他们相信钱是万能的。”

“你说得很对，那时，人们选择伴侣总是先看人品，然后他们会在八月初在基尔科沃举行的圣·奥拉庙会上互述爱慕之情。而现在，正值金色的八月，圣·奥拉庙会已经开始了。”

“我想，如果当初，”帕特里奇说道，“我们的主人能够听见你的这番话，而选择一位伴侣的话，那么坎贝尔小姐就会有两位舅妈，也许现在的生活也不会这样单调了。”

“是这样的，”贝丝夫人接着说，“如果那样的话，坎贝尔小姐的舅妈肯定不会把她嫁给尤尔西克劳斯先生的。”

其实，贝丝夫人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两个年轻人没有经过了解就匆忙结合的话，它的稳固性是值得怀疑的。但坎贝尔小姐与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即使是经过圣·奥拉庙会的考验，他们的结合，也是不会美满的。

两位管家一边聊一边收拾行李，他们不愧为最称职的管家，瞧，一切物品都被整理得井井有条，而且非常齐全。

无论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对这次旅行多么不情愿，但出发的时间已经定了，度假的地点也已选好了，明天的报纸上也会刊登出麦尔维尔兄弟和坎贝尔小姐去奥班度假的消息。惟一没有决定的就是去奥班的路线。

到达格拉斯哥西北方向的一百英里外，濒临马尔海峡的奥班小城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

第一条路线是陆路——由鲍灵，经丹巴通，沿着莱温河右岸到达洛蒙德湖畔的巴朗克；穿过有三十多座岛的湖泊，沿着湖畔走就到了达尔马林，然后再走到一段盘山公路，经过格兰扁山脉的洗礼之后，便来到了布满欧石南、

冷杉、橡树、落叶松的狭谷，穿过这里，奥班就出现在眼前了。这里的海岸是大西洋中最为宜人的，是其他海岸所不能比拟的。

如果走这条路线，那将是一次令人陶醉的旅行，这也是很多人向往的旅途，但遗憾的是，走这条路线看不到海平面，所以坎贝尔小姐给它贴了封条。

那么，既然第一条路线被查封了，就只剩下这条惟一的路线。——水路——沿克莱德河——克来德海湾——大小岛屿连成的一个似手掌的海湾，从手掌的右侧迎水而上——目的地奥班港。这条路线是坎贝尔小姐一心想走的。尽管沿途的海岸风光非常迷人，但这对于她来说都不是重要的。她的最终目的是要看到她梦寐以求的仅仅出现五分之一秒的绿光。

“两位舅舅，”坎贝尔小姐说道，“您们知道，我只希望看到绿光，其他的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所以，我并不需要一定到达奥班。”

坎贝尔小姐的话可不是麦尔维尔兄弟想听到的，他们的愿望恰恰与坎贝尔小姐相反——他们只想到达奥班并在那里呆上一段时间——至于绿光——最好不要出现。

但这只是他们的希望，实现的积率微乎其微。

“愿绿光永远不会出现！”萨姆在坎贝尔小姐走出大厅后喊道。

“愿我们的海伦娜小姐早日成婚！”西布啮咕道。

沿克莱德河而下

第二天，也就是8月2日，清晨，坎贝尔小姐便如期登上了海恩斯堡火车站的火车。到达格拉斯哥后，转乘去奥班的汽船。陪同坎贝尔小姐去的有麦尔维尔兄弟和两位忠实的管家。

7点整，火车准时抵达格拉斯哥火车站，坎贝尔小姐一行五人坐上了一辆马车。因为，哥伦比亚号汽船烟筒里喷出的黑烟预示着即将起航。黑烟混在雾气里已经慢慢消退了，说明今天是个晴朗的天气。

汽船自然不会落下这五位尊贵的乘客，它把坎贝尔小姐一行人迎了上来。

正是第三次钟声敲响之时，随着最后一批乘客的上船，哥伦比亚号的机械师发动了汽船，一声长笛响过之后，便启航顺流而下。

哥伦比亚号不仅速度快而且船舱内的设施也非常讲究，客厅与餐厅极尽舒适，宽敞的轻甲板用有垂饰的天篷遮了起来，甲板上有一些铺着软垫的长凳与椅子——这可是一个真正的平台，还用精美的栏杆围了起来。在这里，乘客可以沐浴着新鲜的空气，凭栏远眺。

在八月——旅行黄金季节里，克来德湾和赫布里底群岛是最受欢迎的地方。因此，这也使往返于克莱德河上的哥伦比亚号生意兴隆。船上所有的客舱都住满了人；乘客

中，有的是全家出动，他们的家庭和睦得到上天慷慨的祝福；船上的年轻姑娘美丽动人，小伙子们英俊潇洒；还有一些身穿黑色礼服、头戴丝质高帽的牧师；另外还有几个农夫；船上大部分都是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有一少部分是外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相比之下，他们的言行则显得有些拘谨，但也不失他们好献殷勤的天性。

麦尔维尔兄弟的旅途并不寂寞，因为他们要忙着观察坎贝尔小姐指的景物，又要解答她提出的问题，时而还得跟随这位活泼的外甥女往返于船的两个极端。结果是，在从格拉斯哥到旅程中忙得不亦乐乎，连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都没有。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发牢骚，还兴致勃勃，这全归属于他们太爱这个外甥女了，她就是他们的全部。

就在三位主人在船上穿梭不停时，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则与其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坐在甲板前半部，迎着温和的海风，亲切地谈论着逝去的时光、消失的习俗和四分五裂的古老家族。那时，克莱德河澄清的上空还没有消失在工厂排出的烟雾之中，河两岸也不会回响着沉闷的撞击声，河水也不会因来往的船只而变得浑浊不堪。

“过去这里的美好景象会很快重现的。”贝丝夫人十分肯定地说。

“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那时，我们就又可以看到祖先的古老习俗了。”帕特里奇严肃地说。

在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谈话期间，他们共同承受了克莱德河沿岸铁器碰撞发出的叮当声、工业的喧哗吵闹声再加上缭绕的烟雾与水蒸气，和充满炭味的烟雾。这令他们心烦意乱。

不过，很快他们的烦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

的是心旷神怡，因为此时显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别致的住宅，林木掩映的别墅和散布于绿色丘陵之中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房屋。

这些乡间住宅与别墅构成了一条美丽的风景链，连接着一座座城市。

很快，柯尔帕特里克丘陵便在里伏尤镇的后面显现出来，圣·帕特里克——爱尔兰人的保护神就出生在此，这在爱尔兰家喻户晓；美丽的克莱德河在这也成为了大海的一只臂膀。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先是向勾起人们对苏格兰历史的回忆的道格拉斯·卡斯尔遗址致敬，但他们又很快扫视了为纪念哈里·贝尔建造的方尖碑，这位第一艘机动船的发明者所发明的齿轮正在扰乱安静的水面。

即使这些名盛古迹也没能把坎贝尔小姐的思绪拉回来。她心里就只有那个能够看到绿光的海平面。但在哥伦比亚号驶出这一系列圈住了克莱德河海湾的河岸、岬角和山丘之前，他们是看不到海平面的。

再往远处，是格里诺克市入海口，这里停泊了上百艘汽船，这座城市是工业和商业的前沿，它拥有四十五万人口，但这对坎贝尔小姐而言又有多重要呢？为什么她的目光总是停留在河左右两岸罗克村和丹限村，注意那些参差不齐的峡湾处？这些峡湾不断地侵蚀着阿盖尔郡的滨外沙洲，使其呈锯齿状。

坎贝尔小姐那焦急的目光似乎在寻找着什么，难道是在找莱文塔楼遗址里的小精灵吗？不！她是在寻找照耀着克莱德湾出海口的克洛克灯塔。

突然，在河岸的拐角处，一盏巨大的明灯展现在她面前。

“看，克洛克灯塔，哦，萨姆舅舅，您看到了吗？”坎贝尔小姐高兴得叫起来。

“我看到了，克洛克。”萨姆答道。

“大海，大海，西布舅舅，快看！”坎贝尔小姐再次因兴奋提高声调。

“我看到了，大海。”西布答道。

“简直是太美啦！”麦尔维尔兄弟异口同声。

像他们第一次见到大海时一样赞美着。

的确，随着哥伦比亚号的前行，海平面呈现出来。

现在，他们正在五十六度赤纬线下，再经过七个小时，他们才会消失在大海中，但即使他们看到大海，也不意味着在这里就会看到绿光，因为，太阳只有在冬至时才会光顾这里的弧形海面。要想现在看到的话，只有再继续向西并稍微偏北走。因为离九月还有六个星期。

但这对坎贝尔小姐来说并不重要，她可以等，甚至陪上她一生的时光，她只要看那 $1/5$ 秒、稍纵即逝的绿光。

此时的坎贝尔小姐再没有心思去做别的事情，她站在甲板上，眼睛直盯着水天交接处，好像在测量太阳所处的位置及它的光盘没入海平面时的最后那一段弧线的长度。她默默祈祷——雾气不要笼罩澄净的天空！

“时间到了，海伦娜。”

西布的声音打断了坎贝尔小姐的思绪，她愣了一下。

“时间到了，什么时间，舅舅！”她还没转过神来。

“当然是午饭时间到了。”西布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好吧，我们去吃饭。”坎贝尔小姐答道。

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

坎贝尔小姐与两位舅舅吃了一顿正宗的英式午餐，味道很好，他们都很满意。饭后，他们一行三人又来到了甲板上。

“啊，我的大海，我的海平面不见了！”坎贝尔小姐刚到甲板上就嚷道。

此时，汽船在朝北航行，海平面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了。

“都是你，西布舅舅，如果你不来叫我吃饭，海平面就不会消失。”坎贝尔小姐有些不讲理。

“可是，亲爱的海伦娜……”

“我已经记下这笔帐了，萨姆舅舅！”

麦尔维尔兄弟对眼前这位骄横的外甥女，一时间哭笑不得。这确实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无法控制船的航行。

其实，走水路也有两条航线可以到达奥班。

很显然，船走的不是第一条路，这段航线比较长，也是麦尔维尔兄弟没选择它的原因。它的航线是——首先汽船在巴特岛的首府罗瑟塞停靠，十一世纪的古老城堡座落在那里，巴特岛以西的高大峡谷挡住了侵袭古城堡的海风——沿克莱德海湾顺水而下——阿兰岛的南部——改变航线，向西，绕过阿兰岛和康提尔半岛的顶端——吉戈汉航道——穿过艾莱岛和汝拉岛之间的桑德海峡——洛恩海湾，这个海湾的顶端在奥班北面一点。

没有走这条航线，不用坎贝尔小姐责怪，麦尔维尔兄弟就已懊悔了。因为如果沿着艾莱岛海岸航行，他们就会看到马克·唐纳德的旧居，而马克·唐纳德在十六世纪初，被坎贝尔小姐家族打败并驱逐。面对这个与他们密切相联的历史事件，不只是麦尔维尔兄弟很遗憾，就是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也有些不满。

历史事件对于坎贝尔小姐来说并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她失去了观看大海的机会。要知道，如果按这条航线走，她就可以看到从阿兰岛岬角到康提尔半岛岬角和从康提尔半岛的马尔岛连绵三千里的美洲海峡。但走这条航线有一个很大的弊病，那就是，汽船到达布里赫群岛时，那里的天气会非常炎热，旅客将感到很不舒服，同时，酷热的天气将给航海员带来不快，从而增加事故的发生率，所以，为安全起见，哥伦比亚号还是选择了另外一条——坎贝尔小姐他们现在正走的航线。

自然，走这条航线不会看到三千里的美洲海峡，取而代之的是沙滩、森林和山脉。

此时，哥伦比亚号沿着艾尔邦戈雷戈小岛驶入了里多狭湾，这个小岛是阿盖尔公爵在格兰争取苏兰政治与宗教自由的斗争中避难的最后地方，这场战斗以失败而告终。现在，汽船又转向南方，沿巴特海峡航行，然后，又调头继续向北，经过康提尔海岸左侧的分斯特——塔贝特村和阿尔德瑞西格角，便到了洛克吉尔费德村，克里南运河的入口。

到达这里，也就意味着哥伦比亚号已完成了它的使命，人们将转乘早已等在那里的一艘小汽船——里内特号。

换船几分钟便完成了。然后，里内特号以飞快的速度

航行在运河中。正当人们坐在甲板上自在地欣赏着沿途风光时，一位风笛手吹响了他的乐器。这首乐曲一改欢快的曲调，以那特有的既悲伤又怪异的曲子舒发了无比愁畅的心怀，这使所有游客的好心情跌入深谷。

悲哀过后是一段十分惬意的航行。里内特号先后穿过了陡峭的河岸——布满欧古南的山脉——开阔的田野——两个船闸之间的陡堤，而后准备在引水渠中暂做停留，这里热情的青年和孩童用大量的新鲜牛奶招待着他们的客人，尽管客人们很快便会离开。

里内特号因船闸出了点故障而晚两个小时到达巴拉诺克村。在这里，旅客们将经历第二次换船，也就是说，他们得从此下船再转乘格伦加里号，然后沿着西北方继续他们的旅程。格伦加里号将带着他们驶出克里南过它的岬角，到达巴特岛，这里很像苏格兰中部的湖泊地带，罗布罗伊热的家乡。景色宜人的岛屿随处可见，岛上地势起伏平缓，植物主要是桦树和落叶松。

随着汝拉岛海湾的北端岬角的逝去，无边无际的海平面在这个岬角和斯卡岛之间展现出它全部的容颜。

萨姆指着海平面，转向坎贝尔小姐，说：“你看，我把海平面又还给你了。”

“事实上，”西布接着说，“是老尼克的岛屿挡住了它美丽的容颜，我们是无辜的。”

“我已原谅您们了，我的两位舅舅。”坎贝尔小姐微笑着说。

考瑞威尔坎旋涡

现在是晚上六点整，也就是说，在太阳完全逝去之前，他们完全可以到达奥班。并且极有可能，坎贝尔小姐的愿望将在今晚实现。

澄清的天空，平静的海面，为观察提供了最佳条件。应该说，在奥隆塞岛、科隆塞岛和马尔岛之间看到海平面已成定论。

然而，一件始料未及的事阻碍了船的正常航行时间。

坎贝尔小姐目不转睛地盯着两个岛之间圆弧状的水线。在水天连接的地方，由于太阳在这完美的环境中幻想着当她看到绿光的那一刹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突然，汽船的舰首与海浪互相撞击的声音，惊醒了陷入沉思的土地。

“怎么会有这么大声音和如此湍急的水流？”坎贝尔小姐转向两个舅舅问道。

这无疑是在向麦尔维尔兄弟的知识误区挑战，他们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们本不知的问题。

既然在两位舅舅那里得不到解答，那就只好求助于格伦加里号的船长了。

“您听到的是考瑞威尔坎旋涡发出的声音，”船长做出解答，“这只是很正常的潮汐现象。”

“可是天气，一点风也没有。”坎贝尔小姐又提出疑点。

“这是天气所不能左右的，”船长耐心地说，“这是海流

作用的结果，流出汝拉—桑德时，海流只能在汉拉与斯巴两个岛之间寻找出路。在那里水流速度猛然加快，小吨位的船只上那儿去是很危险的。”

这一海域的考瑞威尔坎漩涡是赫布里底群岛中最为奇特的地方之一，其危险程度令人畏惧。

这个漩涡的名字传说是以一位在凯尔特时期在此遇难的王子的名字命名的。

实际上，已有很多船只被这条水道吞没，因此人们把它与挪威海岸的迈斯达姆急流排在了一起。

海峡中一个黑点引起了坎贝尔小姐的注意。它在起伏不定的浪涛中时隐时现，如果细心的话，还真会以为那是一块岩石。

“那个黑点是岩石吗，如果不是，又会是什么呢？”坎贝尔小姐指着远处问船长。

“事实上，”船长答道，“大概是随着水流游过来的漂浮物，也可能是……”

船长举起望远镜。

“不，是一艘船！”他大声喊道。

“一艘船！”坎贝尔小姐重复道。

“我看得清清楚楚，是艘在考瑞威尔坎水面遇难的小船！”船长紧张地说。

旅客们也寻着船长的声音陆续来到甲板上，望向漩涡处。

是的，船长通过望远镜看到遇险的船只被涨起的潮水勇流卷着，被漩涡的吸力吸住，极有沉没的可能。

“也许它早已遇难，被冲到了这里。”一位乘客说。

“不！我看到一个人。”另一个说。

“一个……两个人！”站在坎贝尔小姐身边的船长冲口而

出。

船长说得没错，的确是两个人，他们正在努力控制这艘小艇，实际上，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现在，或许有一阵风吹过，帆可以张起的话，两个人还有生还的希望。

“船长！”坎贝尔小姐喊道，“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死去，应该去救他们！应该去……”

坎贝尔小姐一席话道出了船上所有旅客的心声。

“格伦加里号，”船长镇定地说道，“不能去冒这个险。”

“但是，如果我们慢慢靠近也许可以帮上他们的忙。”

船长又接着说，并用征求的目光看着旅客们。

坎贝尔小姐走近船长。

“您的决定是对的，船长！……”她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所有人的心情都和您一样，那两个人需要您的救助，去救他们吧……去吧……求你了！……”

“去救吧！”旅客们异口同声地喊道，他们被坎贝尔小姐的善良打动了。

听到大家的回应，船长毅然转身举起望远镜朝着遇难船只的方向，下达命令：“注意驾驶！”他喊道，“左满舵！”

随着一声令下，格伦加里号很快调转方向，朝着西方全速航行，汝拉岛的岬角被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寂静笼罩着格伦加里号的每一个角落，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远处那个小黑点上，渐渐地，小黑点扩大成了一艘小渔船，船上放倒的桅杆使它免遭由于海浪剧烈的撞击而导致的巨大反冲力的侵害。

船上只有一个人在奋力划桨，试图死里逃生，而另一个则因某种还不清楚的原因现在躺在船尾。

三十分钟后，格伦加里号靠近了考端威尔坎漩涡，因海

浪的冲击，船开始剧烈地前后颠簸。但船上旅客似乎并没有感觉到，他们只感觉到了两个渔夫面临死亡的危险气息。

距渔船还有半英里，这是汽船不可逾越的距离。显然，格伦加里号的靠近，给了渔夫无比的力量。他正用尽全力划桨努力地靠近格伦加里号，他知道，只有与汽船汇合才会摆脱死亡。

形势更加危急，为了保证旅客的安全，船已经是一点点在往前挪了，尽管如此，由船头拍上船来的海浪已经在威胁着锅炉舱的甲板窗，这极有可能使船熄灭，直接威胁着整船人的生命安危。

船长是位极富有经验的老船长，他紧靠着舷梯，以防船偏离航道，他娴熟地操纵着，从而使船在水中被横过来。

现在，渔船的处境更加危险，在漩涡的冲击下，随波浪忽高忽低，如同利箭一般，又如弹弓射出的石块般迅速地做着圆周运动。

“快！快！”坎贝尔小姐抑制不住内心的焦急，一遍一遍地喊到。

波涛汹涌的巨浪令船上的旅客连连发出惊叫声。想到船上的旅客，船长有些犹豫，他是一船之长，确保旅客安全是他的职责，但见死不救又违背了他的做人原则，二者互相矛盾。船长一时想不出一条万全之策。

然而，遇险船只与格伦加里号之间还有不到半里的距离，这时，已经可以看清渔船上的遇险人员了。

奋力划桨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而躺在船尾的是一位老水手。

一个巨浪袭向格伦加里号，增加了它的危险度。

虽然船长经验丰富，但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似乎也显

得有些吃力。

突然，小船在一个浪尖上摇摆几下之后滑向了一边，即而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一声惊恐的尖叫声久久回荡在空中。

旅客们的心紧缩着，当看到小船又出现在另一个浪尖上时，人们的心才又恢复了正常收缩，此时，渔船已被海浪推到了汽船这边。形势一片大好。

“加油！加油！”水手们站在船头大声地呼喊。

他们手里摆着早就准备好的一捆绳子，伺机抛向年轻人。

机会来了，两个旋涡之间的海平面出现了暂时的平静，船长果断下令加足马力，水手抛出了绳子。

年轻人敏捷地把绳子缚在桅杆脚上，格伦加里号开始倒航，从而尽快摆脱漩涡，小船被拖在后面。

这时，沉着冷静的年轻人把老水手用船上又抛下的绳子绑好，在水手的帮助下，老水手得救了，年轻人也随后跳到了格伦加里号的甲板。

只见小伙子脸色平静，神不慌气不喘，他的态度表明他具有超人的勇气和意志。

老水手一上船，人们就对他进行了急救，好在他在一杯白兰地的作用下，度过了危险期，开始恢复知觉。

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用那微弱的气息道出一个人名——奥立弗。

“我在这里！我的老水手！”年轻人有些激动，“那阵海浪……”

老水手摇摇头，说道：“那没什么！我还经历过比这更凶猛的！它已过去了！……”

“都是我不好，一定要再往前走走，结果差点让我们丧了命！不过，还好，我们得救了！”

“在您的努力下，奥立弗先生！”

“不，是上帝帮助了我们！”

年轻人与老水手相拥在一起，如此动人的场面，撞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

年轻人扶老水手躺好后，走向刚从舷梯上下来的船长。

“船长先生，”他说道，“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刚才对我们的帮助。”

“这是我的责任。不过，感谢船上的旅客才是理所应当的，是他们使我下定了决心。”

听了船长的话，年轻人与船长握手后，转向旅客们摘下礼帽深深鞠了一躬，这是旅客们应该得到的，不过，更确切地说，坎贝尔小姐最应该接受这真诚的谢意，这位美丽姑娘的乞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她却躲在了一边，她不想宣扬自己的功劳。突然，她想起了绿光——此行的目的，眼望着落日，惊呼出声：

“光线呢？太阳呢？”

“太阳落下去了！”萨姆说。

“光线消失了！”西布说。

太阳落山的时候，正是急救的关键时刻，坎贝尔小姐那时正在关注着她可以看到的现实，而一时忽略了头脑中时时幻想的绿光。看来，想真正看到它，还要耐心地再等一段时间。

“哎！机会错过了！”坎贝尔小姐喃喃地说，但她并不后悔，为刚才的事情。

格伦加里号安然无恙，此时已调整好方向，继续朝目的地方向驶去。惟一不同的是，船上又多了一位乘客——年轻人，而那位老水手已乘着他的小船向汝拉岛驶去。

格伦加里号在经历途中的小小的插曲后，终于沐浴着黄昏的最后一缕光芒，完成了它此航的使命——抵达奥班港。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

奥班的海滩每天都会迎接很多来这里进行海水浴的游客，使这里人潮涌动，热闹非凡，但在众多的游客中，仍没有遮住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的才华，使之脱颖而出，倍受关注。

奥班地处马尔海峡，凯尔雷雷岛为它挡住了大风的侵袭，令其免受西风的打扰，也因此倍受外国人的偏爱。他们有的是来泡一泡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海水，有的是以此为根据地，沿呈辐射状的路线去了格拉斯哥，依据内斯和赫布里底群岛里那些最最稀奇的岛屿。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凡是在奥班度过热季、经过海水疗养的人都身体健康，并且长寿者居多。这也是奥班成为联合王国中人们喜欢的海滨城市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奥班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这里的城市规划得很合理，房屋布局整齐，街道干净宽敞，且畅通无阻，充满现代都市气息。古老的钟楼与杜罗莱城堡给这座城市更增添了几分文化气氛，港口五颜六色的船只与岸上白色的住所以及阔气的别墅则构成了另一幅令人陶醉的写生画。

八月份是旅游旺季，这也使大大小小的旅馆生意兴隆，收入大增。然而，在城中最好的一家旅馆的登记簿上，来自苏格兰的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的名字已经连载了几周。

这位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今年二十八岁。他的外表与年龄正相辅，既不多也不少。就其面孔而言，实在找不出值得称赞的地方。一头并不受男人们欢迎的颜色过深的金发；眼镜后是一双失去光芒的近视眼；鼻子出奇的短。顶着一头比一般人少一半的发丝，络腮胡遮住了他的嘴，这使他看上去有几分猴相。看到他很难让人把他与年轻的学者联系在一起。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这位奇貌不扬的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毕业于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并且说起文学来，他拥有物理、化学、天文学与数学知识，或者更多一些。实际上，他自命不凡得几乎像个蠢才。他主要的嗜好就是随心所欲地给那些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作出解释；总之他是个爱卖弄学问的学究，顺从的交往者。这样一个任何人都认为滑稽的人，高地的哪位姑娘，包括坎贝尔小姐在内，哪会把芳心交给他呢？

这就是麦尔维尔兄弟俩为坎贝尔小姐挑选的作为她丈夫的最佳人选？难道只是因为他是第一位向这两位可爱的六十岁老人表白对他们的外甥女爱慕之情的人？也许麦尔维尔兄弟在兴奋之余会这样说：

“如此出身贵族，拥有大笔财产的年轻学者竟然会看中我们的迷人的海伦娜，我们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他做我们的外甥女婿最合适不过了！”

接着，兄弟俩美美地吸了一撮法国上好的鼻烟，然后满意地关上鼻烟盒，似乎他们已完成一项伟大使命。

第二日，上午九点，坎贝尔小姐还在喀里多尼亚旅馆二楼房间里休息的时候，她的两位舅舅已经出发去找他们心目早就定好的外甥女婿人选——亚里斯托布勒斯·尤西

尔西克劳斯。

麦尔维尔兄弟从喀里多尼亚旅馆前厅出来，走下海滩，朝海湾北边的一家旅馆走去。

似乎是上天的安排，他们刚刚走出旅馆不到十分钟便在海滩上与每天早晨都要迎着温和的海风作科学散步的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相遇了。他们与他完全机械化式地握了握手。

“哦，亚里斯托布勒斯先生！”麦尔维尔兄弟说。

“哦，麦尔维尔先生！”尤尔西克劳斯用一种故作惊喜的声调应道，“真想不到在这儿……”

“昨天到的。”西布说道。

“在这见到您真高兴，尤尔西克劳斯先生！”萨姆说道。

“是的，我也很高兴，事实上早晨的快讯破坏了人们的好心情。”

“什么快讯？”萨姆说，“是否是关于格拉斯内阁……？”

“不，”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很快否定道，“是一个气象快讯。”

“气象，真的吗？”麦尔维尔兄弟同时脱口而出。

“是的，上面说 Swinemunde 低压已向北部转移，并形成一明显的空洞，它的中心已到达斯德哥尔摩附近，气压计已经降低了二十五毫米，不过，在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气压虽然变化不大，但还是于昨天在巴伦西亚下降了十分之一，在斯托诺韦下降了十分之二。”

“那么，这个低气压……”萨姆说。

“将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西布说出他想问的话。

“不再有好天气，”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回答道，“即将刮起西南风，而且，北大西洋上的雾气将笼罩我们的天空。”

这个对于所有游客来说都是个坏消息的快讯并没有使麦尔维尔兄弟感到懊恼，反而令他们有点欢喜，因为这样——绿光可能会让坎贝尔小姐再等上些日子——就可以延长他们在奥班逗留的时间——两个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接触时间。

“麦尔维尔先生，你们到这里来是……？”亚里斯托布勒斯道出他心中的疑问。

“我们想呆上一段时间。”西布在说谎。

“顺便加上一句，”萨姆说，“由外甥女陪着我们……”

“坎贝尔小姐！是真的吗？”亚里斯托布勒斯有些惊喜地大声说道，“——我想这里的海水浴会对她的身体很有益的，……你们瞧，今天的天气多么温和，她会感到舒服的。”

“是的，”萨姆说道，“她也会这样认为。”

“我会告诉她这里的天气好极了，”亚里斯托布勒斯接着说，“0.21 的氧，0.79 的氮，再加上一定数量有益健康的水气，至于碳酸，几乎没有。我真希望马上见到坎贝尔小姐。”

麦尔维尔兄弟很想告诉他坎贝尔小姐的住址，但这个年轻的学者似乎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亚里斯托布勒斯问道，“麦尔维尔先生，是什么原因使你们离开了海伦斯堡别墅？”

“我们当然没什么可隐瞒您的，只是现在还……”萨姆答道。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年轻学者打断他的话，“我是否可以找一些机会，与坎贝尔小姐更好地彼此了解一下，以增近感情呢？”

“你会有机会的，年轻人，只要你努力。”萨姆鼓励道。

“我会的，先生，”亚里斯托布勒斯认真地说道，“在这个公共场所，坎贝尔小姐和我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谈谈大海的风向、浪高、潮汐的变化，还有其他一些物理现象，我想这些会让坎贝尔小姐很感兴趣的。”

此次交谈令麦尔维尔兄弟很满意，他们准备帮助年轻人。

“我想，麦尔维尔先生，”尤尔西克劳斯接着说，“一定是你们编造了一个借口来到这里，否则坎贝尔小姐是不会想到这的。”

“是有一个借口，但它是坎贝尔小姐自己提供给我们的。”西布答道。

“是什么借口？”尤尔西克劳斯先生问道。

“一种物理现象，它需要特定的条件，只有奥班才具备。”

“原来是这样。”尤尔西克劳斯先生说道，“看来我与坎贝尔小姐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我们可以共同来研究，但不知是什么物理现象？”

“绿光。”萨姆简明扼要地说。

“绿光。”年轻学者重复着，想了想，还是不明白，问道，“对不起，我能问一下，何为绿光？”

麦尔维尔兄弟便把《晨邮报》上的内容叙述了一遍。

“哦！”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恍然大悟，“这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猎奇，根本没有观察价值。”

“坎贝尔小姐还是个小姑娘，”西布说，“她把这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也是她一生的愿望。”

“她发誓，不看到绿光，绝不结婚。”萨姆补充说道。

“放心吧，麦尔维尔先生，我会令她实现愿望的。”尤里西克劳斯先生肯定地说。

就这样，他们边走边谈来到了离喀里尼亚旅馆一百步的地方，准备结束他们的谈话。

就在这时，二楼上，一个正对着他们的窗口。有一位年漂亮的姑娘正在焦急地望着海滩，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也似乎在期待着……

忽然她看见了海滩上的三个人。然后窗户被用力地关上，片刻，她出现在海滩上。她——坎贝尔小姐，半抱双臂，神情严肃，紧锁的眉头充满责备之意。

坎贝尔小姐的神情令麦尔维尔兄弟一时不知所措，他们以为海伦娜已经看穿了他们的计划，正准备兴师问罪。

这时，年轻学者走上前，很礼貌地向坎贝尔小姐问好，打破了尴尬的局面。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先生……”萨姆热情地介绍道。

“事情真是巧极了，……恰巧在奥班！……”西布说道。

“您好，尤尔西克劳斯先生。”

坎贝尔小姐出于礼貌与他打了个招呼。

然后，她表情严肃地转向麦尔维尔兄弟，他们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两位舅舅。”她说。

“我们亲爱的外甥女。”麦尔维尔兄弟说，显然有些底气不足。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奥班吗？”她问道。

“当然，这就是奥班。”

“在这里，我可以看到绿光，是吗？”

“是的，孩子。”

“那么，它需要的海平面呢？”

“海平面……”麦尔维尔兄弟倒吸了一口凉气，转过身去。

眼前，除了塞尔岛、凯尔雷雷岛和基斯摩尔岛构成的一处到另一处连绵不断的屏障，哪里不有什么海平面；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向坎贝尔小姐保证的海平面在奥班根本不存在。

这也是麦尔维尔兄弟在沙滩散步时并未注意到的一点，他们发出两声叹息，表达出内心真正的失望。

“舅舅们，一小时之后我们将不在这儿！”

“不在这儿？”

“是的，我要去找海平面。”

“你决定了？”

“是的，必须这样。”

“看来，需要解释一下。”麦尔维尔兄弟互望了一眼。

海平面上的云彩

最有理由做出解释的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先生，但他与此事无关，坎贝尔小姐也并不需要他的解释，只是生硬地向他行了个礼，便快步走回了旅馆。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为刚才被拿来与一个毫无价值的绿光作比较，感到是对自己的侮辱，所以也生硬地回了一个礼，然后径直走向海滩，想给自己一个安慰。

麦尔维尔兄弟沮丧地回到喀里多尼亚旅馆的会客厅里，满脸羞愧地等着坎贝尔小姐找他们谈话。

坎贝尔小姐的态度很明确，为了看到绿光，必须放弃一切，即使是以和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见面的便利条件为代价。

两个舅舅只能从他们良好的愿望出发进行推测，因为他们压根就不熟悉奥班嘛！谁会想到尽管游客们如潮般涌来，可大海，真正的大海却并不在那儿！

“现在，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坎贝尔小姐说道，“必须离开奥班，寻找真正的海平面。”

尽管麦尔维尔兄弟极不愿意，但那只能怪讨厌的赫布里底群岛遮住了大海的面容。

“我们马上收拾行李，”坎贝尔小姐接着说，“最好今天就动身。”

“好的，我们没有意见。”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于是，贝丝夫人与帕特里奇，在他们女主人的再次决定之下，开始快速地收拾行李。

让人们料想不到的是，喀里多尼亚旅馆的主人——麦克·菲恩老板。

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宣布可以为他们找到一个令大家都满意的解决方法。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把客人留住。要知道，在苏格兰的旅馆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无论他的客人因何原因要离开旅馆，那么老板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挽留，直到客人执意离去。

坎贝尔小姐与她的舅舅有什么要求？一个可以看到海天相接的地方？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情了，只要太阳落山时可以看到海平面。奥班看不到？那么，在凯尔雷雷岛行吗？不行，这里只能看到一小部分大西洋。事实上如果沿海岸下行就能看到塞尔岛，它的北端与苏格兰海岸之间由一座小桥连接着，在塞尔岛上，西边罗盘五分之一的地方，将会看到海平面。

坎贝尔小姐从挂在旅馆大厅里的大幅地图上，证实了麦克·菲恩老板并没有说错。的确，在塞尔岛上可以看到一段宽阔的海平面，秋分前后，太阳便会光顾那里。

为了尽到最后义务，麦克·菲恩老板建议他们可以坐一辆马车前往，只需三十分钟即可到达，并且沿途的风光也十分迷人。

结果如何？当然是坎贝尔小姐决定接受旅馆老板的建议，而麦克·菲恩也为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收入而心满意足。

麦尔维尔兄弟悬着的心，终于又落回了原处。

“真奇怪，”萨姆说，“怎么偏偏就奥班这里看不到海平面。”

“自然界真是让人理解不透。”西布答道。

可是，知道了坎贝尔小姐不再去另外的地方寻找海平面，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却没有表现出十分热衷的态度，只是沉迷于自己的高深研究，这是令人很难理解的。也许是他心里高兴，没有表现出来吧。

相反，坎贝尔小姐的态度有所变化，她对他不再是冷冰冰地，似乎温和了许多。

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惟有天公不做美，正午时，被炎热所驱散的云朵，总是在日出日落时笼罩着海平线，想看到绿光，还需要耐心等待。

在这漫长的等待中，麦尔维尔兄弟与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接触甚密，而坎贝尔小姐则喜欢一个人独自到海边的沙滩上散步，她需要清幽而没有喧闹的环境。与她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构成海滨城市流动人口的大军：这其中有举家出游，在温暖的海滩其乐融融；还有一些学者，头顶遮阳帽，不停地从这边走到那边；在沙滩的一角，画家支起画架寻找最入画的角度，试图创作出满意的作品；电学家们则为了赚两个便士向那些阔绰的游客兜售一种流体；摄影家们则为那些美满的家庭递送全家福；最忙碌的要数那些身穿黑礼服和头戴花帽的小商贩们，他们推着小货车遍布整个沙滩，不放过一位游客，向他们推销世上最好的饮料、水果……

麦尔维尔兄弟与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分手后，总是到沙滩的边缘，或海湾内突出的尖端去与坎贝尔小姐会合。

坎贝尔小姐坐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双肘支在腿上，

双手托着俏丽的脸庞，双眼茫然地望向远处平静的海面，时而追随因受惊而飞起的鸬鹚，它们不愧捕鱼高手，瞧个个收获甚丰。

我们纯洁美丽的少女在想什么呢？是不是想找一位长相厮守的伴侣，而且不是别人，正是年轻学者？啊，我们的宝贝外甥女终于把注意力转到男士身上了。麦尔维尔兄弟为他们的私下猜测惊喜不已。

不过，他们只猜对了一点点。坎贝尔小姐的确是在想一位男士，但不是尤尔西克劳斯先生而是另一位年轻的小伙子，那个在考瑞威尔坎漩涡中奋勇挣扎、临危不乱、沉着冷静的青年。坎贝尔小姐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举止优雅的勇士出现在甲板上，摘下礼帽向大家致敬，然而他并不知道是这位年轻姑娘放弃了观看绿光的最佳时期挽救了他的生命，更不知道他已在姑娘心中烙下了印迹。

坎贝尔小姐满脑子都是离奇的想象，她把考瑞威尔坎漩涡遇险事件和绿光混在一起，可以肯定的是前者与后者一样都不明朗，雾气使后者模糊不清，姓名与身份的不明则让前者可望而不可及。

在这以后的四天里，她都跟随两位舅舅与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呆在一起，但年轻学者似乎并不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在看到云雾时，他就解释云雾的形成，以及构成它的每一种物质的科学分类，他只听到和看到自己，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讲，根本没注意到坎贝尔小姐的态度。

一开始，坎贝尔小姐还能很有礼貌地仔细听他的科学理论，渐渐地，她开始看别处；抬头去看杜罗莱城堡；最后，干脆低头看着自己精美的鞋尖——这是一位苏格兰女孩能做到的最不加掩饰的冷漠标志，一种极端的不满，不

光对谈话的内容，也对谈话者本人。

第五天，麦尔维尔兄弟从气压计指数上获得了一个好消息——上升了几度。

十点钟，太阳露出了它清晰的面孔，光芒四射，大海也显示出它那干净明亮的蓝色。

晚上五点，一辆专供出游用的四轮敞篷马车准时停在了喀里多尼亚旅馆门前，毫无疑问，这是为坎贝尔小姐准备的。

过了一会，马车上的乘客出现在旅馆门口，不过，错了，只有三位，那么另一位呢，那个麦尔维尔兄弟心目中外甥女婿的最佳人选怎么迟到了？他不怕坎贝尔小姐生气吗？

生气也没有办法，一篇不可放弃的科学论文挡住了他的步伐。

车夫的长鞭梢轻轻掠过四匹马，马车便踏上了由奥班去克拉干的路。

在看到海平面之前，坎贝尔小姐兴致勃勃地欣赏着沿途的美景。他们正在穿过凯尔雷雷岛与苏格兰海岸之间的火山岛，岛上有绿葱葱的树林，被阳光分成了两半，还有一些丹麦人的城堡遗址围着岛的南端。

“这是麦克·道格格斯·德·洛恩的旧居。”西布指着城堡说。

“这是我们家族的荣耀，”萨姆补充道，“因为它是坎贝尔家族摧毁的。”

过了凯尔雷雷岛，马车走进了一条通往克拉干村的狭长的小路。过了克拉干村，马车驶入了人工地铁——连接塞尔岛与苏格兰海岸的桥梁。三十分钟后，马车停在了一

条沟壑深处，坎贝尔小姐一行三人走下马车，登上了一个山丘较为陡峭的山坡，在临海的岩石边缘坐了下来。

现在，再不会有阻碍坎贝尔小姐观看绿光的物体了。转向西面：既没有伊斯达勒岛，也没有伊尼施岛，这两个岛靠着塞尔岛。在赫布里底群岛最大的岛之一——马尔岛东北面的阿达里斯岬角以及西南面的科隆寒岛之间露出一大片海平面，过一会儿，太阳将在那儿将它的炽火浸入水中。

站在天文学角度上来看，每年的这个时候，在此纬度，晚上七点四十五分太阳都会准时在阿达里斯岬角处落山。

不过，再过几周，科隆寒岛将掩去它的光芒。

今天晚上，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现在，太阳正沿着一条弧行轨迹滑向水天交接处。

在天边的太阳放射出刺眼的红光，尽管这样，坎贝尔小姐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大火球，她不会放过它，一丝一毫也不会。

突然，坎贝尔小姐的眼前出现了一线又细又长的小云团，它把太阳分成了不等的两部分，然而，太阳仍在不停地降落，云团也不落后。

当太阳变成了一弯极小的弧时，小云团恰巧给太阳最后一道光辉戴上了面纱——即而成了水天相接的分界线。

满怀希望的坎贝尔小姐目睹了全过程，随着太阳的消失，她的好心情也无影无踪了。

此次观察在坎贝尔小姐的叹息中宣告结束。

贝丝夫人的话

在回喀里多尼亚旅馆的路上，既有规律而有节奏的马蹄声显得格外响亮，很长时间以来，似乎没有人愿意打破这片寂静。

事实上，坎贝尔小姐大可不必为此次观察的失败而懊恼。因为气候宜人的季节还会延续六周多，谁也不能保证在这一百多个晚上都是雾气弥漫，所以观看绿光的机会会有一个……十个……几十个也不止。

接下来的两天，薄雾一直笼罩着天空，但傍晚时，太阳的余辉布满了天空，绚丽多彩。使海平面成为了善于运用色彩的画家的令人炫目的调色板，所有的游客都陶醉在这幅五光十色的美景中，只有坎贝尔小姐一心想看到那幻想中的另一种颜色。

坎贝尔小姐除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赌气外，什么也不想做。但她也不是一味地想令她心烦的观察，事实上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划桨的青年小伙子占据着。

这种关闭，直到贝丝夫人的出现才结束。

坎贝尔小姐在贝丝夫人的陪伴下来到多诺里 - 卡斯尔城堡散步以排解心中的沉闷。这儿，常春藤爬满了老墙根，远处，奥班海湾的凹入处，凯尔雷雷岛苍凉的外表展现在余辉下，马尔岛西边的岩石正遭受来自西大西洋的风暴侵袭。所有的这一切都透着一种凉意。

坎贝尔小姐的目光直视远方，似在观赏那里的迷人景色。可她真是在欣赏吗？

这时某段回忆，某些画面仍在脑海中浮现，可以断定，那上面的主角绝不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先生。这位年轻学者如果能听到贝丝夫人这天谈到他时发表的那些发自内心的意见，一定会黯然伤神的。

“我一点也不欣赏他！”贝丝夫人反复地说，“我一点也不欣赏他！从我见到他的第一面起，他一定是自私的马克家的人！真不知道麦尔维尔先生是怎么想的，竟然会选这样一个人做他们的外甥女婿。“帕特里奇更不能忍受他，这我知道，您呢，坎贝尔小姐，您对他的印象如何？”

“谁，对谁的印象？”坎贝尔小姐根本没听贝丝夫人说的话。

“那个考虑的人……门当户对的。”

“您认为我会考虑谁呢？”

“当然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啦，难道麦尔维尔先生还选择了别人吗？”

这位直言不讳的老管家，在关系到主人幸福的关键时刻，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她也明显地感觉到坎贝尔小姐对年轻学者并不热衷，她猜测造成这种现象的也许是因为另一个人的侵入。贝丝夫人的猜测在坎贝尔小姐问及她是否记得考瑞威尔坎漩涡中被救上的那个年轻人时得到了证实。

“记得，不会忘记的。”贝丝夫人答道。

“那您说，在奥班还会再见到他吗？”坎贝尔小姐认真地问道。

“怎么可能，”贝丝夫人答道，“不过，帕特里奇好像说

看到了他……”

“真的，什么时候？”坎贝尔小姐有些着急。

“昨天，在达尔马里大街，一副艺术家的装束，还背着一个包，看来是旅游刚回来，啊！我想他的旅行一定非常不愉快，就凭他遇到了考瑞威尔坎漩涡。”

“可是，他已经获救了，大难不死的他应该交好运才对呀。”坎贝尔小姐持反对意见。

“有可能。但无疑，坎贝尔小姐，”贝丝夫人接着说，“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肯定不知道他的得救，多亏了您。第二天，他本该向您致谢……”

“不，”坎贝尔小姐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我只不过做了任何人都会去做的事而已。”

“您还能认出他吗？”贝丝夫人望着美丽的少女。

“能，”坎贝尔小姐毫不迟疑地说，“我不否认，他站在甲板上时，所表现出的超人的意志和勇气以及向众人致谢时优雅的动作，令我至今难忘。”

“我敢肯定，他一定和谁有些相像，我虽一时想不起；但肯定不是尤尔西克劳斯先生。”

听了贝丝夫人的话，坎贝尔小姐只笑了笑，没有说话，然后，她们走下了通向奥班大路的陡峭小径。

这天晚上，两位舅舅为她准备了她最爱吃的晚餐，但她只吃了几口，便匆匆回到二楼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又陷入了沉思。

一场槌球比赛

这几天，麦尔维尔兄弟的心情并不比这大雾天气好多少。坎贝尔小姐的独处意识，对尤尔西克劳斯先生的不理不睬，而年轻学者似乎并不像麦尔维尔兄弟那样关心，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不尽如人意。更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坎贝尔小姐为了那个绿光竟忘了每天早晨都要给两位舅舅的那个吻，要知道，这个吻可以使两个人保持一整天心情愉快。

看着昔日活泼快乐的外甥女闷闷不乐，麦尔维尔兄弟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八月十一日下午，他们建议坎贝尔小姐去玩一场槌球，如果可能的话，也好让她借机消遣一下。

尽管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也会去玩，坎贝尔小姐还是答应了，因为她知道，应该让两位舅舅高兴才是。

麦尔维尔兄弟早已为这场比赛找好了场地——每天夜里洒水机都会浇灌这片绿茵茵的草坪，早晨又有特殊的机器在上面滚压，场地像优质的线毯从轨制机下滑过，划出了面积为1200平方英尺的每一块场地。

这是一处上好的场地，要知道，这种在英国很盛行的槌球游戏，一般的，只要一块比较平整的草地，就会令人们满足了，而像这样的，却很少见。

很多次，麦尔维尔兄弟都在这里羡慕地看那些年轻人尽兴地玩着。而自认为擅长这些运动的老运动员却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

今天，在坎贝尔小姐接受邀请的情况下，他们是多么兴奋啊！既可以过足槌球瘾，又能使可爱的外甥女散心，一举两得的好事，还有谁会想得到呢？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接到请帖，决定暂时放下手中的论文，准时来到场地。

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坎贝尔小姐只好屈尊跟这年轻学究搭档。因为她不能自私地把两位在思想、性格、身心都是那么统一的舅舅分开，毕竟他们已经相依为命六十年又有余了。

“坎贝尔小姐，”尤尔西克劳斯先生说，“很高兴您能选我做您的搭档，首先，我想先向您介绍一下取胜的经验……”

“对不起，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坎贝尔小姐打断他的话，“这场比赛我们必须输掉。”

“必须输掉？”

“对……，并且要很自然。”

“可是，坎贝尔小姐……”

“舅舅的年龄大了，如果他们输掉，会影响他们的心情，这样对健康不利。”

“要知道，坎贝尔小姐，”尤尔西克劳斯先生说，“我特意计算过线的组合和曲线值，我想我有几种方法可以……”

“不管用哪种方法，”坎贝尔小姐打断他的话，“我只想让老人们打得高兴，另外，我想您的理论未必能够胜过两位擅长打槌球的老运动员。”

“那就赛场上见吧。”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小声嘀咕着。

他认为只有战胜对手才能使自己快乐，即使坎贝尔小姐会生气。

此时，服务人员已经把装有小木桩、标签、拱门和木槌的盒子拿来了。

九个拱门呈菱形状已摆在小石块上了，两个小木桩也已安在菱形对角线的两头了。

萨姆指着放在一个帽子里的签让大家抽，于是，每个人都抽出了一张。

抽签的结果表明他们将按这样的顺序进行比赛，萨姆用蓝色槌打蓝色球，尤尔西克劳斯先生用红色槌打红色球，西布用黄色槌打黄色球，坎贝尔小姐则分到了绿色的槌和球。

“刚好与绿光属同一色系——好兆头！”

比赛开始了，先由萨姆开球。

只见他身体既不太直，也不太斜，头向后转，刚好打到球恰到好处的地方，两手挨着放在槌柄上，左手在上，腿站稳，膝盖稍曲，以抵挡打球时的冲击力，左脚站在球前，右脚稍朝后挪一点，——完美的动作。

槌起球落，木槌打了一个放在离福克或者说起点木桩18英寸的球。真不愧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运动员，萨姆打出的第一球省去了还要试打两次的机会，因为此球准确无误——球被利索地发出之后，穿过第一个拱门，接着过了第二个，第二个打过之后，球穿过了第三个拱门，只是在第四个拱门口外因受到了小小的阻碍而停了下来。

“漂亮！”另外几个场地的观众中响起一片喝彩声。

接下来，该到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不过他的实际操作可比他的科学理论差远了。只见他动作笨拙，打三次才把球打入第一个门，而在第二个拱门前却不得不停下来。

他转身对坎贝尔小姐解释道：“我想可能是这个球的直径没定好，由于重心偏离，使球偏离了跑道……”

“看您的，西布舅舅。”坎贝尔小姐只关心她的舅舅。

西布也是一个出色的槌球手。他的球空越了两个拱门，停在了尤尔西克劳斯先生球的旁边，这个球正好帮他过了第三个拱门。在他把自己的球紧靠这个球并同时出击，也就是说从远处把这球打出去之后他又击了一下。又咬了一下对手的球，也就是说，通过反弹作用把对手的球弹到了六十开外的地方，远远超出了界沟。

而尤尔西克劳斯先生也只得踉跄地跟在后面。

坎贝尔小姐随后也打出了一技漂亮的绿球。

此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两位舅舅却已遥遥领先了。

五分钟之后，坎贝尔小姐开始奋起直追，而年轻的学者却仍在纸上谈兵。

“反射角等于入射角，”他不停地说着，“这就指出了球在碰撞之后会朝哪个方向，那么就应利用……”

“先生，请您还是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吧，”坎贝尔小姐强调道，“现在，我已经超出您三个拱门了！”

事实上，尤尔西克劳斯先生令坎贝尔小姐很满意，他打得非常好，完全是按照他们事先商量好的计划顺利进行。但这可不是年轻学者希望的。可以看出他很烦。已尝试过了多次想穿过中央的双拱门，但都没有成功。

而他的搭档——坎贝尔小姐，真不愧为两位舅舅的外甥女，她打得非常好。这项运动恰好尽显出了她的优雅风

姿。她右脚尖轻轻抬起，以确保在把另一球击离球门时，稳住自己的球，两只胳膊圆润，很有魅力，她用木槌划上半个圆，她那漂亮的脸庞生气勃勃，稍稍倾向地面，她的腰身优雅地摇摆着，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可爱！

比赛就在这三强一弱中不协调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着。

弱者并没有失去信心，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让对手也尝尝的滋味，把他的球打到场外去，于是，他把自己的球放到萨姆的球旁边，小心翼翼地把草压下去好保证能紧贴着球，他左脚踩在上面，把木槌转了大半个弧，好让这一击更有力，然后快速旋转着木槌。

随着在一声恐怖的尖叫，人们并没有看到被打出去的球，奇怪，球呢？尤尔西克劳斯不是准备好了吗？怎么，球还在原地？为什么？原来是年轻学者的高帮鞋挡住了木槌的道路。

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是这样的解释他的不幸遭遇的。

“木槌划的圆弧，是那个应跟地面成切线擦过的圆的同心圆弧。而我把这个圆弧半径弄得太短了，所以才会打在脚上，这纯属意外事件，具有偶然性。”

“尤尔西克劳斯先生，要不，我们下次再打？”坎贝尔小姐建议道。

“下次？”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嚷道，“下次？那么，这次呢，算我输了吗？不，根据概率公式，可以发现……”

“好吧！我们继续！”坎贝尔小姐说道。

但所有的概率公式却都不像年轻学者为自己计算的那样，它似乎没给他一点机会。这时比赛已经接近了尾声，萨姆已经“打完”，——他的球已经穿过了所有拱门，碰到了欠桑或者说终点木桩，接下来，他打球只是为了帮搭档

一把，按照需要把所有的球击离球门或并撞，打过几下之后，麦尔维尔兄弟已遥遥领先。坎贝尔小姐因这一结局大喜过望。然后，她随意打出一球，想结束整场比赛。

但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坎贝尔小姐打出的球飞出靠海那边小沟划的边线，在一块卵石上弹了一下，又飞了起来，并以飞快的速度越过了沙滩的边界。

结果，球击中了一个画面，然后迅速擦过调色板——五颜六色盖住了它自身的绿色。最后打翻画架后落在了地面上，而它的余震却又打到了一位无辜的人身上。

年轻艺术家转过身，耸耸肩说道：

“通常，炮弹来临之前都会发出警报，看来并非完全如此！”

发现事情不妙，坎贝尔小姐早已朝沙滩跑去。

“对不起先生，”她急切地对“遇难者”说，“请原谅我的大意！”

艺术家原谅了这位漂亮的年轻姑娘。

与此同时姑娘惊喜地发现，这个“遇难者”恰巧是：考瑞威尔坎漩涡里的“遇难者”。

奥利弗·辛克莱

“遇难者”又名奥利弗·辛克莱，苏格兰籍，是爱丁堡一体面家族的最后一个后裔，雅典北部，中楼甸首府前参议员的儿子。

由于父母过早地相继离开人世，他的舅舅便成了他的养父；他的舅舅是四个行政大法官之一。奥利弗·辛克莱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上了大学之后，仍是名列前茅，在他二十岁时，便有了自己的财产，这也为他渴望去看看世界的愿望提供了物质保障，他先游历了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其中有印度、美洲等，著名的《爱丁堡杂志》也时常发表他的游记。作为一个优秀的画家，以高价出售作品并非难事。在文学方面，他又是一位颇为著名的诗人。然而，在这层层光环的围绕下，更显得这个年轻人十分有教养、和蔼可亲、举止得体。

二十六岁的奥利弗·辛克莱身材匀称，面容开阔，神情坦诚，一脸阳刚之气，面部轮廓刚劲有力、目光温柔，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么优雅，言语流畅，才华横溢，举止自然得体，眼光里总带着微笑，这一切都是那么迷人。他从不觉得自己自命不凡，或者说就从没这么想过，又不过分注意自己。

这对一个年轻漂亮的苏格兰姑娘来说，激起的决不仅仅是好感。

事实上，他今天来到这里，完全是想放松一下连日来的紧张情绪。当坎贝尔小姐的一记绿球打坏他的画具后，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上天的安排。

坎贝尔小姐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勇敢、敏捷、机警的年轻人，而年轻人却没有认出她。要是他知道，在考瑞威尔坎漩涡中得救，坎贝尔小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他就不会像陌生人一样只对年轻的姑娘微笑一下了。他当然也不会知道了，因为就在当天，坎贝尔小姐禁止家人告诉他这件事，因为坎贝尔小姐不愿出风头。她认为，这是她应该做的。

在球打着人之后，麦尔维尔兄弟也追了过来，他们的内心很难过，除了不住的道歉外，不知该用什么来弥补这次过失，这时，画家打断他们说：

“我没事，小姐，先生们，真的，请相信我。”

“先生，”西布继续说，“请接受我们最真诚的歉意……”

“对于这场灾难，我们很担心会无法去弥补……”萨姆接着说道。

“这只是个意外，根本说不上是灾难，”年青人微笑着回答，“至于画，只是消磨时间罢了。”

看上去奥利弗·辛克莱的心情很好，这让麦尔维尔兄弟放下了紧张的心。他们伸出手，觉得应该互相自我介绍一下，就像即将成为好朋友那样。

“塞缪尔·麦尔维尔。”一个说。

“塞巴斯蒂安·麦尔维尔。”另一个紧接着说。

“还有舅舅的外甥女坎贝尔小姐。”海伦娜自我介绍道，生怕落下自己。

下面，该年青人自报家门了。

“尊敬的麦尔维尔先生们，坎贝尔小姐。”他微笑着说，“被您的槌球打中的奥利弗·辛克莱，很高兴认识您们。”

“奥利弗·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说，“请您再次接受我的歉意……”

“也是我们的。”麦尔维尔兄弟跟着说。

“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辛克莱说，“请不要这样，真的没这个必要。我刚才正想画出蔚蓝的天空，可您的球，就像我想起了是古代那个画家的海绵一样，横着扔到画上，产生一种我的画笔一直想画出的效果来、但却总是事与愿违的颜色。”

他说话时的表情是那样地哭笑不得，逗得坎贝尔小姐和两位舅舅都忍俊不禁。

不管怎样，奥利弗·辛克莱的画是报废了，必须再重画一张。

但就在大家又是道歉，又是寒暄的时候，却没有看到尤尔西克劳斯先生的身影。

比赛结束后，年轻学者很是沮丧，他没能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他回到旅馆收拾行囊，准备去赫布里底群岛的路英岛，该岛位于塞尔岛南部，他想去那从地质学角度研究丰富的板岩矿。

此后的三、四天里，大家再也不会受到他那科学分析的干扰了。这对坎贝尔小姐来说是最高兴的一件事。

奥利弗·辛克莱终于知道了那次横渡时发生的事情。

“原来，坎贝尔小姐，还有两位先生们，”他很惊讶，“当时您们也在把我救上来的格伦加里船上。”

“千真万确，辛克莱先生。”

“当时我们的心都要跳出来了，”西布说，“我们看到您的船在漩涡里迷失了方向！”

“真是上天的安排，”萨姆接着说，“要知道，如果没有……”

就在这时，坎贝尔小姐打手势示意舅舅不要说出事情的真相，因为那样她会很不舒服，但又不得不接受别人的谢意，她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这样的情景。

“……那位老渔夫的不谨慎，也许不幸就不会发生。”萨姆随机应变地说。

“他既然是当地人，应该对那里很熟悉呀？”西布用责怪的口气说。

“那不是他的错，先生们，”奥利弗·辛克莱答道，“其实，是我造成了那次遇难。当时，我看到漩涡的表面上就像蓝色的丝绸一样平静、细腻，我觉得它美极了，便一直向前，老渔夫已经感觉到危险了，并且劝告我，但我当时心中只有那幅美景，以致于小船被卷入了漩涡中。我从梦幻中惊醒过来，但为时已晚了。可以肯定，要是没有格伦加里号，没有船长的献身精神，没有所有船上的每一个人，那我可能早就走在黄泉路上了，水手和我的名字也可能都已列入考瑞威尔坎遇难者的名单上了。”

坎贝尔小姐一直在仔细地听着，不时抬起那双漂亮的眼睛看着年轻人，而辛克莱的回视一点也不让她感到不舒服，当他谈到追赶蓝色丝绸时，她想到了绿光，那种追逐难道与她追赶绿光没有一些相似之处吗？

接下来，在麦尔维尔兄弟谈到来奥班的目的时，向他讲述了关于绿光的物理现象。

“原来，你们是来看绿光的。”奥利弗·辛克莱释然。

“您见过，先生？”坎贝尔小姐用寻问的目光看着他。

“没有，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辛克莱摇了摇头，“我只听人说过某个地方有绿光！但我却从未见过，不过今世，我是一定要见到它的，哪怕有天大的困难。然后我再用绿色来画太阳的最后一道光线！”

奥利弗·辛克莱在说这些话时，表情很严肃，不像是在开玩笑，至少，坎贝尔小姐相信他说的一定是真的。

“绿光并不是我的私有财产，”坎贝尔小姐又说，“它为所有人闪亮！谁都有权力分享它。如果您又反对的话，我想与您共同去看它。”

“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反对呢！”

“那需要有耐心。”西布提醒道。

“我富有超极的……”

“眼睛会很痛。”萨姆接着提醒。

“为了绿光这不算什么。”奥利弗·辛克莱坚定地说，“我发誓，不看到绿光，绝不离开奥班。”

“其实，昨天是个很好的机会，”坎贝尔小姐说，“但就在太阳落下时，一团小云替代了它的位置。的确很遗憾，辛克莱先生，因为自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那么纯静的天空。”

“还会有的，坎贝尔小姐，相信在太阳改变降落点之前，它会施舍给我们绿光的，天气也会成全我们的。”

“您知道吗，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说，“事实上，在八月二日晚上，在经过考瑞威尔坎时，要不是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项救援活动中，在那儿的天空上我肯定看到它了……”

“哦！您看，都是我不好，”奥利弗·辛克莱一脸懊悔，

“如果没有我的冒失……总之，坎贝尔小姐，请您接受我的歉意，并相信我，以后我再也不会那样了。”

在回喀里多尼亚宾馆的路上，他们边走边谈甚是高兴，在大家的请求下，奥利弗·辛克莱谈起了爱丁堡和他的大法官舅舅帕特克·奥尔迪摩。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麦尔维尔兄弟与奥尔迪摩大法官已有几年的交情，而且这两个家族之间在上流社会早有交往，只是由于距离太远，联系才中断的。知道了这层关系之后，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拉近了许多，而且艺术家也表示要把帐篷安在奥班，直到寻找到著名的绿光。

以后的几天里，毫无疑问，坎贝尔小姐、麦尔维尔兄弟和奥利弗经常在奥班的海滩相遇。他们共同观察大气的变化情况，但晴雨表的显示总是不如人意。

然而，在八月十四日上午，晴雨表上显示的数值是30.7英寸，这就意味着，今天是观测绿光的好时机。奥利弗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坎贝尔小姐。

他们共同看向窗外，天空纯净得像圣母的眼睛！蓝天从靛色到云青色，颜色一点点渐弱！空气中没有一点湿气！一定会是个美妙的夜晚，日落也会让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为之赞叹！

“如果今天我看不到绿光，”辛克莱先生说，“那我就是天下最笨的人！”

“我已经记住您说的话了。”坎贝尔小姐说。

下午五点，坎贝尔小姐、麦尔维尔兄弟、奥利弗·辛克莱准时出现在喀里多尼亚旅馆门口，还是上次的那辆马车，但人却增加了一个。转眼，马车便飞驰在风景如画的克拉干马路上。不久，塞尔岛那广阔的海域便呈现在他

们面前，在上次的岩石上坐下了四个人，但愿结果不要再与上次相同。

“马上就要如愿以偿看到绿光了，我感觉我的心跳在加快！”奥利弗·辛克莱有点激动地说。

“我也一样。”萨姆说。

“还有我。”西布补充道。

“我希望它慢些到来。”坎贝尔小姐紧盯着空旷的大海和无瑕的天空，喃喃地说。

大家谁也没有说话，静静地等着绿光出现。黄昏的太阳像一个燃烧着的大火球，在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向下沉，就在大家全神贯注地盯着看时，坎贝尔小姐突然尖叫一声，接着，麦尔维尔兄弟和奥利弗·辛克莱也禁不住跟着焦急地喊起来。

在塞尔岛下，一艘从伊斯达岛驶出的一只小帆船恰巧停靠在那里，它那扬起的帆是否恰巧遮住了水天交接处，现在还不能确定。

要知道，绿光的出现仅有短短的 $1/5$ 秒，而这里又是最佳观测点，况且，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再换一个角度。

大家都很着急，奥利弗·辛克莱使劲对小帆船打着手势，朝它喊，示意它放下帆，但是没有用，距离太远，船上的人既看不见他，也听不到他的喊声。

就在太阳圆盘顶部要消失的那一刻，帆船刚好驶到水天交接处，这一事实确定刚才的猜测。

缓缓地驶向了塞尔岛的一个小海湾，并且停在了海角底下。

显然，它送来了一名乘客。乘客下船后，绕过沙滩，越过几块岩石，好像要到海角尽头去。

他好像认识观察者们，因为他正向他们招手，那身影似乎有些熟悉。

“该死的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坎贝尔小姐生气地喊道。

“对！这是他！”麦尔维尔兄弟同时说道。

“这位先生是干什么的？”奥利弗·辛克莱心里想。

没错，就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他到路英岛堪察完板岩矿，刚好归来。

面对这样一个冒失鬼、扫把星，人们会欢迎他吗？答案是肯定的——绝对不会。

那好，现在，就让我们来证实一下——麦尔维尔兄弟俩丢掉绅士风度，面部的肌肉紧绷着，甚至忘了把辛克莱先生介绍给他，而坎贝尔小姐则低头看着她的鞋尖，沉默不语。

最后，坎贝尔小姐紧握着拳头，用狠狠的目光盯着他，她忍无可忍，大声说道：

“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您真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新 计 划

两次观察，同样的目的，同样的结果，惟一不同的就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

如果说第一次的原因是人力所不能及的，那么，第二次呢，他确实是个活生生的人，他有头有脚，完全可以支配自己。虽然，在局外人看来，把这件事的责任完全推到亚里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身上是不公平的，但谁叫他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在这个时候并且就在那 1/5 秒时……

在一阵怒骂之后，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那个曾大胆嘲笑绿光的家伙，只好识趣地回到帆船上返回奥班。即使他很想坐马车……但谁会给他让坐呢？坎贝尔小姐不会，麦尔维尔兄弟也不会，奥利弗·辛克莱根本不认识他，自然就更不会。

第二天，奥利弗·辛克莱独自漫步在沙滩上，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这个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坎贝尔小姐和麦尔维尔兄弟的一个亲戚？还是……？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肯定不一般，这一点从坎贝尔小姐对他毫不留情的指责可以看出来。不管他是谁，可这与奥利莱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想知道，只需问一下麦尔维尔兄弟就可以，可他又不想问，最终也没那么做。

这段时间以来，大家一直都在盼望着晴朗的夜空再次

出现。

坎贝尔小姐在年轻画家的陪同下，渐渐淡化了对观察失败的懊恼。他们谈得很投机；奥利弗把他周游印度、美国等国家时，所见到的听到的奇闻趣事讲给坎贝尔小姐听，使她受益匪浅。两位年轻人在一起，朝气蓬勃，思想活跃，他们大胆想像着未来的世界……但无论什么，都无法掩盖绿光存在的现实，最终，他们还是回到绿光上，奥利弗想抓住这次机会，解开常时间以来围绕在心中的谜团。

“我们还会有机会看到绿光的，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辛克莱慢慢引入正题，“会看到它的，要不我亲手点亮它！是由于我使你错过了第一次，这次我也有错使这位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是您亲戚……我想？”

“不……是我未婚夫……舅舅定的……好像是这样……”坎贝尔小姐边说边急步朝前走，她看见两位舅舅就在前面不远处。

坎贝尔小姐的回答对奥利弗·辛克莱的触动可以说是很奇特的，尤其是她说话时的口气。这让年轻画家有些失望，失望什么？说不清楚，隐隐约约……有些酸酸的。

观察绿光回来后的第一天和第二天都没有看到尤尔西克劳斯先生，从第三天以后，他开始频频露面，奥利弗·辛克莱好多次看到他和麦尔维尔兄弟呆在一起，兄弟俩或许没有对他怀恨在心，他好像跟两个人关系很好。年轻学者和年轻艺术家也碰到过几次，要么是在海滩上，要么在喀里多尼亚宾馆的大厅里。麦尔维尔兄弟觉得应该为他们互相介绍一下。

“这位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来自邓弗里斯。”

“这位是奥利弗·辛克莱先生，来自爱丁堡。”

经过介绍之后，两个年轻人很格式化地互相问候一句，之后就都沉默了下来。

显然，两个人根本没有交谈的意思。谈什么呢？谈物理、化学现象，还是谈浪漫多彩的艺术世界，大相径庭，没有一点相通之处。

如果说两位年轻人的追求大相径庭，那么年轻姑娘对待他们的态度也是同样。此时如果她在的话，一定会热情地走过去与奥利弗先生交谈，而用英国礼节里最直截了当的方式跟尤尔西克劳斯先生“隔绝”。

麦尔维尔兄弟看到他们之间的尴尬。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但又不明白，就像外面的天空一样，朦胧不清。

然而，面对这阴晴不定的天气，除了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外。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耐心要经受一次极大的挑战。为了增加信心，他们又到塞尔岛游玩了几次。

一切都是徒劳的，八月二十三日到了，绿光还是不肯露面。

于是，大家焦急地期盼着。绿光充满了他们的空间，在他的眼里，蓝天是绿色的，沙滩是绿色的，岩石是绿色的，水和葡萄酒也都绿得像苦艾做的一样。……总之，一句话，简直是绿色世界！真不知这样的状态还要维持多久。

终于有一天，奥利弗·辛克莱有了个主意。

“坎贝尔小姐，麦尔维尔先生们，”他说，“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我们选择在奥班观察绿光是不是最合适。”

“自然不合适，”坎贝尔小姐看着两位舅舅说，“可是有的人却认为这里不错。”

“这里看不到水天交接，”年轻画家接着说，“只有塞尔

岛才会看到，我们应该去那里寻找最合适的地方。”

“我同意！”坎贝尔小姐答道，“真不知道当初两个舅舅为什么会偏偏选这个鬼地方来观察绿光。”

“亲爱的海伦娜！”萨姆说，他觉得一时有些语塞，“我们原以为……”

“原认为……以为……在哪都一样……”西布接着解释道。

“以为太阳每晚都会选择落在奥班的海平面上。”

“奥班就位于海边！”

“您们有没有想过，舅舅们，太阳并不愿意落在奥班的海面上。”

“事实上，”萨姆说，“是这些岛屿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到外海！”

“可总不能把它们炸掉吧？”坎贝尔小姐问道。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做的。”西布回答道。

“可是，塞尔岛上没有旅馆，我们总不能露营吧！”萨姆提出疑问。

“为什么不呢？”

“亲爱的海伦娜，如果你坚持那样的话……”

“别无选择。”

“我们没有意见。”两位舅舅可不想让可爱的外甥女生气。

两个人完全服从外甥女的安排，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一声令下，立刻离开奥班。

这时，奥利弗·辛克莱插了一句。

“坎贝尔小姐，如果您愿意，我想在塞尔岛住下也许不是更好。”

“接着说，辛克莱先生，只要您说得对，我舅舅们是不会反对的！”

麦尔维尔兄弟俩点了点头，对外甥女的话给予肯定。

“事实上，”奥利弗·辛克莱接着说，“塞尔岛的确不适合久留，哪怕只是几天。另外，通过观察我还发现那里的山坡地形也有些挡住了看海的视线。而从现在的天气看，也许我们还得在那等很长时间，甚至几周也说不定。要是那样的话，太阳正朝西逆行，最后可能就会落在科隆塞岛的后面，或者是奥莱塞岛，甚至去艾莱大岛后面。到那时就会由于没有够宽的海平面，而导致我们的观察彻底失败。”

“也就是说，这也许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坎贝尔小姐应声说。

“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远一点的观测站，就面对着无边无际的大西洋……”

“您知道哪有这么个观测站吗？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焦急地问。

两双眼睛都紧盯着年轻画家的嘴唇。他会怎么说？外甥女的梦想最后究竟会把他们带到哪去？为达到她的目的，旧大陆最后会在哪结束呢？年轻画家的回答让两位舅舅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在马尔岛高地后面有一个约纳岛，它锁住了奥班往西的视野，这个美丽的小岛是赫底里群岛中靠大西洋最近的一个岛，我说的观测点就在那里。”

“约纳岛！”坎贝尔小姐喊道，“舅舅们，我们还没去过吧？”

“是的，不过明天你就会到达那里了。”萨姆回答道。

“明天，日落前。”西布补充说。

“对，就在明天日落前，”坎贝尔小姐接着说，“如果，在约纳岛还找不到一个宽阔的地方，我想两位舅舅不会反对找海边的另外一个地方，从约翰·奥格雷特到苏格兰北端，再一直到英国南端的法地之端……”

“不管你去哪找，我们都会陪着你的，亲爱的海伦娜！”两位舅舅宠爱地说。

“即使去周游世界。”奥利弗·辛克莱补充道。

海的壮丽

做出决定后，麦尔维尔兄弟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这一消息告知尤尔西克斯先生，他们本以为，年轻学者会毫不迟疑地同行。但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听了两位舅舅的消息，反应却很冷淡，然后又以科学实验为由拒绝前往。

麦尔维尔兄弟于是告辞离开，心想，要是他们的宠儿态度过于谨慎，而坎贝尔小姐又不欢迎他的话，那一切就算过去。

第二天，早上八点，麦尔维尔兄弟、坎贝尔小姐与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与早已等在蒸气式先锋号快船上的奥利弗·辛克莱会合，准备共同前往约纳岛。他们之间因没有尤尔西克劳斯的科学理论而显得更加和谐、融洽。

所有乘客都上了船，随着第三声汽笛的响起，机械师发动了船，船桨的叶片在水中激起串串水花，一声长笛响过之后，缆绳被解开了，先锋号驶出了海湾。

一路上大家都非常兴奋，他们互相交谈着，观赏着沿途美丽的风光。

先锋号快船沿凯尔雷雷岛海峡而下，绕过岛的南端，开始穿越宽阔的络恩湾入海口，左边的科隆塞和古老的修道院——十四世纪岛上著名的贵族们修建的——渐渐远去，船又沿马尔岛南部海岸驶下，海岸就像一只巨大的墨鱼漂

在茫茫大海上，它的触角却慢慢朝南弯曲，欧石南丛林形成了它的天然外衣，圆润的山峰俯视着绿茵茵的牧场，羊群像点缀的朵朵白花，景象清新自然，令人心旷神怡。

事实上，正午前，他们就会到达目的地，现在，风景如画的约纳岛已呈现在北方，几乎就在马尔岛这只巨大墨鱼触角顶端上，放眼望去，大西洋宽广无垠，浩瀚无边。

在先锋号的舷梯上。两个年轻人在欣赏着这美丽的景色。

“您爱海吗，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问挨着她坐的年轻同伴。

“我太爱海了，坎贝尔小姐！”他答道，“它丰富的内涵给我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无穷的灵感，要知道，一个画家要画出这变化既一致又不同的全部色彩，是多么富有挑战性啊，相比之下，画一张表情不变的脸就要容易得多了。”

“确实是这样，”坎贝尔小姐说，“一丝微风轻轻吹过，大海也会跟着不断变幻着面容，而且随着它浸透光的不同，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

“您看，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辛克莱指着风平浪静的海平面，又说，“它是绝对平静的！不像一张熟悉睡美人的面孔吗？什么东西也不会让它那令人赞叹的纯洁变质，它脸上没有一丝皱纹，它很年轻，很美！也可以说是一面大镜子，为所有人服务。”

“一面时常被暴风雨打破，又会不厌烦破镜重圆的镜子。”

“对！”奥利弗·辛克莱答道，“就是这让大海的面貌那样变幻无穷！一阵微风吹过，它的脸就会变，长上皱纹，让它满头白发，瞬间，它就老态龙钟，但它总是那么奇特，

波光粼粼，动荡不定！”

“那么，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问，“就没有一位画家可以在画布上画出这变幻的大海容貌吗？”

“没有，没有一个人能。大海的颜色太多了，有些是颜料无法调试出来的，你不能说它是哪种蓝，也不能说是哪一种绿。当它愤怒时，那海水里尖杂着深蓝、墨绿、黑，还有一些灰色；当它兴奋时，客观存在又泛出朱红、橙色、天蓝、白色，这许多种颜色互相交错，融合，又显得那样清新，透明，坎贝尔小姐，我越看越觉得大海雄伟壮丽！海洋！两个字说明了一切！那是辽阔！在海底极深处覆盖着无垠的草原，相比之下，我们的草原是多么的荒凉！是的！海洋是无穷无尽的，人看不到，但能感觉到，像水里反射的宇宙一样无穷无尽！”

“我也和您一样深深地爱着大海，”坎贝尔小姐说，“爱它的千姿百态！”

“您不怕会遇到危险吗？”奥利弗·辛克莱说。

“不怕，因为无论是谁，都不会怕自己喜爱的东西。”

“您是个勇敢的旅行者吗？”

“或许是吧，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答道，“我平时最爱看的就是有关大海探险的小说，多少次，我想着自己也像书中的英雄们那样出海远行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他们的经历更值得羡慕的了。”

“您说得对，坎贝尔小姐，古往今来，还有什么比发现更美的呢？每当我看到出海的船即将起航，心都禁不住跟着登上船，我想我是为大海而生的。”

“那您一定在海上旅行过吧？”坎贝尔小姐问。

“是的，”奥利弗·辛克莱答道，“我游历了一段地中

海，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地中海东岸渚港，和直到北美洲的那段大西洋，还有欧洲北部海域，而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所有海域都在我的心中，如果想去，可以随时启航。……”

“一定非常美，辛克莱先生！”

“的确如此，坎贝尔小姐。但事实上，我觉得所有的地方都不能与我们要到的赫布里底群岛相媲美，那才是真正的群岛，淡蓝的天空，映着野生岩石丛和雾朦朦的天空使它更富有诗意。那里没有世俗的勾心斗角，权益之争。是超自然生灵之所！斯堪的那维亚的神，不讲物质，非常纯洁，有抓不住的身形，那不是肉体！是奥丹、奥西昂、芬格这些诗的灵魂的升华。”

“您说得太对了，只有苏格兰人才会拥有如此的境界，”坎贝尔小姐被年轻同伴灼热的话语所鼓舞，“只有苏格兰高地上的苏格兰人！啊！辛克莱先生，我同您一样，为我们的喀里多尼亚群岛而痴迷！我爱它，即使它发怒时，我也会觉得它很美！”

“的确，它的大动肝火是很壮丽的，”奥利弗·辛克莱跟着说，“经过三千里的跋涉，什么也挡不住它的狂风大作！苏格兰海岸与美洲海岸遥遥相对，要是那边，从大西洋的另一岸，掀起了惊涛骇浪；这边，浪潮和风暴的侵袭也就要来临了，风和浪一齐向西欧涌去！但它们对我们的赫布里底群岛又能怎样呢？花岗岩的构造，可以使它从容面对狂风和大海的凶猛的攻击！……”

“那是氢与氧的化合物，含 2.5% 的氯化钠！是的，没有什么比氯化钠的撞击更美的！”

这些话一改浪漫的语气，显得那样呆板、乏味。听到这，两个人转过身。

站在舷梯上的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正在朝他们微笑。

这个不受欢迎的人知道奥利弗·辛克莱要陪坎贝尔小姐去约纳岛，他无法再继续研究，于是，赶在两人前面先上了船，一直呆在船舱里，刚刚上来看小岛。

氯化钠的撞击！这给奥利弗·辛克莱和坎贝尔小姐的愿望是怎样重重地击了一拳呀！

约纳岛上的生活

近午时分，约纳岛已展现在眼前，该岛旧名波涛之岛，岛上的阿贝山海拔不过四百英尺。“先锋号”在方石砌成的石堤旁停泊下来。很多乘客下了船，一部分人准备在这里游览一小时后乘船穿过马尔海峡返回奥班，而另一些人则想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以实现他们愿望。

按照日程安排，游客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观看岛屿，所以这些人一下船就抓紧一切时间尽可能地把美景尽收眼底。而坎贝尔小姐他们也在忙，不是忙着游览，而是去找一个合适的住处。

不要指望在这里找到英国海岸城市所具有的优越条件。

约纳岛长不过三里，宽不过一里，居民仅有500人，由阿盖尔公爵领导。这里称不上是城市，说是城镇也不确切，甚至构不成一个村落。这里只散落着几个茅草屋，除了门和房屋上替代烟囱的圆洞，再也找不到可以直视屋里的缺口，草和石子垒成的墙上盖着芦苇和石竹南的屋顶，它们之间由海藻的粗纤维连着，看上去倒也有一种乡间之美。

这里只有几户农家，他们的生活仅靠那么一点大麦、土豆和小麦维持着。还有少见的几户渔家，渔民靠赫里布里底小岛的多鱼水域生存。

“坎贝尔小姐，”亚里斯托布勒·尤尔西克劳斯以轻蔑的口吻说，“我觉得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简直就像牛圈，您认为

呢？”

“请注意您的措词，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坎贝尔小姐冷冰冰地说，“我认为这里是上帝缔造的最纯洁最神圣的地方，您应该为您刚才的话感到羞愧。”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没有再说话，因为他知道，他的话已惹怒了坎贝尔小姐。

因为没有餐厅或饭店，麦尔维尔兄弟找到一家稍微好些的客店，准备住在那里，但坎贝尔小姐对那里停船的时间不太满意，那时间不适合参观岛上的德落伊教祭司和基督教遗址。于是他们在阿尔摩德丹安下身，而奥利弗和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则将就住在渔民的小屋里。

虽然这里没有喀里多尼亚饭店的大厅，也没有宽敞明亮的卧室，但坎贝尔小姐的心情却很好，在她的房间里，站在西边面向大海的窗前，她觉得就像在海伦斯堡乡间别墅的平台上一样，放眼展望，天海交界处展现于眼前，没有小岛挡住这圆球环。

就这样，临时组成的一家人过起了古老的苏格兰人极其简朴、单一的生活。早晨，大家在底层的大厅中一起用餐，按老习惯，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与主人同桌共餐，这令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很惊奇，奥利弗却觉得无可指责。他已经对两位管家有了好感，他们同样也对他心存爱意，然后，一家人共享午餐，八点共进夜宵。

大家都认为这里费尔有的正餐、奥尔德地克·朗迪盖尔的夜宵和按苏格兰方法做的菜肴无可挑剔，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被带到一个世纪以前，他们觉得很幸福，仿佛生活在远古年代一般。

大家都对这里的一切感到满意，惟有习惯了都市生活的尤

尔西克劳斯不停地报怨，但那也只是自言自语，没有听众。

说老实话，约纳岛并不大，但对在清新空气中散步的人来说，用得了这么大的地方吗？广阔的皇家公园就不能浓缩在花园的一角吗？

大家每天都在这里散步，欣赏这超凡脱俗的古朴。

而坎贝尔小姐则追随着奥利弗·辛克莱到处寻找入画的景点，看他勾勒出一副副自然的轮廓。

傍晚，太阳的光晕渐渐逝去，夜晚拉开了帷幕，坎贝尔小姐和奥利弗听两位舅舅背诵着苏格兰的不幸儿女——英雄赞歌诗人的诗节。

“星，夜的伴侣，闪光的头从落月的云朵中闪出，谁把你庄严的步伐印在苍穹，你在向平原上看什么？”

“白天的狂风沉默，平息了的海浪匍伏在岩石脚下，夜晚的小飞虫，很快喜欢上了自己的轻轻羽翼，天空的沉寂便填满了嗡嗡之声。”

“闪光的星辰，你在看平原上的什么？我已能见你微笑着向地平线边缘滑去，再见，再见，沉默的星辰。”

然后，大家一起散步回到旅馆里。

然而，尽管麦尔维尔兄弟没什么也没说，但他们明显感觉到奥利弗已经替代了尤尔西克劳斯先生的位置。的确，奥利弗在坎贝尔小姐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而坎贝尔小姐也深深吸引着年轻画家。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愿望、共同的追求，总之，当两个人在一起时，他们都觉得就像在快乐世界里遨游一样。看来，两位舅舅的外甥女婿的人选要重新考虑了，但他们根本不需要再去寻找，因为那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值得一提的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和奥利弗之间也不再互相躲避，不再对对方保持一种冷漠的态度，彼此希望结交。

终于，他们决定用巧妙的方式达到目的。大家商定在八月三十日，一起去阿贝山的东北部和南部去参观教堂、修道院和墓地的遗址。

约纳遗址

八月三十日，一家人在吃过美味的午饭后便动身前往遗址所在地。这是一个典型的秋天的午后，秋高气爽，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均匀地散向万物。

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十分融洽，尤其是萨姆和西布兄弟显得格外兴奋，尤尔西克劳斯先生也放弃了他的科学话题与大家一起谈古论今，坎贝尔小姐和年轻画家享受着这少有的和谐。

首先，大家来到麦克·雷思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前，它高十四英寸，由美丽的红色花岗岩巨石雕成。它是岛上宗教改革时期，即十六世纪中期左右竖起的三百六十个十字架中，惟一保留下来的一个。

奥利弗拿出画夹，想把这古老而壮观的雕刻速描下来。

于是他找了一个最佳视角，坐下来，开始描绘。

坎贝尔小姐和两位舅舅则在远离十字架四百步左右的地方，恰好把整个建筑尽收眼底。红色的麦克·雷思十字架威严地耸立在长满灰色杂草的干旱平原上，更显得古老而历史悠久。

正在大家都沉醉在这座古建筑带来的美好回忆时，突然，一个人影破坏了整幅画面。

“唉，”奥利弗说，“这个家伙闯进来干什么？要是他在这十字架前跪拜，也许我还会留下他的身影，可他似乎不

像个虔诚的信徒。”

“不过是个专门给您捣乱的家伙，在他的好奇心怂恿下，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说。

“那不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尤尔西克斯先生吗？”哥哥萨姆问。

“没错，正是他。”弟弟西布回答道。

确实是尤尔西克斯先生，他爬上十字架的底座，正在用锤子敲打着。

坎贝尔小姐被这个地质学家放肆的举动激怒了，急步朝他走去。

“您的行为很不友好。”她一针见血地说。

“怎么会，坎贝尔小姐，”尤尔西克斯先生回答道，“我只是想弄下一块花岗岩来。”

“但您这么认真有什么用？我想，破坏历史遗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我并不想破坏历史遗产，”尤尔西克斯先生强调道，“要知道，我是地质学家，搞清楚这石头的性质是我的职责。”

随着一锤重击，十字架本不完整的底座又添新创。

亚里斯托布勒斯拣起石块，从包里拿出标本制作家的放大镜，透过它仔细观察着。

一会儿，他得出了结论，说：“这和我想的完全一样，看它，颗粒紧凑，很坚固，应该是出自诺内斯岛，它很像十二世纪的建筑师用来建筑那座大教堂时的花岗岩。”

他的论述，使麦尔维尔兄弟觉得很有必要了解一下。

坎贝尔小姐不再多说什么，朝辛克莱走去，画完画，大家在教堂广场上会面。

这座教堂已经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了，由成对的两个教堂构成。

大家首先来到了具有罗曼式建筑风格的教堂，从这里拱顶的拱腹和拱廓的曲线可以看出。之后，大家又进入了第二个教堂，它属于哥特式建筑，构成了前面教堂的中殿和十字形耳堂。

他们踩着不平整的方石板，一边是棺材盖，一边是几块刻着画像的墓碑，这景象、这布局、这气势，无不显现出一种古朴。

接着，他们来到高塔的拱顶下，继续前行至教堂的大门，最后停在两个教堂的交叉处。

突然，带回音的石板上传来整齐的步伐声，好似堂·古的汤德的骑士，在幽灵的推动下步履沉重地走来。

大家互望了一眼，彼此都心知肚明，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又在进行他的某项测量了。

果不出所料，一会儿，尤尔西克劳斯嘴里唠叨着“东西向一百六十英尺”走进第二个教堂。站在那里记录着数字。

“哦！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坎贝尔小姐挖苦他说，“真是想不到您不仅是位矿物学家，还是一名出色的几何学家。”

“在耳堂的交叉处只有七十英尺。”亚里斯托布勒斯记完数学后应声道。

“多少英寸？”奥立弗问。

亚里斯托布勒斯皱着眉，直盯着辛克莱，强压心中怒火。麦尔维尔兄弟见状，急忙建议大家去参观修道院，因此而避免了一场风波。

说是修道院，其实已面目全非，只剩下了一些难以辨认的残迹。它曾经是圣奥主斯丁的女修道院，并受国家法律保护，在宗教改革时被破坏。

人们走进这座女修道院，进入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小教堂。这里除了缺少屋顶外，祭坛及其它物品都完好无损。

再往西走是女修道院最后一位院长的坟墓，黑色大理石墓上刻着一个圣女的图像，左右两边是两个天使，上面圣母的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耶稣。

“这就是坐在椅子上的圣女和圣西克斯特圣母，拉法埃尔惟有的两个圣母，她们永远也不会闭上眼睛，圣·西克斯特圣母注视的眼睛似在笑。”

坎贝尔小姐在讲解这些时就像是一个专业的导游。

“坎贝尔小姐，您是怎么知道的？”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带有嘲讽的口气问道，“圣母的眼睛还会笑？”

对于这样的事都追根究底，真是个不懂情趣的家伙。坎贝尔小姐不想浪费细胞，所以没有吭声。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尤尔西克劳斯紧接着说，“正如眼科专家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些视觉器官根本没有表情，例如，给一个人的脸上戴上面具，透过面具看那人的眼睛，那你就根本看不到这张脸是高兴还是气愤。”

“啊！真的。”萨姆说，似乎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西布补充道。

坎贝尔小姐无意再听他们讲下去，和辛克莱先生信步来到了奥班的圣物馆——为纪念圣·柯化巴的同伴而命名。这里用大栅栏围着，铺着并列的石板，那里的石头是坟墓，上面记载着四十八个苏格兰国王、八个赫布里底总督，四个爱尔兰总督和一个法国国王的名字。这些墓碑中，除几

个是由几何图形装饰外，其余都是用圆形雕塑像刻成。

坎贝尔小姐和年轻画家站在这些墓碑前，沉默不语，良久。

“我们应该晚上再来，”坎贝尔小姐打破寂静，“我觉得那时更适合唤醒这些不幸的邓肯国王，现在这个时候，不太适合唤醒那些守护王家墓地的幽灵，是吧？”

“是的，坎贝尔小姐，我相信他们不会在白天出来的。”

“怎么，坎贝尔小姐，您相信幽灵存在？”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喊道。

“对，作为一个拥有苏格兰血统的人，我相信他们存在，先生！”坎贝尔小姐答道。

“可您是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您知道这些幻想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要是我喜欢相信呢！”坎贝尔小姐说，她被这个破坏分子不合时宜的反驳惹恼了，“要是我愿意看家里家具的棕仙，相信诗人伯恩斯的朽诗篇中赞扬的那些仙女。大家跳着舞，在淡淡的月光下，朝高尔希飞去，飘散在海湾里，消失在岩石和小溪中间。”

“可是，坎贝尔小姐，”尤尔西克劳斯先生继续说，“你认为人们会信诗人想象出来的梦境吗？”

“为什么不信呢？”辛克莱应声说，“否则他的诗，就不会被广为流传了。”

“您也相信吗，先生？”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惊讶地说，“我只知道您是画家，却不知道您还懂诗。”

“诗也是艺术。”坎贝尔小姐说。

“哦！这简直让人无法理解！……您们不相信克尔特族歌颂英雄的诗人们写的神话吗？他们混沌的脑袋让人想起

那些幻想出的神灵们。”

“尤尔西克劳斯先生，”萨姆舅舅喊道，他很气愤，“不许这样污辱我们祖先时代的诗人们，他们为我们古老的苏格兰而歌颂！”

“我爱这凯尔特人的颂歌。我爱听以前的故事。对我，那就是清晨的宁静和润湿山峦的新鲜玫瑰……”

西布舅舅诵起他们忠爱的诗歌。

“当太阳只把疲惫的光投向山坡时，”萨姆接着念，“当山谷深处湖水平静，一片蓝色时！”

“先生们，”尤尔西克劳斯打断他们的朗诵，“您们这么热衷于所谓的神灵，但您们必须得承认，从没有一个人见到过。”

“先生，您竟能说出这么蠢愚的话，”坎贝尔小姐说，“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他们显现在苏格兰高地上，沿着荒芜的幽谷滑行，升起在沟壑深处，在我们赫布里底群岛周围的海水里嬉戏，在北方冬天带来风暴中玩耍，还有这绿光，我一直坚持去追赶它，它难道不是那个瓦尔基丽女神的披肩吗？”

“不！不是的！”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喊道，“我来告诉您绿光是什么……”

“别讲了，先生，”坎贝尔小姐也喊道，“我不想知道。”

“不，我必须得说。”年轻学者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警告您不要说……”

学者无视坎贝尔小姐的警告，径直说：“太阳圆盘的上半边在轻触天际时，发出的最后一道光线，之所以是绿色的，或许是因为它在穿过薄薄的水层时，染上了绿色……”

“闭嘴……尤尔西克劳斯先生！……”

“坎贝尔小姐，我的推理与事物的本质相符，”尤尔西克劳斯先生继续说，“我正要写一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

“先生，”奥利弗这时加了进来，“我想您关于绿光的论文会引起轰动，但我建议您还是该写另外一篇论文，内容更有趣。”

“是什么，先生？”尤尔西克劳斯先生问。

“先生，”辛克莱先生说，“您应该知道科学界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鱼尾对大海起伏的影响吧？”

“哦！辛克莱先生……”

“好吧，我这还有一个题目，您可以去仔细研究一下，那就是，管乐器对暴风雨形成产生的影响。”

两声枪响

自从这次大辩论结束后，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就再也没有露面，他在干什么呢？是不是因失去了坎贝尔小姐的热情早已乘船回奥班了呢？坎贝尔小姐不允许任何人去打听，她对这个学者的态度已经不仅仅是冷漠，而是非常地厌恶。无疑，这都得归功于学者把坎贝尔小姐的绿光讲得一无是处，毫无意义。

但帕特里奇在贝丝夫人的怂恿下，还是打听到了他的情况，这个年轻学者并没有离开约纳岛，还一直住在渔民家里，他在那里一个人孤独地生活。

他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进行某种深奥的科学思辨，或者，背着枪，穿过海滨的沙滩。在那里，他对黑秋沙鸭和海鸥进行了一场真正意义的大屠杀，这些鸟在当地一钱不值，只有这样，他低落的心情才会得以改善。他是不是还报有一丝希望？想坎贝尔小姐在实现了她的愿望后，对他的态度会恢复正常？从她的个性看，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又发生了一件讨厌的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他的情敌急时出现，又慷慨相救，他的结局可能会更惨。

事情发生在九月二日上午，当时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要去研究约纳岛南端的岩石，一块花岗岩，一浪蚀岩柱尤其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决定攀登到顶上去。但是岩石的表面很滑，根本找不到可踩的地方，但是出于

对科学的执着，他还是克服一切困难，终于攀到了岩柱顶上。

一到那儿，他就开始认真地研究，当他满意地记录下所观察到的结果准备回去时，却发现要想从这又滑又陡的岩石上下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认真看过哪面岩石壁更适合往下滑，他就开始冒险了。

忽然，他一脚踩空，身体往下倾，无法保持平衡，要不是——一根断裂的树桩在他摔落到一半时把他及时拦住，他可能就要掉到汹涌澎湃的大海里去了。

现在，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既爬不上去，也不能下去。

他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要不是奥利弗背着画夹写生回来恰好经过这里，真不知尤尔西克劳斯先生还会怎样。奥利弗听到喊声，停下脚步，抬头看见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挂在三英尺高的半空中，就像一只顽皮的猴子在荡秋千一样晃动着，其样子十分滑稽。

不过奥利弗还是忍住了笑，想办法救他下来。

奥利弗先攀到岩石柱顶上，把亚里斯托布勒斯拉起来，然后又帮他从另一边滑下来。

亚里斯托布勒斯脚刚一踩到安全地带，就说：“辛克莱先生，因为我事先没计算好岩壁与垂线的夹角，所以才会滑下来又挂到那。”

“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很高兴，在这个时候我能帮上您一点忙，奥利弗答道。

“还是让我向您表示我的谢意……”

“不必客气，先生。要是我遇难，您不是也会救我吗？”

“当然！”

“好，我等您也来帮我！”

于是两个年轻人握手辞别。

奥利弗觉得这是一件小事，没必要声张。至于亚里斯托布勒斯，更不会说。他因为很惜命，心里还是很感谢情敌帮他解困的。

那著名的绿光呢？是不是得专门祈祷！可是，已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秋季的雾气会很快地将天空弥漫的，海拔高的地方，九月里，很少有晴天了。那是不是就要放弃对绿光的观察了呢？是不是要等到明年或者到别处去追赶它呢？

这也是让坎贝尔小姐和奥利弗·辛克莱烦心的原因。

每天晚上，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辛克莱、麦尔维尔兄弟、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都座在面向海平面的岩石上，全神贯注地看着太阳慢慢落下，希望天空纯净，那样落日一定会更加壮丽。

然而，每次他们都带着对明天的期望回到奥尔德丹旅馆。

那天，突然刮起了微风，很轻却连续不停。微风穿越了东面的群山，滑过远处长长的草原，不会再有广阔水面蒸发出的或者晚上海外的风带来的潮湿分子。

这一天，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坎贝尔小姐忘记了伏天的炎热，不停地来回走着，奥利弗跑到岛上的高地观察远处天空的状况。麦尔维尔兄弟也不耐烦地把鼻烟盒倒出了一半，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也停止了交谈，呆呆地站在那里。

大家商定好晚上五点就吃饭，然后到观测站去。

但，就在快三点时，大家一阵恐慌，一片云，呈棉桃状，在东方升起，在微风的吹动下，正在朝海上飘去。

坎贝尔小姐第一发现了这片云，她不禁失望地叫出了声。

“只是一小片云，不用担心，海伦娜，”萨姆舅舅说，“它就会散开的……”

“或者它走得比太阳快，会在太阳前头先消失在海平面之下。”奥利弗说。

“这会不会是雾气到来之前的先兆呀？”坎贝尔小姐问。

“那需要去看看。”

奥利弗跑到修道院旧址，观看那片云。

半小时后，他赶回来，带回一个让大家放心的消息，这云只是宇宙中一个迷路的孩子，在干燥的空气中找不到一点给养，很快就会在半路上饿死的。

但它似乎没有听从奥利弗的话，继续追随着太阳，并在微风的吹动下，渐渐靠近太阳，即而遮住了太阳的光盘。

坎贝尔小姐闭上双眼，长叹了一口气。但又放不下心，睁开双眼，紧盯着那块挡住了太阳光的云团。

云团没有让坎贝尔小姐失望，很快便移开了。太阳又射出那万丈光芒，云朝天边落着，还没能达到海平面，就不见了踪迹，也就半个小时的光景，好像天上出了个洞一样。

“这片云总算消失了，”年轻姑娘大声说，“但不知它后面有没有追随者！”

“放心吧，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解释道，“不会再有云出现了，这云消失得这么快，又是一子下不见的，就说明它在大气中没有碰到别的水气，西面的整个天空都是纯净的。”

晚上六点，大家聚到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全神贯注地看着天空。

那是在岛的北端，阿贝山的上山脊，从山顶上环视四周与马尔岛翘起的那部分便尽收眼底。北面斯塔福岛，看上去像一块巨大的龟甲，搁浅在赫布里底海水中，远处，埃尔瓦

岛和戈美达岛在大岛长长的海岸线上清晰地显现出来。无边的大海往西、西南、西北方扩展着。

太阳沿着一条倾斜的轨迹迅速下滑，天边渐渐暗下来，但约纳岛上房屋的窗户却在夕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一片金色。

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这无比壮美的景色，沉默不语，这时，圆盘在变换着形状，在与水面平行处，慢慢膨胀开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鲜红的热空气球。

天空一片澄清。

“这次我们一定会抓住它。”萨姆忍不住说道。

“我也这么想。”西布答说。

“别说话。”坎贝尔小姐提醒道。

两个人忙闭上嘴，屏住呼吸，好像担心呼吸会汇集成一片轻云，把光盘挡住似的。现在，星体的下部终于咬去了海平面。太阳在变宽，还在变宽，好像装满了发光的流体一样。大家都在期盼着最后几道光的出现。

突然，山下海边礁石处的两声巨响打破了这片寂静。接着，一阵烟从那里慢慢升起，在缭绕的烟雾中，冲出几十只海鸥、海鸟、银鸥和海燕，它们是受到枪声的惊吓才突然飞起的。它们连在一起形成了一片浮云。这片浮云径直向上飘去，像屏幕一样叠在天际与岛之间，就在太阳把最后一道光线射向水面时，它从这即将逝去的星体前掠过。这时，猎人——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出现在悬崖顶上，他手里的枪还在冒着烟。

“啊！怎么又是他，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萨姆喊道。

“太过分了！”西布也喊道。

“看来，把他从岩石上救下来是个错误。”奥利弗心想。

坎贝尔小姐紧皱眉头，两眼发直，一个字也说不出。由于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的错，让她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克洛瑞达游艇上

第二天，天刚亮，克洛瑞达游艇在北风的吹拂下离开约纳港口，驶进了公海。

游艇的载重量在四十五至五十吨左右，这其中包括坎贝尔小姐、麦尔维尔兄弟、奥尔弗·辛克莱、贝丝夫人、帕特里奇几人的重量。

显然，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被赶出了家门。

就在昨天晚上意外事件发生之后，大家做出决定，并马上加以实施。

昨天，大家扫兴地回到奥尔摩丹旅馆时，坎贝尔小姐坚定地说：“舅舅们，我的两次观察都是因为尤尔西克劳斯先生的出现而失败，既然他声称不会离开约纳，那我们就不要在这里呆了，在这里，这不知趣的人有施展他笨拙的特权！”

听了坎贝尔小姐的话，麦尔维尔兄弟不再想说让她留下的话，他们也同大家一样，很气恼，也在诅咒着亚里斯托布勒斯。——不用说，他们这个外甥女婿的最佳人选已经被宣判死刑。

当晚，大家在奥尔摩丹下面大厅里互道晚安时，坎贝尔小姐向大家说：“我们明天就走，我一天也不想在这里多呆。”

“就按你说的办。”萨姆答道，“可我们总得有个目标

吧。”

“去再也见不到尤尔西克劳斯先生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离开约纳和去哪了。”

“一言为定，”西布答道，“可亲爱的海伦娜，我们怎么走，又去哪呢？”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我们一大早就离开，然后在苏格兰沿岸找一个没人住，甚至不能住的地方，排除一切干扰，观察绿光。”坎贝尔小姐回答道。

这时，奥利弗·辛克莱提供了一个符合坎贝尔小姐心意的地方。

“坎贝尔小姐，”他说，“我倒有个好去处，在这附近有个岛，确切地说是个小岛，很适合我们观察，在这个小岛上，没有一个讨厌的家伙会来打扰我们。”

“它叫什么名字？”

“斯塔福，在约纳以北最多二海里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那儿生活并有可能看到绿光吗？”坎贝尔小姐问。

“当然可以，”奥利弗答道，“而且很方便，我们先去租一艘游艇，船长可以按照旅客的要求提供服务，去英吉利海峡，北海或爱尔兰海。然后买一些够吃上十五天左右的东西，因为斯塔福岛上什么也找不到，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天刚刚亮时出发了。”

“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会很感激您的。”

“不出意料的话，明天正午以前我们就可以抵达斯塔福岛了，”奥利弗答道，“在那里除了一周两次持续两小时的游客观光外，我们将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于是，贝丝夫人的名字又充满了整个大厅。

贝丝夫人应声走了出来。

“准备行李，我们明天一早就离开。”萨姆说。

“天刚刚亮就走。”西布强调道。

接着，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没再多问，便马上去做出发前的工作了。

奥利弗·辛克莱则来到港口，同船长约翰·奥尔德商量租船的事宜。

第二天早上六点，坎贝尔小姐一家人便在没告诉任何人此行的目的地在哪的情况下，离开了奥尔摩丹旅馆，登上了克洛瑞达游艇。

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大家便各回船舱内休息，坎贝尔小姐的休息室在游艇后部一个舒适、优雅的客舱里，麦尔维尔兄弟在大厅外面主舱的铺位上，奥利弗住在通向大厅楼梯四周的船舱里，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则住在餐厅两旁的两个吊铺上。

克洛瑞达游艇启航后，大家都来到甲板上，欣赏沿岸的风光。小艇优雅地随风倾斜，不太费劲就能达到8海里的时速。

坎贝尔小姐迎着海风，心情舒畅极了，不管斯塔福岛上怎样艰苦，总之，只要远离那令人厌恶的科学研究家，那么一切都是最美好的。海伦娜决定不但要把他的样子忘掉，还要把他的名字也忘掉。

她坦率地跟两位舅舅说：

“难道我错了吗，萨姆爸爸？”

“没错，亲爱的海伦娜。”

“西布妈妈，您认为我不该这样做吗？”

“绝对应该。”

“现在您们知道了，”她亲了亲两个舅舅，接着说，“把我的终身交给这样一个丈夫并不是明智之举！”

两位舅舅也承认了这一点。

他们在心里暗自庆幸，幸亏没把可爱的外甥女托付给这个古怪的年轻学者，否则，他们将会死不瞑目的。

早上八点，大家一齐到克洛瑞达的餐厅里共进早点——茶、黄油和三明治。虽然这里的食物没有奥尔摩丹旅馆里的丰富，而且味道也差了很多，如果大家选择的话，幸运者一定是后者。因为它周围的环境宁静、优雅，没有化学成份，也没有噪杂的科学理论。

用过早餐后，坎贝尔小姐又回到甲板上，她靠在一个粗帆布做的靠垫上，小艇极速航行带来的劲风给她带来一丝快感。这没有马车的颠簸，没有火车的摇晃，船首与冰面碰撞击起的浪花，如同皓月下的点点繁星。

斯塔福岛北部和南部被赫布里底群岛覆盖，东面则隐在海岸里，如同一个内陆盆地，微风不能把它的海水波动。

游艇倾斜着朝斯塔福岛奔去，前方是马尔岛外海上一块独立的岩石峭壁，峭壁与游艇航行的公海有一百多英尺远，看上去好似是峭壁在移动，西面是玄武岩岩壁，东部是靠海的岩石堆积成的小山。小船在朝西俯冲时，在马尔岛的端角以外，海水更加凶猛地摇晃着它，但小船还是很敏捷地冲过了涌来的波浪。在后面的抢风航行里，海水温柔地摇晃着小船，就像在摇婴儿的摇篮一样。

十一点时，斯塔福岛已出现在眼前，克洛瑞达游艇驶进了靠近柯兰歇尔岩洞入口处的小海湾。游艇下后角索降下，上桅的帆也降下桅杆，三角帆被拉了起来，锚也随之被抛了

下去。

大家走下小艇，走到玄武岩头级台阶上，爬上一个装着栏杆的木制楼梯，来到斯福岛圆润的平台上。

坎贝尔小姐终于来到了这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在这里，她将免受一切外界干扰，静下来，专心观察绿光。

斯塔福岛

在这个大家庭中，除了奥利弗·辛克莱观赏过斯塔福岛外，其他人都是第一次来。

于是，他便充当了导游的角色。

这个呈椭圆形长一里、宽半里的巨石，地质下丰富的玄武岩岩洞构成了斯塔福岛的独特地貌。这些玄武岩由来已久，早在地壳形成的初期就已经定在那里了。

科学家就玄武岩的冷却做了一些实验，实验表明，玄武岩只有在二千度高温下才能溶化，据观察，玄武岩要达到完全冷却，需要三千五百多年。因此，应是在很早的时候，地球经过了气态到液态的转化，才开始凝固下来。

奥利弗讲解完后，又朝四处看了一下，接着说：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占领这个新地方。”

“别忽略了我们来这的目的。”坎贝尔小姐微笑着提醒道。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会忘呢，”奥利弗大声说，“现在，我们就去找一个观察站，看看岛西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怎样的海平面。”

“好吧，”坎贝尔小姐说，“不过，今天的天有些阴，大概日落的状况不会很好。”

“那我们就一直等下去。不论多久。”

“你说得对，”麦尔维尔兄弟说，“只要海伦娜不命令我

们离开。”

“没错。”坎贝尔小姐说，“为什么不等下去呢，我觉得这里很美，牧场像一块软绵绵的绿毯，在这个天然别墅中生活，肯定会很舒服，即使凶猛的狂风袭击到斯塔福岛上的礁石时，也不会有什么妨碍！”

“我想狂风也许并不慈祥。”西布舅舅说。

“的确很可怕。”奥利弗·辛克莱说，“外海的风都能吹到斯塔福岛。在大西洋这片海域里，坏天气要持续长达几个月之久。”

“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吗？”坎贝尔小姐问。

“当然有，在东边海岸，也就是我们抛锚的地方。”

“很好，那么夏天我们就在这小岛住上两三个月，难道不应该吗？”坎贝尔小姐说，“如果这个小岛可以出售的话，舅舅们，您们真该买下来。”

麦尔维尔兄弟对外甥女的任何要求都不会拒绝，他们已经把手伸进口袋里，好像要掏钱付账一样。

“这小岛归谁所有？”西布问。

“麦克多纳尔家族，”奥利弗回答道，“年租金十二镑，但我想无论出多高的价，他们也不会卖掉它的。”

“这太遗憾了！”坎贝尔小姐失望地说。

大家边聊边走过凹凸不平的地表，来到绿茵茵的牧场，几匹稀有的马和几只黑白花的奶牛自在地啃食着牧草，熔岩的喷涌在各处留下薄薄的腐殖土层。

欣赏完陆地上的美景，大家开始关注天空。

很明显，那天晚上，浓雾笼罩着整个天空。快六点时，几片淡红色的云彩弥漫了西方，预示着空气变得浑浊不堪。

于是，大家在落日的最后一丝光线消失后便又回到了

船上。

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七日，大家决定去看看小岛底层的岩洞。

游艇把他们带到柯兰歇尔岩洞。奥利弗·辛克莱告诉厨师准备午饭后，便与同伴们一起走进了这个岩洞。

柯兰歇尔岩洞高三十英寸左右，宽十五英寸，深一百英寸；开口偏东，是为了躲过恶劣的风。飓风猛烈地袭击其他岩穴时，也绝不会光临它的门。曲线布置精美的花岗岩，显现出人类巧夺天工的一面，让人赞叹不已。

奥利弗·辛克莱拿出他的写生画夹，记录下了这美丽的景象。

吃过午饭，约翰·奥尔德科船长又把游客们带到了“轮船”岩洞如此命名是因为大海占据了整个岩洞内部，人要去参观，脚就不能保持干爽不湿。

在游艇到达深深的岩洞出口前时，刚刚载着奥班的游客的汽船抛锚，幸运的是，这两个小时的逗留，一点也没给坎贝尔小姐和同伴们带来不便。因为游客们的观光地点只限于芬格尔岩洞和斯塔福岛的地表，而此时坎贝尔小姐他们正在“轮船”岩洞里。

当坎贝尔小姐和同伴们走出那长长的隧道时，它好像是一种没出口的隧道，隧道似乎在玄武岩上凿出来的。此时，斯塔福岛上的岩石又恢复了宁静，孤零零地耸立在大西洋的岸边。

大家列举了地球上许多地方的一些著名岩洞，尤其是在火山活动地区，它们的成因有所不同，有火成的，也有水成的。

这些岩洞中，有些是被流水一点点地冲击，磨损而使

它们变成宽宽的洞穴。

有些是由于花岗岩或玄武岩壁的脱落而成，而这是由火成岩石的冷却所引起的。火成岩石为它们的构造提供了变化急剧的特性，相反，水成岩洞正缺少这个特点。

而坎贝尔小姐他们第二天将要参观的著名芬格岩洞则属于那种曾在地质演化史上的烈火中沸腾过的岩洞。

芬格岩洞

第二天，九月八日上午，约翰·奥尔德科船长从游艇的晴雨表上得知天气将有大的改变，于是他走下小船想去看清天与海到底是处在怎样的状况下。

天空中几片形状不清的云，几丝尚未成云的蒸气的褴褛，快速地滑了过来，风力在不断加强，起伏的海面泛起片片白浪，这一切都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

船长决定趁航道还没变得难以通行之前尽早启航。他忧心忡忡地回到船上，把消息告知了游客们，并提出如果再晚几个小时，斯塔福和马尔岛之间的大海可能会波涛万丈，那样，他们将无法躲过灾难。

“难道就再也找不到可以躲藏的地方了吗？”坎贝尔小姐问道。

“有，在斯塔福岛的后面，最好是在阿基纳格雷港，在那克洛瑞达对外海的狂风丝毫不用担心。”船长回答道。

“可是我不想放弃斯塔福这么美的天空。”坎贝尔小姐喊道。

“我想呆在柯兰歌尔的停泊处会很危险的。”船长说。

“如果必须得走的话，那就走吧！亲爱的海伦娜。”萨姆说。

“是啊，要是必需得这样！”西布跟着说。

奥利弗怕这仓促的动身会给坎贝尔小姐带来不愉快，

急忙问道：

“奥尔德科船长，您估计这场暴风雨会历时多长时间。”

“大概二、三天吧。”船长答道。

“您认为必须离开吗？”

“是的，而且必须马上走。”

“您的计划是……”

“今天早上启航。由于风力加强，我们可以借助风的力量，在天黑前赶到阿基纳格雷港。暴风雨来时，我们就已到斯塔福岛了。”

“为什么不回约纳岛？克洛瑞达一小时就能到达。”萨姆问。

“说什么也不能再回约纳岛。”坎贝尔小姐一提起约纳，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那张猴脸就仿佛竖在她面前了。

“在约纳港与在斯塔福停靠同样没有安全保障。”船长提醒说。

“就这样吧，”奥利弗·辛克莱说，“船长，您启航去基纳格雷港吧，让我们留在斯塔福。”

“不行，这连一间房子都没有，你们在哪儿藏身呢。”船长说。

“在柯兰歇尔岩洞，那里不会受到暴风雨的侵袭。”奥利弗又说，“我们还会缺什么呢？什么也不缺！我们可以把卧具、换洗的衣服还有食物从船上搬下来，外加上一个厨师。”

“太好了，”坎贝尔小姐高兴得喊起来，“就这么决定了，船长您可以启航去阿基纳格雷港了，让我们留在这里，呆在斯塔福！就像航海游记里被遗弃在荒岛上的人一样，

在这里我们将带着几分不安和忧虑等待着克洛瑞达的归来，就像那些流浪的人在发现外海上还有一座宏伟的建筑那样激动万分。啊！多么富有诗意呀！奥利弗先生，还有什么比这更富有传奇色彩吗，舅舅们，您们以为如何？好了，船长，您快走吧，否则就来不及了。”

两位舅舅正在犹豫，但很快，在坎贝尔小姐及时送上的一个亲吻的瞬间，坚定了留在斯塔福岛的决心。

可这主意是奥利弗·辛克莱想出来的，坎贝尔小姐觉得也应该感谢他。

于是，一小时后，克洛瑞达便张起恶劣天气下用的三角帆启航开往阿基纳格雷港。

大家目送游艇离开后，便由奥利弗带路走出柯兰歇尔岩洞，来到环绕小岛东部的堤岸上。支柱垂直插下，顶端构成大岩石脚下一块平整、干爽的路面。走到路面尽头，一行人又登上了几级天然形成的台阶，在台阶下的拐角处矗立着那些外柱，都紧靠在岩壁上。

台阶脚下，平静的大海已经开始波澜起伏。

那里，微黑的台基底座在水底清晰可见。

奥利弗到的巨形面的石柱，朝左一拐，给坎贝尔小姐指了一段狭窄的堤岸。再准确一点说是一段天然的护坡道，顺着岩壁，一直延伸到岩洞深处。一段栏杆的铁支架砌在玄武岩里，在墙和小堤岸的尖背之间形成一个栏梯扶手。

“这个栏杆破坏了芬格宫殿的整体形像。”坎贝尔小姐说。

“是的，我也有同感，它就像是一个入侵者，与这里格格不入。”奥利弗答道。

“只要它有用，就应该去用它。”萨姆说。

“说得对。”西布跟着说。

然后，大家来到芬格岩洞前，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大殿，又高又深、半明半暗，充满、神秘色彩。

坎贝尔小姐一行人，第一眼，便为这景观惊诧不已。接着便沿着护坡道的突出部分走进去。

洞里整齐地排列着几根棱柱形柱子，大小不一，突出的棱边雕刻细腻，线条柔美。岩柱凹凸部分交相呼应，显出一种协调美。光从外面射进来，跳跃在上面，明暗清晰，遥相对称。

岩洞深一百五十英尺左右，中殿深处露出一种管风琴木壳，那显出了一些立柱，比入口处的立柱小一些，但线条同样很完美。从那儿可以看出来，向广阔天空展开的视角很美。

水浸着光，可以看到海底深处的景物，海底有四面到七面不同的柱角，四周的岩壁上，光与影奇妙地变幻着。当几片云飘到洞口时，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像是烟雾挡住了剧院的舞台前方一样。相反，当一束光射进来，被深处的棱柱的棱角反射时，阳光像长长的光板，升到宽阔的圆室，这时，光与影又再次闪烁，棱柱又是五彩缤纷。

大家面对这仙境般的美景，心醉神迷，心灵的震撼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

外面狂风四起，大海的波涛拍打在岩洞的玄武岩上，震耳欲聋，坎贝尔小姐与同伴们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回到护坡道上，浪花已把它遮去了一半，绕过小岛的一角，外海的风撞击着小岛，大家又回到围堤上，暂时躲藏起来。

短短的两个小时，狂风在苏格兰沿海地带即已形成，并有转成飓风的可能，不过玄武岩的峭壁挡住了狂风的侵

袭，使他们得以安全地回到柯兰歇尔岩洞。

第二天，天气变得更加恶劣，风更加凶猛，乌云又厚又低，遮住了太阳的光线。面对这意外的情况，坎贝尔小姐并没有表现出不满，许多次，她被芬格岩洞的奇景所吸引，又回到岩洞里，她常常在那里沉思，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两位舅舅和奥利弗提醒她小心点不要去那冒险，但她根本听不进去。

第三天，也就是九月九日，飓风终于在苏格兰海岸形成，在岛的高地上根本无法抵住它。这时已经晚上七点钟了，在大家回到柯兰歇尔准备吃晚餐时，发现坎贝尔小姐还没有回来，大家耐心地等着，心里越来越不安。一直到晚上八点，仍不见她的影子，奥利弗再也呆不住了，他几次登上岛的高地，可在那儿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看到。

暴风雨肆虐地袭卷整个海面，大海掀起巨浪，不断拍打着小岛西南部。

“坎贝尔小姐！”奥利弗突然大叫一声，“要是她还在芬格岩洞里，得去把她拉回来，说不定她已在里面迷路了！”

绿 光

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在柯兰歇尔岩洞深处透进了新鲜空气，坎贝尔小姐慢慢地苏醒过来，她好像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经历了一场海岛历险，而奥利弗一直都陪伴在她身边。

她睁开眼，看见了躺在帕特里奇怀里的奥利弗，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她还不能说话，只把手伸向救命恩人。

麦尔维尔兄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紧紧地握着年轻人的手。帕特里奇则把他抱得更紧。

他们太疲倦了，换下了被海水打湿的衣服，睡去了。夜就这样静静地结束了。

第二天清晨，他们回到了柯兰歇尔岩洞，担心得一夜未睡的贝丝夫人一看到坎贝尔小姐就紧紧地拥抱着她，不停地感谢奥利弗救了她的女主人。

大家在用过早餐后，坎贝尔小姐就躺在柯兰歇尔岩洞里给她准备的床位上休息，麦尔维尔兄弟则手拉着手散步在围堤上，他们没有说话，还需要用语言表达相同的思想吗？在他们心目中，已经预见到了以后事情的发展趋势，奥利弗不再是奥利弗！他跟盖耳人史诗中最完美的英雄相比，也毫不逊色。

奥利弗·辛克莱此时正独自漫步在斯塔福高地上，他很高兴，但同时一种新奇的炽热的感情在他心底燃烧着，

以至于在麦尔维尔兄弟面前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们生死与共，两个人不再是坎贝尔小姐和辛克莱先生，他们彼此称呼着奥利弗和海伦娜，仿佛在死亡威胁到他们时，俩人想重新开始新生一样。

年轻人的脑子里充满了这些炙热的想法，虽然他很想见到坎贝尔小姐，可是理智控制了他的冲动，他怕见到她，怕自己见到她之后会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暴风雨过后的天气格外晴朗，天空纯净无比。太阳已滑过天顶，天空没有一丝雾气弥漫。

奥利弗面对着外海的一片晴空，突然，脑海里闪现出一道光线，那是什么？

“绿光！”他喊道，“不趁今晚的好时机，更待何时呢？坎贝尔小姐可能想不到今天晚上会有怎样一个绝妙的日落！应该去！……应该去找她！……可别晚了……”

奥利弗为了有这样一个合适的理由回到海伦娜身边而兴奋，转过身往柯兰歇尔岩洞走去。他来到坎贝尔小姐床前，麦尔维尔兄弟亲热地看着他，贝丝夫人握着他的手。

“坎贝尔小姐，”他说，“您好点了！……看上去……您体力已经恢复了吧？”

“我是好多了，奥利弗先生。”坎贝尔小姐说，看到她也很激动。

“那么，我建议您最好到高地上去呼吸点新鲜空气，经过暴风雨的洗涤，空气很好，天空也很美，它会让您恢复得更快。”

“你说得对，辛克莱先生。”萨姆说。

“很有道理。”西布也说。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奥利弗又说，“如果我的预感

没错的话，就在今天晚上您最大的愿望将会实现。”

“我最大的愿望？”坎贝尔小姐一时没有转过弯来。

“天空非常纯净，太阳落下时，天上可能不会有云！”

“真的吗？”西布喊。

“我可以保证您们在今晚一定会看到绿光！”

“绿光！”坎贝尔小姐应声说。

似乎她在思绪混乱的记忆中寻找着绿光的概念。

“哦！对……对！……”她接着说，“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就是看绿光！”

“走！走！”萨姆为有机会把年轻姑娘从混沌状态里拉出来感到高兴，“从小岛的另一边走。”

“那我们回来再吃晚饭吧。”西布建议道。

那时正是晚上五点。

于是，一家人在奥利弗的带领下离开柯兰歇尔岩洞，登上木制楼梯，来到上部高地的边上。

光芒四射的天体慢慢从天空上滑下，或许有些夸张，但大家的心情真的是非常兴奋，他们迁移了这么多次，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从海伦斯堡的乡间别墅到斯塔福岛，中间又经过了约纳和奥班。

的确，那晚的天空非常美，外海吹来的微风中的盐性气体浸没了大气，在这样的空气中，坎贝尔小姐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她睁着美丽的大眼睛，注视着眼前的大西洋。她那因过度疲惫而略显苍白的脸又泛起了苏格兰女子特有的玫瑰红色。她太美了！身上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奥利弗有意靠后些，默默地注视着她。现在，他有些紧张，心里有些乱，以至于有些不敢抬头看她。

麦尔维尔兄弟激动地跟太阳说着话，请它找块没雾的

地方落下，恳求它在这美好的一天结束时，赐给他们那最后一道光。

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朝斯塔福高地的尽头走去。他们选择了一个最佳观测点，在那里的岩石上坐下，遥望天边星体的徐徐下落。

这一次，再也不会会有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的船帆或水鸟的云彩挡住天边了。

这时夜幕开始降临，天上刮起了丝丝微风，远处的大海，风平浪静，如同一面镜子。

一切都符合绿光出现的条件。

半个小时过去了，突然，帕特里奇手指南方，喊道：“看，帆！”

的确，那是一只帆，它会不会在太阳光盘落下的一刹那，从它面前驶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们也就只能承认运气不佳了。

帆船从约纳岛的马尔岛尖端之间狭窄的海湾中驶出，航速很快。

“是克洛瑞达游艇，”奥利弗说，“它正在朝斯塔福岛东部航行，对我们的观察毫无影响。”

大家放下心，目光又回到了西边的天际。

太阳在快速地下降，就像被什么东西推着它朝大海靠拢。太阳很快从落下时的那种金色，变成桃红的金色。轻轻的波纹擦去了太阳照射在水面上划出的彗尾，如同银色的光片，在靠近海岸时黯淡下来。

大家静静地呆在那儿，无比激动地盯着仍在下降的球体，它在沿斜线朝天边移动着。这时可以感觉到它在一点点变宽，转瞬又慢慢地缩小。

一会儿，海平面上就只剩下了半个太阳，像金箭一般射出的几道光，射在斯塔岛上的一些岩石上。随后的火光染红了马尔岛峭壁和本莫尔山峰。

最后，太阳只剩下了一点点细细的弧行，与海平齐。

“绿光！绿光！”麦尔维尔兄弟异口同声地喊道。

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在五分之一秒一瞬间里，也捕捉到了它，他们的眼睛被那道光线染成了绿色。

然而，奥利弗和海伦娜，这两个最渴望看到绿光的年轻人，在这绿光出现的时刻却什么也没看到！

就在太阳把这最后一道光射向宇宙时，两人的目光交错在了一起，忘却了自我！……

海伦娜眼里的绿光变成了小伙子眼中射出的黑光，而奥利弗看到的却是年轻姑娘眼睛里闪出的蓝光。

整个太阳都消失了，奥利弗和海伦娜都没有看到绿光。

尾 声

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十二日，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辛克莱、麦尔维尔兄弟、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登上克洛瑞达游艇，经过斯塔福岛、约纳岛、马尔岛抵达了奥班，他们又转乘火车到达尔梅雷，再从达尔梅雷到格拉斯哥。他们穿越了苏格兰高地最美的地区，最终回到了海伦斯堡别墅。

十八天之后，在格拉斯哥的圣·乔治教堂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婚礼，婚礼上的一对新人可不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和坎贝尔小姐。

尽管新郎是奥利弗·辛克莱，可麦尔维尔兄弟同坎贝尔小姐一样，都非常满意。

在斯塔福高地上的最后那天晚上，虽然奥利弗没有看到苦苦追寻的绿光，可他的心里却印下了绿光的烙印，永远不会消失。

一天，他展出了一幅画，名叫“日落”，效果很奇特，在画中可以欣赏到一道极强的绿光，仿佛是用融化了的绿宝石画成的。

两个月后的一天，当一对新人和两位舅舅在别墅花园前的克莱德河边散步时，意外地碰到了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此时，他正饶有兴趣地尾随着克莱德河的疏浚工程，朝海伦斯堡火车站走呢，大家见面时，年轻学

者并没有表现出一丝尴尬。

大家互相问候着，亚里斯托布勒斯礼貌地祝愿这对新人白头谐老。

麦尔维尔兄弟看到这么完美的结局，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

“我真是太高兴了。”萨姆说，“有时我会独自笑起来。”

“我是喜极而泣。”西布说。

“好了，先生们，”亚里斯托布勒斯提醒说，“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您们之间有了分歧，一个是笑，一个是哭……”

“这根本就是一回事，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奥利弗说。

“是的。”年轻妻子跟着说。

“哭和笑怎么能是一回事呢，”亚里斯托布勒斯答道，“笑是脸部肌肉故意做出的一个特殊表情，这对呼吸现象有点异常。而哭呢……”

“哭呢？”辛克莱夫人紧接着问道。

“那是一种情绪，它把眼球润湿，人才会哭。而眼球是由氯化钠、磷酸钙和氯酸钠构成！”

“先生，从化学角度上讲，您说得没错，”奥利弗说，“但那仅是从化学角度讲。”

“我不清楚这又有什么区别。”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尖酸地说。

说完，他就生硬地向众人致礼道别后，头也不回地继续朝火车站走去。

“这就是尤尔西克劳斯先生，”辛克莱夫人说，“他总想像解释绿光一样，去理解人的内心世界！”

“但是，事实上，亲爱的，”奥利弗说，“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那么渴望看到的绿光！”

“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更好的。”年轻妻子低声说，“我们甚至看到了幸福本身——传说中不是说幸福和绿光是连系在一起的吗！……亲爱的奥利弗，我们已经找到了幸福，这就足够了，还是把绿光留给那些还未尝到幸福而又期盼幸福的人们去追寻吧！”